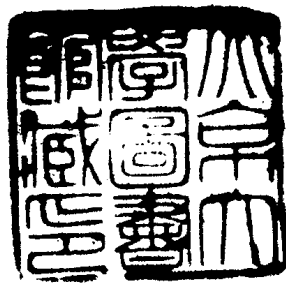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二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二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二）

〔明〕余數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麟寶六十三卷》提要

起居 儒乃侯反 戱虛宜反 洧于軌反

麟寶卷之二十八

成公五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左]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國]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已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古禾反

迋反 難乃旦反

[左]尋戚之盟也

[穀]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國]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

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

謫直革反 腊思亦反

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殺當作弒

秋公至自會

[左]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穀]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

謫直革反又竹革反 索所白反

又 句其俱反 知音智

許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
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公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
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罃乙耕反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洹音桓 佮音袁 瑰古回反 莫[illegible]故反 去起呂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反 脤市軫反
左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
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公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
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

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
左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
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反 且子余反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錡魚綺反 犫尺由反
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嬖必遲反　茷扶吠反　敵使使諸所吏反下如字　去起呂反　衽而甚反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
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
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
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
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卷之二十八　成五　六　四·十四

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
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
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淸沸魋助之抽戈結衽

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
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内爲軌
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
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
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
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卷之二十八　成五　七　三·十六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國既戰獲王子發鉤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
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
微郤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
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
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
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
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
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

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
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
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
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
矣且衆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
既刺三郤欒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是爲悼公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
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
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御宄以德
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
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楚人滅舒庸
左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 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
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
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

殺申志反下殺上背同此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正月庚申欒書
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
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
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
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
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圖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

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
仁事廢爲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
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
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
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
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
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
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

爲于僞反　殄徒典反　踣蒲北反

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鎭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

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

知音智　下同

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爲也民何能爲焉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

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愼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稱悉意反下同　爲于僞反　下古反彼反　胄徒門反　湫子小反

德矣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
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
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
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
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
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
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蚤善
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
立之是爲悼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
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
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
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匯]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謁戶結反　於角反　弁皮彥反　校戶孝反　偪彼側反　屏必領反

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
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
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
奄鐸遏寇爲上軍尉偃籍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匯]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
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
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
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
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
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
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

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
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
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
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
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
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
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
者諗之使鎮靖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
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
靖者脩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

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
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知鐸遏寇之恭
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
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
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
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
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
侯四年諸侯會於鷄丘於是乎布令結援脩好申
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
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遑于戎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公如晉

左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復扶又反

左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
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
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
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衣於既反下同 相息亮反下同 見賢遍反 台勑才反

八月邾子來朝

左 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 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德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符方反

左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杼直呂反虛起居反朾他丁反

左 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國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它或作佗徒何反

麟寶卷之二十八終

余敷中輯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又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黶於檢反

左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

公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才陵反

左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乎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使荀罃來聘 剽匹妙反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鄭師侵宋楚令也

陸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洧于軌反

任如林反 背蒲對反 暱女乙反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左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偪彼力反

左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叔孫豹如宋

左 叔孫豹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 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廖力彫反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樗勑居反

左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稽首

比毗志反　　毗補鄙反　　爲于僞反

公至自晉

[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闡]祁奚辭於軍尉公問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爲軍尉歿平公軍無秕政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耏音而

[穀]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

[左]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陳請服也

[穀]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可爲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行戶郎反　　辟音避

[左]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乏使所吏反　跣先典反　狃女九反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
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
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
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
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閫四年會諸侯于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

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
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
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
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
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
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
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
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
新軍

馬于偽反　夏戶雅反同下　員音云　舍音捨　使臣所吏反下同　與音預

[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許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左]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
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
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

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
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
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
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勞力報反　諏子余反 鞫侯二反 知乃旦反　況當作貺　度待洛反 于余伝二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臯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圍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鎭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卷之二十九　襄一　九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匠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困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卷之二十九　襄一　十

陳人圍頓

丟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尨莫邦反 用魚呂反 浞士角反 羿五計反 亨普庚反 食音嗣 澆五弔反 豷許器反 斟音針 灌古亂反 燼才刃反 杼直呂反

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巳相浞行媚於
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
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

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
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
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賈音古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
民事田以時

[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
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
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
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
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
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附]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

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于邾

駘徒來反 髽側瓜反

五年春公至自晉

[附]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
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

[左]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

扃工迥反

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穀]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積子賜反　庀匹婢反

[左]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晉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麟史卷之三十九終

襄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穀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左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音談左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音秘

左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左]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左]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國]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死君而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利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于軌反

[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七報反

[左]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

爲中于僞反

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陳侯逃歸

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蟜居表反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穀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以彊鄫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芳非反
索悉各反
馮皮冰反 閱芳服反 控苦貢反 夫音扶
員音云
介古賀反 帥所律反

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摽扶妙反
雍於用反
畚補本反 挶九錄反 綆古杏反 缶方九反 庀芳婢反 遄市專反 鄖音云
吾音魚
咮竹又反 又丁遘反 内如字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閼於葛反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
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
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
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與音預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
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
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姣戶交反

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
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
此弗得出矣

雃苦田反

左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遷息戀反

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
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左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
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
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
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

氾音汎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眚所景反

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暴蒲卜反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

艾魚廢反　蠆勑邁反　要一遙反下同　墊丁念反　底音旨

遲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冠古亂反　祼古亂反　祧他彫反　罷音皮　積子賜反下同

〔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左〕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與爭

柤莊加反蔓莫公反

縣音玄聊則留反紇恨發反抉烏穴反虒音斯隊徒對反堞音牒隊直類反斷丁亂反徇似俊反潦音老机音几女音汝

麟寶卷之三十一

襄公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

[左]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

纍 力危反 任 如林反 卒 子忽反 貺 許況反

夏 戶雅反 去 起呂反 著 都慮反 雍 於用反 覽 ……遍反

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
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
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
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妘姓也使
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
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穀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
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訾 子斯反 毋 音無

繇 直救反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左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
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於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
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洫況域反 堵音者又丁古反

辟婢亦反 請爲于僞反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
滕巳酉師於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
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
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
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
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
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
衆盡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
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
[穀]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晋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戍之鄭及晋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
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晋之耻也

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
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
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
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
而歸楚人亦還
[公]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巳取之矣曷爲繫之鄭

狡古卯反　騂息營反　竇音豆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祭之鄭
[穀]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公至自伐鄭
[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
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
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
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
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
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
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
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
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從慈用反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不然不舍
[國]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
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
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
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
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
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
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
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
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
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莫護故反

蘊紆粉反壅於勇反

踣蒲北反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
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
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還次於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
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

[左]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
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
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
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宥逆之伐宋

復扶又反

廣古曠反軘徒門反

子樂音洛下其樂樂只

殿丁練反下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蕭魚

[左]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
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
曰凡我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
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
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
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
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
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
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共樂音洛

㚟勑呂反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國〕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公至自會

〔穀〕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穀〕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

臨力鴆反下同

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公〕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符方反）

〔左〕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附〕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
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此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
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夏取邿 音詩

左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此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
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行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
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
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

難乃旦反　技其綺反馮皮冰反　窀張倫反穸音夕反

復芳服反

屬章欲反下同

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
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國]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
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
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
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
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

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國]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　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
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
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
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
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
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左]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
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

冬城防

左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
也

使所吏近

[左]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
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

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illegible]
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
人歸之

麟寶卷之三十一終

襄公四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 向式亮反

左 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爲于僞反 使所吏反 苫式占反 詰起吉反 與音預 嗥戶羔反 亢苦浪反 掎居綺反 踣蒲北反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左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

逷他歷反 瞢莫贈反 使所吏反 舍音捨 涇居卿反

棫位逼反　遺唯季反

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

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旰古旦反　射食亦反　使飲皆去声　先悉薦反　覆芳服反

【國】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左】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

厮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左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

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左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國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左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

[illegible]上[illegible]反　[illegible]羊朱反　茷扶廢反　相去聲下同

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釆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鄭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左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闃反

左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戊寅大夫盟

左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

公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使所吏反）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次于棫林（棫爲逼反）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市林反 阪扶板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徼古堯反）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比必二反）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反）

宋人伐陳

左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重直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呼此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杙羊職反　抉烏穴反　比必二反　鈹普皮反　瘈居世反一音制　行下孟反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
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
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
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

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
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
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
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爲齊故也
左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
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抶勑乙反　儕仕皆反　詛莊慮反　祝之又反

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
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
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
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
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
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
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
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

先悉薦反　後戶豆反　復扶又反　齊子禮反　塹七豔反　廣古曠反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茍捷有
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
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
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
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隴直龍反

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
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
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
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
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
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脫吐活反　殿丁練反　射食亦反　弛式氏反

衿其鴆反　邿音詩　萩音秋　橁勑倫反　難乃多反　還音旋

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
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
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
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
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
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
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
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
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
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
東侵及濰南及沂

[穀]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
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濰音維　去起呂反下同

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懐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使所吏反）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守手又反下同）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穎
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蔿于委反馮皮冰反）
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
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襄公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
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
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
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
地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號反）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公〕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
漷移也

〔穀〕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左〕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匯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句古侯反 瀆音豆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

墠常衍反 難乃旦反下同 守手又反 嬀居危反 僂力侯反醢呼改反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

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

附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縋直僞反

城西郛

肸許乙反

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左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與音預 呼火故反 惡烏路反 褚張呂反 麗力馳反

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㓜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
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

[穀]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胡]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從才用反 詰起吉反 紇恨發反 去起呂反下並同 度待洛反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

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
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
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繭古典反 衣於既反 鮮息淺反

施式豉反

罷彼皮

傳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

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爲于僞反

行下孟反

馹人實反

右音又

朝直遥反

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掠音亮　守手又反　任音壬

[傳]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
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
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
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國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
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

卷之三十三　襄五　十

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
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
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根本可以少閒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
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
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
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
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
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
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

道音導下同　數所主反

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
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
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
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
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
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
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
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
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

卷之三十三　襄五　十一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
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
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
晝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
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
無內亂也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
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
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
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

隋許規反

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
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隷
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
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
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
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
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
得也乃遣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

左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
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陸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
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
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先去声 與音預 還音旋 爲于僞反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
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
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矣

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過古禾反 御魚呂反

陸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使人所吏反

夏四月

少詩照反 戲許宜反

陸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

差初宜反　夏戶雅反下東夏同　酎直又反　與音預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
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
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
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復扶又反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
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
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轘音患　復扶又反　齮魚綺反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
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
建爲莫敖有寵於薳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 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麟寶卷之三十三終

麟寶卷之三十四

襄公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匄古害反

夏邾畀我來奔 畀必利反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諸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屏傳鄭反　猗其丈反　鮒音付反　縗七雷反　絰直結反

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
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
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
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
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
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
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
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

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
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
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
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
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
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

卒子忽反　覆芳服反　斷丁管反　召時照反　摯之致反　廣古曠反　胠起居反　跳徒彫反　[illegible]　魚呂反

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
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
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
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
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

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
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
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
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
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
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
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
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楡雍於用反

公羊 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 言救後次非救也

巳卯仲孫速卒

左 季武子無適子適音嫡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巳酒而以具往盡舍舍音捨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巳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

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左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祊布彭反

浚思俊反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國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
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
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
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
死而不朽
左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
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
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
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
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

爲于僞反 相息亮反

壅於勇反 墮許規反

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
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
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
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
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
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
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
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

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

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

徼古幸反

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

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形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

骼與駱反 躒力狄反 宛於元反 射食亦反 部蒲口反 婁力口反 廣古曠反 下乘繩證反 下同 轉張戀反 射食亦反 胡故嘗反 怯去業反 亟紀力反

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

大饑

穀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嗛口簟反）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

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

大侵之禮也

阼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語魚據反）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下戶嫁反　夫音扶　知音智　釁許覲反）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麟史卷之三十四終

麟寶卷之三十五

襄公七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杼直呂反）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取七住反下同）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

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隕于敏反　繇直救反）

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

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嫠力之反）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間去聲）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說音悅）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爲于僞反下爲同）

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且子余反）

從才用反　干胡旦反　掫側留反　射食亦反　僂力侯反　說吐活反　帑音奴　弁皮彥反　鬷子公反　爲于僞反　暱女乙反　任音壬　焉於虔反　舍音捨下舍之同　還音旋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戸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歃所洽反　縛直轉反　推吐回反　暱女乙反　弇於檢反　枕之鴆反　食馬音嗣　翣所甲反　蹕音必　隰辟入反　鉏仕居反　帥所類反　守手又反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宛於元反 隧音遂 下夫皆 御魚呂反 免音問

[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重直龍反

[左]齊成故也 戍也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

冬鄭公夏帥師伐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馮皮冰反 億於力反　辟婢亦反　圻音祈 衰初危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令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晋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晋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陸]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豬陟魚反

偃於建反 町徒頂反 楯食允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

輕遣政反 射食亦反下同 殪於計反

[左]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穀]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見賢遍反下同　語魚據反

[陸]晋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鮮作尠 反 尠音升　鍼其廉反 員余[illegible]反　爭步卜反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惜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陸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鴳音晏　搏伯各反　殪於計反　忸女六反　怩尼[illegible]反　趣七句反

國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肸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饗之不集三軍之事暴骨夫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

比毗志反下同　別彼列反　辭平聲 爲去聲 姒詳里反　瑗于眷反　畜許六反 使所吏反　守手又反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
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
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辛卯甯喜弒其君剽 剽匹妙反
[左]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
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
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
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
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

竟音境　先悉薦反下同　殺色界反

[穀]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若旦反
[左]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
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
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
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
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
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

為于偽反　堇居隱反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

左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
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伯微君之惠
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女音汝　蓼音六　祧他彫反　為臣于偽反　芮如銳　戾力計反惡烏路反下同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
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
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
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
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
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
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
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

左 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
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
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遠于萬反　歃所洽反?　聒古活反　亨普庚反　先悉薦反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公〕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左〕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子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使所吏反　殄徒典反 瘁在季反?　僭子念反 濫戶暫反?　爲之于僞反下同 飫於據反　療力照反?　殿丁練反 窕徒了反?

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敗必邁反　麗力知反　鄐許六反　蒐所留反秣音末蓐音辱　陳直覲反下同　雍於勇反　罷蒲買反　賁扶云反　行戶郎反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
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
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
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

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
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湫當作椒　[illegible]反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
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
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圖】湫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有辠而亡康王以湫
舉爲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
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
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

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
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
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
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
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
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
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
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
與於軍事謂先軫曰唯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
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之畔者半

帥所類反 還音旋

萃秦醉反

緬彌兖反

奔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
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為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
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
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
戢黎殺二子而復王　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
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
公之為也昔雍子之父兄譖雍子於恭王王弗是
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
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
若易中下楚必歆之若合而臽吾中吾上下必敗

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欒書從之
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為也昔陳公子夏
為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
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
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
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
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
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取
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
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

愀子小反

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
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木曰不來則若之
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
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
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
為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
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
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
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
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佐]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以是知平公

訾子斯反祏常隻反　耆音耈

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
乎辭不失舊
【國】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
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
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
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
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
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
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
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戮
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於大
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直而博直能端辯之
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
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耈老而後行之司馬侯
見曰吾聞子有龢之　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
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

隰祥入反　間古莧反　行下孟反

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龢盍密和和
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違
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
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
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
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
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
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
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

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龢於
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
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
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
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
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
曰可以免身
【左】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
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
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
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
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
用師晉侯使往

麟寶卷之三十五終

麟寶卷之三十六

襄公八

二十有七年春

[左]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
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
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屈居勿反奐呼亂反

[左]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
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

弭民婢反 難乃旦反下同

馹音日　晳星歷反　氛音紛　祇音支

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
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
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
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
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枕之鴆反　鄉音向　稅音歲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
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
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
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反又音專）

[左]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
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公]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爲殺于偽反

縶陟立反鈇音甫鑕之實反

昧亡杺反又音末

絢其俱反

爲殺寗喜出奔也曷爲爲殺寗喜出奔衛寗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寗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寗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寗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　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寗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

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寗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寗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語魚據反

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
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
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
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
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隴力勇反

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
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
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
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
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
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
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

笫側里反 使所吏反

稔而甚反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
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
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
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
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去起呂反下並同

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
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
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

厭於鹽反

抈魚厥反 覆芳富反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愛一作[illegible]

歃所洽反 蕝子悅反 與音預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公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嫳[illegible]反

左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去起呂反 難乃旦反 圉魚呂反 爲于僞反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

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麟史卷之三十六終

麟寶卷之三十七

襄公九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左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左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

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衞石惡出奔晉

左衞人討寗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衞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

爲于僞反

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巳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左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

帑女姑反惡如字一烏路反

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巳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敎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惡音烏 嬖必計反 先後竹失解 鶩音木 去起呂反 洎其器反

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
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
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
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

愎皮逼反 奊戶結反

稅吐活反 陳直覲反 食慶音嗣 汜芳劒反 殲子廉反 句古侯反 具音巨 邶蒲對反 殿多薦反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
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
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不克
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
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
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
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
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

嫚音慢

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
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
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
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
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

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
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
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爲于僞反　過古禾反　勞力報反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
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爲于僞反下同　爲加宋

國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
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
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

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
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
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
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
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
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
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
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
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任音壬下同　說吐活反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閔公也
【左】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貫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左】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

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祭側界反
左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疏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貸他代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穀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

夏戶雅反 肆以三反

召上照反　廠七慮反　愠紆粉反　虢瓜百反　滑乎八反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
叔爲一耦
圝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鄕對獻
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
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
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
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
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
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

杞子來盟

匽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瘠在亦反　說音悅　召上照反爲于僞反下同　泱於良反　夏戶雅反　渢扶弓反易以豉反　鄶古外

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㕑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
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

底丁禮反　箾音朔　濩音護　箾音簫　幬徒報反　縞古老反　紵直呂反　瑗于眷反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

鰌音秋　萃在醉反　迮子各反　使所吏反

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公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

惡烏 刺七賜反 爾殺申志反

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
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
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
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
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
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
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
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
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卷之三十七　襄九　十六

穀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
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
尊於上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
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左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鄭於顯反　屢力住反 長丁丈反 紓直呂反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
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
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卷之三十七　襄九　十七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
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麟寶卷之三十七終

麟寶卷之三十八

襄公十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 罷蒲迷反）

[左]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左]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未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

[左]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儋丁甘反 見形甸反　畤音止　廖力彫反　植直吏反

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
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劬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
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
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罪在王也
穀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
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
佞夫甚之也
陸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適音市志反 窟口忽反　雍於用反

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
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
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
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
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
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
成吾所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
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
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
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

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

與裨竈晨會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左]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

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左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左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滕成公來會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贏以盈反　輯辭入反　繹音亦反

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密州

左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

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屈居勿反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勞力報反　數色主反　斷丁亂反

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校戶教反

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
［附］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
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
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
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
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

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
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
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殽能辟怨矣居
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
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
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
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
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

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
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
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
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
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
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
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
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
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
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

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
子孫實賴之不出於宅矣

麟寶卷之三十八終

惡烏路反 褊必淺反 從才用反 墠常演反

麟寶卷之三十九

昭公一

余敷中輯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
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
年凡三十二年薨乾侯謚法威儀恭
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常遙反

左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
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
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
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

櫜古刀反 乘直用反 夏戶雅反 穮皮驕反 蔉古本反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
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
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

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
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
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
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
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
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

共音恭 鮒音付 旻亡巾反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先悉薦反

[國]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爲殺于僞反

[公]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與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見者賢遍反下同

三月取鄆

使所吏反 相去聲 爲于僞反 踁戶定反

[左]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

處昌呂反 使所吏反 難乃旦反 辟音避

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場音亦 姚西典反 邳皮悲反 音猶 亢苦浪反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
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
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
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卹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
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
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
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代莒取
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
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
踁 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
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
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
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
何夫必將或衜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
求安身而爲諸侯羞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棄

懦乃亂反 人朱反 爲于僞反

將或遵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
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虢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
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
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
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
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
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
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
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宅及之何害苟

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既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

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懦乃亂反　瓠戶故反

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語魚據反　勞去聲

路反下同 勞力報反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

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

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

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斲丁角反礱力紅反

國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

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

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

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

令力呈反

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

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

不仁者之爲也

京當作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

知音智

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

援於元反

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不阿而退

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

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

長丁丈反下同

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養去聲下同

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家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

從才用反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

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蔡上素葛反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蔡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選息戀反 雍於用反　艾魚廢反　稔而甚反　翫五喚反 愒苦蓋反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
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
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
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

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
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
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
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國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
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
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龢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
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忨五喚反 激口弔反 曷天　惡烏路反　強其丈反 與羊　帥反　阨於懈反 行戶郎反 乘繩證反 陳直覲反 徇辭俊反 拒九甫反

之盟卽日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
身今忨日而激歲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冬趙文子卒
公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
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

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
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
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公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

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
穀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公羊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穀疆之爲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

慆音叨　舍音捨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

苛乎戈反　拱[illegible]反　埤[illegible]反　慝[illegible]反

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

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

從才用反餼許旣反

鰥古頑反

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
叛晉十年平公薨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

左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於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啟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楚秦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illegible]反

國 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陸 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麟寶卷之三十九終

昭公二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

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國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匯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

去起呂反 惡其據反 厭於豔反

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

趯他歷反 爲于僞反 知音智 質之二反 難乃旦反 適丁歷反 下同

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任如林反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
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
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
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
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
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
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量力相反下同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
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
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
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
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
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

辟音避柄戲許宜反相息亮反行戶郎反乘繩證反長丁丈反

罷音皮殣音覲悛七全反慆土刀反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
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
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
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湫子小反塏苦代反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
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
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為于偽反遄市專反

荷乎可反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

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 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陸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

蠆勑邁反

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而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陸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

嫳普結反

去起呂反 比必二反

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
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
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 雨于付反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佐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産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

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
惠廕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麟寶卷之四十終

與音預 傳直戀反 與音預

麟寶卷之四十一

昭公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
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
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

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
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
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
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佐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易以豉反　間音閒　鄉許亮反　楚使所吏反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偪彼力反　亳步各反　岐其宜反　蒐所求反　召時照反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
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相息亮反）
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
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
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墮許規反）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
（仍而承反）
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
（緡亡巾反）
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

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愎皮逼反）
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楚人執徐子
[左]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
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
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
（造七到反）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
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
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

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
（爲齊于僞反）
[公]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
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
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
齊國也
[穀]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
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
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

粲七旦反　渾乎温反　夏戶雅反　汭如銳反

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
曰若有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
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
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
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九月取鄫 鄫才陵反

左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
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
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
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
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
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
有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

罷□反　僂力主反　豭音加　喙許穢反　號胡刀反　蕕扶由反　爲于僞反　見仲賢遍反

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
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
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
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
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
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
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
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
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
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
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
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

蓋同 見人之見如字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　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勞私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

與音預　塞先代反　任音壬　行下孟反　餒奴罪反

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
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
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
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
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
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
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
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

左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
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
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
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
起爲閽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
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
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
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
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麇丘倫反 躒力狄反 骼古百反 賁扶云反 使所吏反 遺唯季反 見賢遍反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
獲婣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也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
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
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
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
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
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
不敢見禮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間音閑 過古禾反 馹人實反 蹶居衛反 守手又反下同 驩虎官反使所吏反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
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
左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
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
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
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
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史反下同

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
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
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
待命于雩婁禮也

觀工喚反 坻直夷反

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麟史卷之四十一終

麟史卷之四十二

昭公四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
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

辟婢亦反下同　斷丁亂反下同 行下孟反　長丁丈反　徼古堯反　相息亮反 洫況域反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左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左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匄古害反 鞅於丈反 諂勑檢反 諛羊朱反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其器反

左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濡音須 斝古雅反

陸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芋于付反 斷音短 圉魚呂反

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侯反 數色具反 逋布吳反 萃在醉反

三月公如楚

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輯音集

道之音導下同 勞力報反

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叔孫舍如齊涖盟

穀涖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謫直革反

臣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守音狩 挈苦結反 缾蒲丁反 知音智

臣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

間如字 柞子洛反 屈居勿反

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國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

騑音妃 惡烏路反

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瘠在亦反　度待洛反　磽口交反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
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　蜀之役而僅
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
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
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
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
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
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
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斂民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
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
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
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
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
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
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

殆矣

昭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年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
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
產莒之二方鼎

國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

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
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
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
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
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
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
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
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昭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
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諸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

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

鄉香亮反 僂力主反傴紆甫反 屬之欲反說式雪反 頃音傾

高圍豈圍
[穀]鄭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
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
子可則效已矣
[左]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
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
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
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與寡人辰而莫同何
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
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
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
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
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
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
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
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麟寶卷之四十二終

屬之欲反 過古禾反 惡烏路反 惡烏路反 馮皮冰反 讟徒木反 虒息移反 祁巨之反 出尺遂反 瘁在醉反

麟寶卷之四十三

昭公五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穀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左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illegible]反 古可反 伊必丑反

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秋蒐于紅 蒐所留反

左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公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

艾魚廢反 槷魚列反 轚古帝反 揜於檢反

檢反 中丁仲反 下並同 習易射 宮如字 [illegible] 亦反 相去聲 數色主反 下同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左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

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

左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絰 直結反　麇 九倫反　女 音汝　辟 音避

孔奐葬陳哀公

左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濮 音卜　趯 他歷反

𨻶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芮 如銳反　奄 於檢反　屏 必井反

夏四月陳災

左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

說 音悅　滑 于八反　裨 婢支反　復 扶又反

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
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焉（悕音希）
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
君若是則陳存悕矣
左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戲許宜反）
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蒯苦怪反）
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飲於鴆反下飲同）
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舍音捨爲疾）

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于偽反下爲是同）
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
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
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
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說音悅下如字）
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躒力狄反）
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
冬築郎囿

左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勦初交反）
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
左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裨婢支反 婺武付反）
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虛起居反 任音壬）
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
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妣必履反）
乎出吾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

左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
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惡烏路反）
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
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
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
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
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銔扶眉反 斷丁）

（管反）

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孼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工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強其丈反　蘊紆粉反　從才用反　施始豉反　爲于僞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郠古杏反　佻他彫反）

戊子晉侯彪卒（彪彼虯反）

左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衰七雷反　絰直結反　重直用反　以見賢遍反）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語魚據反　任音壬下同　喪息浪反）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熾尺志反）

去起呂反 比必利反

辰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麟寶卷之四十三終

麟寶卷之四十四

昭公六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般音班

[左]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萇直良反 壅於勇反

[公]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爲于偽反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緡武巾反 喪息浪反 隕于敏反 亟欺冀反 拯拯救之救文作拼蒸上聲

哭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
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
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
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
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
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
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蒲遂反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子鴆反

薳為彼反 簉初又反

左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
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
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
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憖魚覲反

左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
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

衷音忠 鮮上聲 著張慮反 襘古外反

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
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
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
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左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
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
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
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
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
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語魚據反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 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
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
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

漢書地理志作出字 櫟力狄反

曼音萬

掉徒弔反

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

【穀】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左】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

弁作卞 費音秘

殺申志反 難乃旦反

扱莫原反

帥所律反

蓄敕六反 [illegible]

疊[illegible]反

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竟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蠁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

道去聲下同 暬音褻 宁直呂反

易以豉反 殤式羊反

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憍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 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瞑莫甸反 眩黃練反 瘳敕留反

還音旋

度待洛反

復扶又反 兕徐履反 犛莫交反 瑱土見反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

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弗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堋北鄧反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公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旣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坻直夷反 中丁仲反 澠神陵反 傁素口反 語魚據反

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illegible]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湫子小反　枚武回反比毗志反　飲於鴆反

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

長丁丈反　雨于付反　復音服　舄音昔　被皮寄反　分扶問反下同　辟匹亦反　與音預

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伐徐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鏚音戚 柲音秘 復扶又反 祭側界反 招常遙反 祇音支 愔一心反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左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麟寶卷之四十四終

冶音也 區烏侯反 衣於既反 食音嗣 爲之于僞反

麟寶卷之四十五

昭公七

十有三年春叔弓圍費

左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叛南氏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質之豉反 與音預守手又反犨尺州反 洧于軌反喪去聲過古禾反

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使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

徇似俊反

葉始涉反 藩方元反 牟亡侯反 猈皮皆反 罷音皮

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

陂彼宜反 劓魚器反訾子斯反 擠子細反 秖音支夏戶雅反芋于付反

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

殉似俊反 惡烏路反下同 罷音皮

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穀]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

呼火故反下同　訾子斯反　帥所類反　犨尺由反櫟力狄反　柩其久反　詬呼豆反　呼火故反

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

故反畀必利反　厭於鹽反　適丁歷反下同　見賢遍反　齊側皆反長丁丈反　肘竹九反　紐女九反　屬音燭　賈音古　苛乎可反　羋彌爾反　去起呂反

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遠于萬反亡音無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
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
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
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
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
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六一 四十一

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
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
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公比巳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
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穀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
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
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

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告于吳秋諸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
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
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

卷之四十五 昭七 七一 四百十

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
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
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巳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與音預

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

共音恭下同　閒去聲　治直吏反　旆步貝反　復扶又反

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王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

瘠在亦反　僨方問反　鄫才陵反　造七報反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國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鮒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

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獘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要於遥反　間[illegible]反　踦丘知反　跂丘氏反　雝於用反　掎居宜反　共音恭

【穀】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左】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御魚呂反　湫子小反

鐸待洛反　射食亦反　奉芳勇反　蒲步胡反　伏蒲北反　守手又反

【公】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爲不耻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耻不與焉

【左】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産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力烏反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爲夷于僞反下爲老八子同

昭公八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詰起吉反 屈居勿反 罷音皮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著直居反

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比毗志反 厭於鹽反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鉏仕居反

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鄐許六反

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鬻羊六反 數色主反下同

傳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雍子於市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亡葛反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籥羊略反）

（去起呂反）

左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夏蔡朝吳出奔鄭（夫起呂反）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於難乃旦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喪息浪反）（見賢遍反）

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賈音古下同）（鳶悅全反鞮丁兮反）

國中行穆子率師伐程鬭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
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
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
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
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
而鼓降

圖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
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
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
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
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
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
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
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
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冬公如晉

以平丘之會故也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
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
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
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
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

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
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而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
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
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
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

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

敢辭之

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陸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

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正音政 辟音避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郯徒舍反

摯音至 鴡七余反 爽所丈反

左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者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頊許玉反

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渾戶門反

左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數色主反 彗似銳反 而見賢遍反下並同 虛起居反下同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蒲內反大音泰

左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

裨婢支反 瓘古亂反 斝古雅反 瓚才旦反

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
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
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公羊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
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
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岸五旦反

塹七艷反 鬣力輒反

左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
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
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麟　卷之四十六終

麟寶卷之四十七

昭公九

過古戈反 萇直良反 稔而甚反 見音現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
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
後於王都不亡何待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
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
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
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

焮許斤反　說音悅　以語魚據反

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穀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卷之四十七　昭九　二

六月邾人入鄅

左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

殖時力反　為火為于僞反下將為同　鄉許亮反　陴婢支反　守去聲　撊遐板反　間去聲　荐在遍反　竟音境

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左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卷之四十七　昭九　三

冬許遷于白羽

左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愷開在反 樂音洛 苦戶姑反 弟亥反

之禁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國語 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弟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

律禮反 易以豉反 樂音洛 下同 去起呂反

爲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 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鄭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鄖古闃反 少詩照反 王爲于僞反 與音預 舍音捨

左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 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巳卯地震

[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

嘗藥累及許君也

[左]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

使所吏反又音捨　挑徒了反　罷音皮　禜于敬反勞力報反爲于僞反　蹶九衛反　弭彌爾反

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
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
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
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
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
產弗許曰我鬭龍弗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也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王正月
【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
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

奮方問反　還徐延反　員于分反知音智下同度待洛反任如林反　旰古旦反

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
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
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
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
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

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
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
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
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
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
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莫公反

【公】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張立反

【左】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

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
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
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
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
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

卷之四十七　昭九　十二

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
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
禮

殺盜賤也其曰兄毋兄也目衛侯累也然則何爲
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刦之癸卯取太子欒與
毋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
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
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
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卷之四十七　昭九　十三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
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
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
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
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
而所

十有二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力烏反

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昏夭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
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
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
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麟寶卷之四十七終

麟史卷之四十八

昭公十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陸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

樂極音洛

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祉尺里反

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導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

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宮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

馮皮冰反

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又又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恐丘勇反

左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飲於鴆反下同　訊音信　重直用反

左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濮音卜 先悉薦反後戶豆反 盍戶臘反 二帥之帥所類反 雂古含反 員音云 徇似俊反 去起呂反 荷何可反 僂力主反 說他

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左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

陸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

活反 妵他口反 斬音 … 犨尺由反 …

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帥所類反下之遐嫁反
惡烏路反
過古禾反亢苦浪反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
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
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
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
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
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
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
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
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卷之四十八 昭十

省悉井反卬五郎反輓音晚
蚠扶粉反惡烏路反下同去起呂反斷丁管反遽其據反難乃旦反從才用反
錡魚綺反摯音至見賢遍反
告古毒反

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
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
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蒐所求反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
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國〕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
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
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

卷之四十八 昭十 十

糴音狄　鳶悅全反　鞮丁兮反　佗徒多反　喪息浪反　要一遙反　餞賤淺反　召上照反　頃音傾　畤音止　[illegible]子紅反　稠直由反　[illegible]九勇反

是饑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匯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

圃音補　鄩音尋　肸許乙反　圉魚呂反　躒力狄反　社市者反　汜扶元反　解音蟹　任音壬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麟史卷之四十八終

昭公十一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左春王正月壬寅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穀〕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齧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

〔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左〕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陸]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冐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反

[陸]春王正月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

子朝入于鄔

叔孫舍至自晉

[左]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陸]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陸]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釐力之反

瞀子斯反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
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
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揚夷益反 犴丘且反 勞力報反

冬吳滅巢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
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
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紺所類反 殺色界反

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
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
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
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

踖子昔反 樂音洛

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
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衰息浪反下同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

妻七計反

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
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
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行下孟反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畜許六反

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

媾古豆反亞作婭於嫁反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於好惡同樂盧各反下同

爲於偽反辟音避背音佩使所吏反

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鵒于玉反

跦張于反褰起虔反襦而朱反喪息浪反

相息亮反 抶勑乙反遄市專反 要一遙反 爲于僞反

【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孫音遜

【左】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

郈胡口反　從才用反　禘大計反　去上聲　賁逋昆反　柤側加反　數所主反下數　世同見賢遍反　徼古堯反　舍上聲　與音預　闞口暫反　沂魚依反　乘繩證反

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
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
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
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
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
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
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
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

蓄勑六反　鬷子公反　戾力計反

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
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
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
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
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
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
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

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魚變反
左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
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
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
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

好惡並去聲焉於虔反難去聲與音預反

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

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

夏戶雅反夫音扶下有大同貲力上反委于僞以口音紀夜息浪反顙息黨反難乃旦反鈇方于反鑕之實反從音嗣脡徒頂反餕音俊糗丘九反從才用反

衽而甚反腆他典反

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餼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

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鞌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首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

噭古弔反菑側其反幦莫狄反

齊側皆反

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

戊辰卒左師展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左]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爲于僞反 桐 反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巳

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

楄蒲田反 柎步口反 昵女乙反

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

隊直類反 祗音支

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

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巳亥卒于曲棘

邡夫亡反

[穀]邡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爲于僞反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也

[左]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

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

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

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

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

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服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

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

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麟寶卷之四十九終

麟寶卷之五十

昭公十二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穀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夏公圍成

左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竪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顔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顔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

左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左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萑

知音智　躒力狄反　女音汝　寬…代反　適音的　長上聲　好呼報反　惡烏路反　圉魚呂反　隄音低　般音班　屛必井反　覆芳服反

召庚辰王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不可務乎子西怒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
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
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
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
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
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屛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

頿使以反　施以豉反　辟音避　厭於鹽反　貫古亂反　狡古卯反　猾乎八反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
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
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
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
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
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
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
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
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
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
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適丁歷反 長上声 少去声 彗似歲反 禳如羊反 謟他刀反本作慆 聿戶橘反 夏戶雅反 施式豉反下同 區烏侯反 女音汝

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
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
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
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爲
左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
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
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
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

麇俱倫反 汭如銳反 索所白反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
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
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
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
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

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晉以觀
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

鱄音專　堀苦忽反　鈹普皮反　剌七亦反

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
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
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
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
中以進抽劍剌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
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

費扶味反　比毗志反　惡烏路反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去逆反　宛於阮反）

[左]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
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
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

帥所類反　爇如悅反　菅古顏反　秆古旱反　炮步交反　佗徒何反　呼火故反

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
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
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
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
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
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
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
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
病之

說他活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左]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
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
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
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
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
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
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
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
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
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匯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
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
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
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
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
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以予余反 去起呂反 喪息浪反

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
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
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
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
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
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匯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如竟而後逆
之

見形甸反 造七報反

辟匹亦反下婢亦反

食音嗣

鮮上声

貉亡百反黰之忍反取七住反下同惏力紺反饜於豔反女音汝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

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

喙休穢反鳶余專反食祥吏反號戶刀反

戊莫候反

見賢遍反下見魏同

行下孟反

生伯石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國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

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夫音扶　度待洛反下同　莫亡白反　長上声　王去声　度待洛反　楓以豉反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下執之下胡嫁反上時掌反　墮許規反

上時掌反　比必利反　食之音嗣　屬章欲反厭於豔反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國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褎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冬葬滕悼公

麟寶卷之五十終

昭公十三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佐]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

句古侯反　蓐音辱　姤古豆反　夬古快反　上行字反下　惡烏路反

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
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
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
之獻子曰后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
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
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潰戶內反

公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爲邪之君存
焉爾

穀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陸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五十一　昭十三　三

行戶郎反　徵直升反　詰起吉反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
以其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
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
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五十一　昭十三　四

三十年左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穀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
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
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間音諫下同紼音弗　省所景反下同　監古銜反　好呼報反疆居良反

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五十一　昭公十三　五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五十一　昭公十三　六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適丁歷反）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

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左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濫力丼反

左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

與音預下同　養羊亮反　爲之于僞反下　射食亦反　爲我于僞反　之盱況于反　於許反　嘻許其反　惡音烏

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
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
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
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
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
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
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
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
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
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

五十一　昭十三　九一　四、卅七

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
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
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
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
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
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
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
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
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

爲彼列反　羸力果反　鄄以井反　謠由昭反

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
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
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
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穀]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
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
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
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

五十一　昭十三　十一　三、四七

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左]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左]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
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參七南反
[左]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
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
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
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
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
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
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
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

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
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

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
成命
國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
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
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
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
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
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
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

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
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
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
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
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
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
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
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不萇

九反　與音預　帥所律反　妃音配

叔反是以誅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誅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宗天災勤百姓以爲巳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五十一〉　昭十三　十三　三:廿六

[穀]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五十一〉　昭十三　十三　三:廿六

[左]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閒音閑

〈五十一〉　昭十三　十四　三:廿六

麟寶卷之五十一終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夫人定姒何休以定公爲昭公之子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穀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illegible]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公 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栽才代反　邳皮悲反　相息亮反　女音汝　萇直良反

（亟欺冀反　中丁仲反　得見形甸反下同　從才用反　守手又反　壞音懷　隤徒回反）

穀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左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受授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闞口暫反）

左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艾魚廢反　詒以之反

也溝所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公 煬羊讓反

[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隕霜殺菽

[穀]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爲于僞反　見賢遍反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公]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

先悉薦反

從才用反下同 飲去声

相去声 沈音扶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左】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皮八反

【左】盟于郯修邾好也

【左】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且子余反 語魚據反

積子賜反 餅朝直遙反 殺去久反

羸力追反 餧奴罪反 放敷紡反

【國】闘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於成霻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霻上
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霻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
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

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
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
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所耕反

左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鼬由又反

左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
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矣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
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

洗息典反 惎其器反 蔡上素葛反 見形甸反 聃上[illegible]反 潘普安反 覆芳服反 為臨[illegible] 並去聲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冠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穀]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卷渠圓反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魚呂反 鞅於兩反

員于分反 嚭普鄙反 汭如銳反 沿悅全反 上時掌反 冥[illegible] 阨於[illegible]反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葬劉文公

[左]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陳直覲反 難乃旦反 乘繩證反 廣古曠反 朝直遙反 數色主反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迿須閏反 爲足于偽反下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

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庚辰吳入郢

澨市制反芈彌爾反雎七餘反下同處昌呂反 句古侯反 從才用反

左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

施以豉反 辟匹亦反 見賢遍反 約於妙反 荐在薦反 厭於鹽反埸音亦分扶問反 勺市若反

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奉師乃出

公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曰入郢無楚也郢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

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麟寶卷之五十二終

麟寶卷之五十三

定公二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左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匯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斃亡匹反　爲去聲　遝于偽反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
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
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毋
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鬭
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
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　涉其帑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
賈宋木鬭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
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
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
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
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隊直對反　長展兩反下同　殺申志反下爲殺同　行下孟反　殺式志反

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
〔傳〕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
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
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
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
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
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効之無乃不可乎臣
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
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

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
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
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
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爲外內
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
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
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
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

歜昌欲反 遄市然反

吾父不能顧矣郥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陸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

纍力追反 使所吏反 溷侯温反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左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犂力兮反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

楯食允反 楯 賈音古
使所吏反下同

楯六[illegible]於[illegible]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巳然子死晉國
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
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不討
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陸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冬十有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
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陸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左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墮許規反 苫始然反 黨音掌 呼火故反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illegible]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巳巳王入
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大音泰 行戶郎反

公至自侵齊

[陸]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 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毁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左]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巳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
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
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去起呂反更音庚

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
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
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
讙陽關以叛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
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鈹普皮反盾食允反咋仕詐反　射食亦反下同　說他活反　辯音遍　讙呼官反　食音嗣睋五多反鋟七廉反

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
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亢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
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
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垂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
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
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
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
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
取而取之謂之盗

麟寶卷之五十三終

麟寶卷之五十四

定公三

九年春王正月

左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
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
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
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
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
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鍥苦結反　惡音烏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穀]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

下遐嫁反下同　難乃旦反　靳居覲反　禚諸若反　媚武巾反　晳星歷反　幘反

襚音遂　衣於既反

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好呼報反下同　夷戶雅反　辟婢亦反　竟音境　還音旋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
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公至自夾谷

[穀]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
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
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
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
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
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
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
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
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
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
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
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
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
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
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讙火官反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胡口反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
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
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
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
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
曰郈非惟叔孫氏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使所吏反　呼火故反　射食亦反　殿丁練反　致色七反　衰七雷反 絰田結反　舍音捨

於齊以𨻰氏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
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
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
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
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
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
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

卷之五十四　定三　六　三九十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
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
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
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

鬣其居反　嬖必計反　扶物乙反　腫章勇反　頗普多反　竟音境　竟音境　爲于僞反　廷求往反

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族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
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卷之五十四　定三　七　三五三

左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
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
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徒何反彄苦侯反
左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
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徐延反
左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
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爲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許規反
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狃平入反

句音鉤 頎音祈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昔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
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音加
左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
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
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
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郥古闃反 [illegible] 衛保乘 與下駕 乘[illegible]證 反廣古

比必利反　鞅於兩反　爲于僞反　從才用反　說吐活反　下與音預　行戶郎反

武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武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射食亦反

躒力狄反

左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左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
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
叛其入無君命也

[附]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
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
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
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
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
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曰魯獻子有闘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
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
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誡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
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
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
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
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
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

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
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
之以及此難 尹鐸曰 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
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
而鴆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
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

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
怨若怨焉

倖弑其君比

麟寶卷之五十四終

麟寶卷之五十五

（鰌七由反）（難乃旦反　鮮息淺反　焉於虔反　惡烏路反　去起呂反）（惡烏路反　知音智　下知氏並同）

定公四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戌式側反）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左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佗徒何反　牂子郎反）

左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將遂反）

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行戶郎反　屬之欲反　下同）（剄古頂反　將子匠反　屨九具反　夫音扶　差初佳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去賢反）

左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脾婢支反　鮒符遇反）

公至自會

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他刀反

左 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公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

熟曰燔 燔音煩扶元反

穀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左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

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

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

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illegible]

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蒢直居反

[左]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詳里反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閾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illegible]寶卷之五十五終

麟寶卷之五十六　　　　余敷中輯

哀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卽位在位
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絶筆謚法折
仁短兼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國]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

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
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
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
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
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
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

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
吾將許越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
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
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
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

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
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
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
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
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
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
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
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
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
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
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
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
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
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

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

卷之五十六　哀一　五　三九十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殺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卷之五十六　哀一　六　三九十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艾魚廢反 暴步卜反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
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
不從則不郊矣

經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

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
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悛七全反 不方九反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
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
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附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
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
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
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
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
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
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
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
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
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總
以待吳吳將斃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陸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漷火號反

左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
受盟
穀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
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
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

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
哭而入遂居之
公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
穀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
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

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左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
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
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
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
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

詬呼豆反 朐之欲反 辟步歷反 麇九倫反 詰起吉反 痁始廉反 傁素口反 艾魚廢反 尨武江反 爲于偽反

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

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

偽反 射食亦反 弢吐刀反 嘔烏口反 鞁平義反 諄之閏反 螻力侯反 黯乙減反

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國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曰吾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

鞁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材兩鞁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父寄也

國趙簡子田于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

道之之道音導 不方九反下同

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
以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
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
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
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
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
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
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
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
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壯馳茲
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
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
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
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
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
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

珩戶庚反 觀古亂反 射食亦反 否方有反

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
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
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
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
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
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麟寶卷之五十六終

麟寶卷之五十七

哀公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戶雅反 曼音萬

[左]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

還戶關反　栝古活反分扶問反下並同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
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
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
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
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陳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
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
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
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
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
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
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
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
櫝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左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
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左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
使其徒自北門入巳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
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
姓公孫盱
[穀]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
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
之盜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
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
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
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
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穀]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左]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
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毗毗頻夷反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左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illegible]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

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
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
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
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
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

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
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
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
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
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
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
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
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
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

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
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
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
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
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
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
豨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
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
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愼其采服禋其酒醴
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

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
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
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
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
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
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
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
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
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且子余反　差初宜反　點之廉反　折之舌反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
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
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
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
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
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
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經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同穀音都反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說音悅　句古侯反　殳音朱　諼況元反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
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
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
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
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
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爲諼也此其爲諼柰何景公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
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
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

闖丑禁反望 初反?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

[左]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才綾反）

[左]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斷丁管反 臝力果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惡烏 數所主反

鴻反 永反 背佩 京天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彊其丈反 弋以職反 說之音悅反 邘音于

麟寶卷之五十七終

麟寶卷之五十八

哀公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吳伐我

[左]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

[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左】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

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

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栫在薦反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左】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

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國】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卷之五十八 哀三 三 三十三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 大音太 下同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

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

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

將何為 昭常遙反

【左】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

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由門使以三分

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麇丘隕反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古禾反

齊人歸讙及闡

【左】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左】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

【左】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卷之五十八 哀三 四 三十四

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毎日遷舍壘合鄭 賸以證反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左】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 兵叶必良反

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
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
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
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
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匯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
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匯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國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
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
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
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
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
經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 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
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

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普多反

【左】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城

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

百舉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

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目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左]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度待洛反 圉魚呂反

麟寶卷之五十八終

麟寶卷之五十九

哀公四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斂力驗反 冒亡北反 厭於鹽反 鰥古頑反 稯子紅反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

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絻音問　絰大結反）

公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公會吳于橐皐（橐章夜反）

左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瑗于眷反　鄖音云）

左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且子余反　摽敷表反　瘈古制反　藩方元反　難乃旦反　舍音捨）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頃苦頴反　暢夷良反又　錫星曆反）

冬十有二年螽

左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嵒五咸反）

左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賸以證反　徇似俊反）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
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
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
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
敢不至也

穀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
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
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
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

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
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
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
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
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左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
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
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
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
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
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

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
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
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

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槃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國]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

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㢋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恐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

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旍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

王乃秉枹親就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
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
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
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
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
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
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秦楚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
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

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
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
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
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
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
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
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
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

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
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
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
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
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
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

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
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
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
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
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
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
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
鈹搢鐸遵汶伐博蓑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

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
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
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
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
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䘏不
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
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
父秉德已侈大哉

秋公至自會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

書記異也

見賢遍反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

十有二月螽

［左］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

鉏仕居反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

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

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

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

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矣君子曷

爲獲于僞反下爲是同

麟九倫反

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

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麟寶卷之五十九終

哀公附一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夷益反句古侯反

左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要於妙反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潘芳煩反 僂力主反 數所主反 耏音而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

惡烏路反　麇九倫反　難乃旦反　[illegible]　質之[illegible]反　舍音捨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
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
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
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
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
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
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

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
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
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
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
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
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
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
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

惡烏路反　阬苦耕反　齊側皆反　[illegible]　爲于僞反　從才用反　使所吏反　袒音但　免音問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
氏葬諸丘輿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
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
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丕普悲反）

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水
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
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
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
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

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
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
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
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
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
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
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
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迫孔悝於厠彊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還音旋

[左]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

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

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卵來管反　抉烏穴反　聚才住反

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

徼古堯反　饜於豔反　庇必私反

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幾音冀　艾魚廢反　箴之林反　燕烏見反　頯求龜反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從徼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

智音智 長如字 悛七全反 帥所律反 長丁丈反 好呼報反 惡烏路反

爲司馬而老於葉

國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

卷之六十　哀附一　十一

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彼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暱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

路反下同 下遐嫁反下同 眚所景反

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

卷之六十　哀附一　十二

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

北䟫至反夫起呂反 強其丈反

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師
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左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
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
大叔遺遺奔晋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
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刼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
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哉

麟寶卷之六十終

哀公附二

十七年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
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
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

國吳王夫差還自黄池息民不戒大夫種乃倡謀
曰吾聞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
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
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
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
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
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
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

欲古花反後同　食祥吏反　施去声去起呂反

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
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
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
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
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
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
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
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
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
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殆之疏反下同　不知民　不知如　字生七　豫反度　待各反　通古未反下同

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
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
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
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
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
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
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
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

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
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
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
將爲戮不利過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
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
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
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
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

檜而立大夫向檜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狥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狥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狥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狥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狥曰

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狥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

〔左〕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帥所類反 差初宜反 鄀音若 蓼音了 畛之忍反 謟他刀反 舍音捨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
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
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
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
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
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
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

御魚呂反 朝如字 譟工喚反 虛去魚反 竀勑呈反

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
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
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
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
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
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難乃旦反 隊直類反 折之舌反 己音紀 髢大計反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
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
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

瑗于眷反 麇九倫反 劖仕咸反

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
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
與之劖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
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

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
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
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
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
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

其有焉
國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
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
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
知其死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
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
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左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
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
左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麟寶卷之六十一終

麟寶卷之六十二

哀附三

二十年

[左]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國]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何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暴步卜反更古衡反 去起呂反 鄞於斤反 帥所律反 取七慮反 令力呈反 疹之忍反 餔補故反歠昌劣反衣於器反

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與音預 復扶又反 行下孟反下同 先悉薦反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

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上女如字下女尼據反復扶又反

斷丁亂反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屬音燭

[illegible]

閒古莧反下同

[illegible]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

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敎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強上聲 索所白反　流力求反　予作與　適子亂反　適丁歷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爲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殛紀力反　觥古横反　蹶古衛反　挑徒了反　過古禾反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

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
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
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
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重祿以上
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
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
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
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
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
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
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
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
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
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
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
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

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
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擊
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
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
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
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人事已濟
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

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麟寶卷之六十二終

麟寶卷之六十三

哀公附四

二十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丕普悲反 御魚呂反 知音智 守手又反 使所吏反 躗户快反 行戶郎反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

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

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

大宮音泰　乘張又反　復扶又反　別彼列反　使所吏反

闕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遜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國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蛾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奩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鼃民無畔意

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

麟寶卷之六十三終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歷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為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歷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闥鴻休矣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七卷

〔明〕鄭良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提要

刻春秋續義或問序

說春秋者莫善於左氏而公穀無論已近世猶以誕駁少之而獨宗安國氏窩內經生學士拘學勦儠卒未有融會經傳得作述之旨於千百載之上者是以叛經亂傳循之叢殘玉屑語云叢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匣不成為寶何者悉夫亘土而碎瑜也今人說春秋視叢殘玉屑抑又甚矣不以此時訂定詘復康莊之坦睹崑璧之完哉淳安鄭生良弼氏幼負奇才弱齡能屬文有大志庭〻〻麟經下帷發憤鷹揚虎視雲霄駕風馳顧數見踣躓久逆覺序歲庚辰余承乏淳安見生古貌古心咋舌結駭與譚執雖如平生結金石交生暇日手一編告余曰某總髮治春秋蒐羅衆聞咨訪群議稍悟處輒存記之積有歲月不揣蕪陋僭為析衷總若干言名曰續義或問敢藏名山聊封巾笥王充有云玩楊子雲之篇勝官千石挾桓君山之書富積倚頓其文不逮楊桓而託諸經義猶窺一斑洞有同志者挾而玩之將無同升斗之秩儋石之儲乎幸先生一訂正焉余受而讀之見其探微窮奧綽有獨鮮觸象會心若公穀左月諸傳其所鑿鑿而已當者融之以益吾精而不為襲即微旨奧義有前人所未盡發

者直憶胸臆欲紹明宣尼之藴而不爲創生之明經若是夫豈朝夕之故哉惟其屏跡深山凄風苦雨坐塋凄切不知愁烈日炎蒸蚊虫攢刺不知毒艷陽皓皛爽氣怡情不知樂枕氷卧雪寒威瘁瘃不知苦是以精思邃詣靈明天啟雲湧泉流故模寫無遺情桔撰非強說茲二編信乎其可傳也已壬午秋余叨轉嘉禾明年癸未生復過邑告今之深於春秋者世稱鳳阿姜公荊石王公定宇趙公如轅門懸的非是即三軍不皷矣遂齎帙往决三先生之門三先生鮮贋鑒賞有同心焉書林吳氏請梓以廣其傳生以余爲知已懇一言引其端余重感於生之邃詣而不遇也爲之欷嘘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當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鄭生以春秋學聞于時蓋卓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生獨中絀以老豈非有幸不幸耶然卒能以經術緹其躬鏤其行得印正於名賢重令聞於無盡所謂仁者以道榮身爰及苗裔者非耶故茲編行而生亦可以自慰矣生亦可以自慰矣

旨

萬暦十四年歳在丙戌秋七月之吉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奉

勅整飭饒南九兵備江西按察司僉事前雲南道

監察御史海虞襍宇顧雲程譔

春秋續義序

春秋續義乃青溪高士肖巖鄭君所續也君少與余
先子暨學公同遊叔祖雲石翁之門卓志好古力學弱少
輟余王父大司空公罷侍之謂於青紫當如拾芥易爾
乃竟不偶於有司士論稱咄咄君獨下帷發憤益求所未
至搜遺經索奥典補續安國氏所未傳者幾四百究微析
隱往往流播縉紳間余閲之詞嚴義邃足發前賢之所
未發有力瑕丘氏多矣嗜此一經也余王父志切補之未逮
先子曾語余欲成先志坐羈宦塗弗果每覩此經未嘗
不三嘆云乃今鄭君淬勵多年竟成一書以詔來學豈君
少遊余門聞余王父叔祖平日所講究而興起者乎補
遺救敝不惟有功胡氏且有力于王父多矣紹往開來詎
不爲魯史全經一快哉矧今胡氏所未傳旨題主司多喜
出以決士人進取是編也本之大全參之諸名家説歷有
考據可私之爲已有耶且也春秋或問已行之世矣而續義
其可以弗傳耶乃因書林吳氏請即鄭君爲余祖父
舊識有世交遂樂爲之道以告同志者是爲序

昔

萬曆十四年丙戌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福建福州府事仁和纘石江
鐸拜書

春秋續義序

吾邑先達多業春秋其子孫世習之以名家而取科第者後先相繼海內談春秋皆曰淳安淳安云余友鄣君宜巖者世家子也少穎敏有大志亦業是經嘗曰春秋聖人心法也自安國氏作傳發明悉矣顧未傳者猶十之四習其經而弗究其義雖儒名亦章句者流耳殫精極思博採旁搜有得輒錄之時同遊者皆自謂弗及也下之由是名赫赫起師友多以魁選期之然君負志砥行作為文辭亦高亢激烈不為平艷語以媚時眼故屢試不得志歎曰夫所謂窮經者豈直取一第博一官為足畢終身事哉顧有不朽者在於是乃取平日所得者益討究而闡明之大約以安國為宗旁取何氏諸家之說發以己意彙次成編冠凡例于首名曰續義嗣安國也先是督學鄣文岡公刺史鄣龍岡公大理副劉太守公及今邑侯戴東樸公學博錢虛堂諸公見之大加嘆賞乙亥秋余叨轉選自辰出以覲余且屬之序余浴咨擊節焉閒之夜光之璧不藉以地錦何者無待於飾也是編也其辭文其事核大義炳如發與旨於千百載之下真足以羽翼聖經有功胡氏多矣余也鄙何足為君重哉雖然予識君在髫年最相友善歲己酉會藝於郡城東門君獨捷閱竟日夜不輟誦余省之見君手一編脈脈沉思若有所失者余謾語之曰君若是耶君曰吾求其義而弗得故繹之然將以求吾悅也余益加欽焉乃今二十餘年辛戌其志信有以悅諸心不負所學矣夫士童而習皓首茫然而不知其旨趣者何限若君者仰窺堂奧尤勤著述可不為難哉可不為難哉世以成敗論人者陋矣遂書以告同志俾知君苦心亡

旹

萬曆四年丙子冬孟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饒洮岷等處兵備兼分巡督理屯粮青溪錦川

徐廷綬拜書

春秋續義序

昔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孫晟蔣研與義作晋春秋學
者多二子之勤而識其歸趣至今誦之不衰淳庠鄭子良術少
敏悲業麟經夫麟經仲尼作之以寓王法明天道治人情實史
外傳心之要典其辭約其意深後世諸儒析經爲傳闡微發
幽無慮數百家言人人殊而折衷旨要無踰于胡安國氏者故
胡氏傳獨立于學宮而博士弟子肄習焉然其間二百四十
二年按事之跡精微之義不無少有闕略者蓋百世所疑也
鄭子乃爲按經蒐傳會心究旨略者駁之闕者補之可謂擴
前賢之所未究墨帳二十餘年彙之成帙名曰續義嗟乎
用心良亦勤矣第牖令當時少傳一第奚有於是豈天故
抑之將有偶耶苟有用我執此以往其諸吾斯之所已信者
哉淳安以春秋經起家名世者甚衆師傳有自而鄭子獨得
之學尤爲深邃錦川徐公春秋法門也而並稱之不置竊謂
斯義也其殆聖門之羽翼而後學之旨銓也歟是宜以傳

音

萬曆五年丁丑春二月之吉淳安縣儒學司訓吳門如野顧汝紳譔

春秋續義引

夫續義者續春秋之義也春秋以胡傳爲宗人無異學鄭
子宗說續義之編何君孟下帷發憤遂精推道德聲庠
校盖亦有年竟不偶于有司而精意所注因傳以明經以
承先哲盖微意也昔張玄習春秋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
說令擇從所安王元感撰春秋振滯知古謂之曰指南羽
翼聖經者大矣鄭子所著之意在斯與在斯與故有安世
之識者始能補亡書之遺擢李邕之博者難免書簏之憾
嗚呼亦難矣不憚其難而續之鄭子其真苦心矣乎君
夫假經實傳棄經從傳非正義也從而補訂正經術以正
人心則諸君子序之矣余小子何言

音

萬曆六年戊寅秋八月吉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寺正萬安泰宇劉汝照書

春秋續義序

昔夫子作春秋所以正天常植人紀萬世賴焉者也程氏謂春秋傳為案經為斷自胡氏發明又以經為案傳為斷國初兼大全諸說取士業是經者病其博焉而未純也詞臣建議宗胡氏以一士習而參及大全聖天子　詔可之百餘年學者一崇安國氏似也但其流至有牽強傳會如戰𡍬自有正發也或援之以影善則稱君或借之以証中國則否是假經以從傳矣且經未傳者諸儒發微若疏註何氏休杜氏預范氏甯孔氏穎達楊氏士勛若大全程氏頤朱氏熹楊氏時高氏閌任氏公輔陳氏傅良王氏葆黃氏震張氏洽戴氏溪胡氏宏黃林氏堯叟陸氏九淵家氏鉉翁吳氏澂許氏翰汪氏克寬李氏廉即行簡若經筌趙氏鵬飛字企明號木訥子左綿人若紀愚金氏賢字士希號東泉子金陵人若正傳湛氏若水號甘泉廣東增城人若私考季氏本號彭山會稽人若伸義馬氏森閩懷安人若全考姜氏寶號鳳阿丹陽人若日錄王氏錫爵號荊石太倉人若譚議海氏瑞號剛峯瓊南海人徐氏楚號吾溪淳安人趙氏用賢號定宇顧氏雲程號樸宇俱常熟人嚴氏貞度號蒲陽嘉定人皆平日所譚可記者若春秋億徐氏學謨嘉定人諸所發明皆足以尊君父外戎狄存天理遏人欲姑舍之而獨以安國為訓是棄經而從傳矣可乎哉與其假經以明傳毋寧因傳以明經補遺救敝而使夫子全經得窺其奧于千百載之下然後為無歉耳嗟乎托二百四十二年之史筆削之甯有弗協于義而不必玩者乎合漢宋以来諸儒之說推測之豈盡無當于理而不必用者乎反覆沉潛以我之心探諸賢之心又求合乎聖人之心徽悰與旨即未有獲而大經大法或得以仰窺其畧未可知也愚生也晉敢一與聞獨謂聖人心法如化工之隨寓而形觸目皆道也豈曰未發傳者必可置焉若棄哉不揣跡陋本胡氏互發外援經為案參諸家說為斷竊取管窺謬續一義尚俟大方筆削而裁正之克賭夫子全經庶或有少補云

旹

隆慶四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之吉淳安後學肖巖鄭良弼序

春秋續義凡例

一漢宋來譚春秋者亡慮數十家今學者獨主胡安國氏傳

一士習以遵

制也第經未傳題幾四百皆夫子心法所寓可置之若棄

忽有不觀全經之嘆乎猶

今道術盛明志存經典者咸思齊此續補之所以不容已

歟

一程子謂經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義須有別因有義例之

說而胡康侯則一一發明至矣間以義理穿鑿推說為疑

間以補其未備乃可故今所續止續胡氏之未傳者耳

一胡氏未傳而或於他傳互發者即數句亦足以包數義有

未盡者則旁三傳疏註及大全諸家說不畔經者續之

一儒先註說及近代論著雖未若胡氏之純且正開論起闡

得聖人之旨樂者亦多必盡衆之可乎凡經胡氏未發者

則本諸家說管窺竊取謬續一義以俟

大君子哉焉

一胡氏議論到大止直可通一經之用補續更一一敷演則

鑿矣惟據事撮其要領斷之以見大義而不敢以虛誕贅

一後儒議者如洪耳泉諸公謂春秋一經悉因魯史舊文曰筆

者其所因者也曰削者其所去者也字無增減而竊取之

義即具于中義例之說非夫子意也以矣茅春秋胡之作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游夏不能贊一詞

信斯言也春秋豈盡襲舊文者耶果盡襲則亦魯國之史

而已矣而獨以經名之何耶據魯史十二公中記事者決

非一人今觀經文如出一手謂夫子全未有筆削尤不敢

信如曰左傳獲麟後悉如經文足証其出于史官豈知左

氏一書乃作于聖經之後李彭山尚以為自漢始出安知

其非倣經文而為之者與如曰出于左丘明朱考亭按左

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非左丘明作詳見例內

一議者供泥其文則史一言故紛紛聚訟而不知夫子之所

筆削者即因舊史之文為之故曰其文則史明非創始也

且當時周流四方列國事變得于見聞者必多可豈之不一

書乎若一一據舊但可記事而名之曰史必有精意寓于

其間而可為法為戒始足以垂憲而名之曰經故一字褒

貶雖不克鑿而微旨懲創有關世教此非其一機乎然則

尚勸懲于書法其說必有從始而朱考亭綱目取例為豈

無見於考亭又謂說春秋者依安國說去之嚴故今所續即從緣者之旨而亦不敢盡背胡氏意義

一諸說明正不必增減者直書某氏曰有錄畧加增損者則書按某氏云雜用諸家說則統言之而不書某氏總之只求一箇是而已

一春秋紀年用汪克寬例董啓予取中子吾周上魯次之以見孔子生魯從周之志皆吾也今特謝首文不錄者以補續非全義故爾

一賢傳賢者所傳也則吾豈敢故今所續惟本諸家說刪取其要以備參考名曰續義而義猶未敢決也又敢以傳名耶尚俟

大方鉅筆栽成俾寓內士得覩孔聖全經則是則不勝企望之至

春秋續義著校姓氏列后

大學士太倉會元荊石王錫爵　淳安後學肖巖鄭良弼　纂著

大中丞南海進士剛峯海　瑞　訂　會友春宇吳雲程　校正

大宗伯丹陽會魁鳳阿姜　寶　選貢左峯何明輔　仝校

大司成常熟進士定宇趙用賢　印石邵希卓

大國史嘉禾會元具區馮夢禎　太倉庠生王　衡

吳郡進士東溟管志道　淳安庠生徐應箕

常熟進士楳宇顧雲程　徐應顯

莆田經元龍岡鄭應齡　曾夢白

仁和進士纘石江　鐸　吳一栻

嘉定進士蒲陽嚴貞度　門生經魁方學龍

太和經魁昆陽蕭元岡　方賢言

麻城進士熙陽彭好古　汪思恒

吳郡經元曾川曹胤儒　眷末婿男鄭　灼　編録

淳安經元鳳樓徐應黃　鄭　熱

仝訂　鄭君聘

鄭紹大

鄭如龍

隱公續義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齊侯盟艾為鄭結魯也結魯將以離宋黨也宋王賓鄭王卿士誅信脩睦以藩王室非義乎齊表東海師尚父之遺尚存焉陳此義雖爭之使無相害職也而乃狥偏係之私為鄭平魯而共誅宋焉豈義之所得為者哉後此魯之敗許之入率胎禍於此矣或以是為齊僖小伯之始不亦過乎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鄭莊幸魯之敗不設備故宋衛乘虛入之莊以詐勝人者而宋衛又奇譎輕疾若此信乎春秋無義戰也先正謂入春秋兵爭惟是年為甚夏齊鄭伐宋秋宋衛入鄭又借蔡伐戴鄭莊兼取之猶未為快復入鄭此後交兵蔑無寧日戰國之殺人盈野兆于此矣故春秋始末獨詳宋鄭之事以垂鑒

桓公續義

九月入杞

按入杞者魯也不稱主帥微者也桓弒隱公而立無有伐而入者反入杞伐郝是恣行莫之忌也況杞七月來朝而九月入之可乎書入杞者其擅興肆暴之罪也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杜氏謂公不由媒介自與齊會而成婚非禮也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正大婚之始也魯秉周禮匪媒而婚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不正其始能善其後乎故春秋于嬴之會必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或謂公篡立懼方伯之有討也故乞婚于齊而為此會嗚呼靳免弒君之討卒殞于齊焉豈非天哉凡為不義得國者之永鑒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弟者私也其不曰致女而曰來聘何也在魯則曰致女在他國則曰來聘志其失且以別內外也齊僖公親送女至魯境又使貴介弟假聘禮致之何亟乎大以桓逆賊凡民罔不憝者寵

之會聯以姻又從而致女焉是莫賑也其惡不賑見矣

城祝丘

祝丘魯地在齊魯兩境上邑也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邑以備之凡此類皆不待貶而見也

螽

按螽惶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是時旱大雩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啖叔佐曰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故曰災之甚也凡書災皆示人君畏天勤民之意

秋伐邾

顧氏曰桓纂立諸侯宜討而不討苟安其位幸矣反欲加兵於鄰肆矣哉故書以罪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杞當作紀先時齊欲滅紀故魯與紀侯盟莒以援之然不能上告下請僅與特小之莒盟何為哉其無救于紀之亡也固宜且桓負大惡身且不保矣而奚暇援人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後條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屢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魯曷自反乎復背宋而偕鄭盟于武父謀伐宋焉前日睦宋之心安在哉信不由衷日盟何益屢書惡之也先正謂隱十年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盟會之亂也伯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二莊居三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讎不復怨氣蘊結致然歟或云陰盛之災文姜所致耳

冬公會鄭伯于曹

杜按曹在衛南而來北為齊界前年魯鄭同救紀敗齊衛之師至是虞齊衛之報怨也故因曹與魯協即其地籌之以伺其往來焉夫魯桓鄭厲皆以篡得國者同惡相濟故其煩盟瀆信若此

三月乙未天王崩

義同隱公三年天王崩金氏云魯桓負必誅之罪天王不加討反遣使來聘者三而魯絕無朝獻之禮終桓之世會葬諸侯者七天王告崩而魯絕無奔喪之事周不王魯不臣槩見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齊魯嘗合兵入許鄭莊為定之李氏謂鄭莊方強則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又定許以為名今日之會豈足以掩前日之失乎況興滅繼絕自大于出不告于王而擅定焉且以基無禮之行大失正矣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按齊侯盟魯于黃謀納朔也而魯因以平紀焉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可見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況魯嘗會紀敗齊以益其怒今乃盟之大何怨之能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後發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後發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是年春公及齊人盟于黃又及邾人盟于趡夏既敗齊師于奚又及宋衛伐邾口血未乾尋自叛之信安在乎凡此類皆直書而罪自見者也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三

莊公續義

三月紀伯姬卒

按汪氏云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憫紀之亡傷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說者謂書紀伯姬卒葬見春秋初魯猶盡親親之義亦通

二月公侵宋

谷梁註公與宿盟故為宿侵宋楊士勛謂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為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也然則何名為宋之侵乎以經考之是時齊與魯讎必陰結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可謂無名不義所以召郎之師也此書月而不時不日者偶有詳畧耳谷梁子以為侵時而改月謬矣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按左氏宋為乘丘之役未侵未陳而魯薄之敗諸鄑汪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黷武甚矣書日謹之也有謂鄑魯地為魯應敵之兵非矣

秋七月荊入蔡

荊即楚也左氏載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至是楚子因息嬀言遂伐蔡秋七月入之是可見蔡侯不能為桑土牖户之謀徒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皆自取也春秋書之豈獨罪蔡而楚憑陵上國之罪亦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按左氏會于鄄宋服也前此會北杏魯衛未與至是四國來會齊伯畧定矣陳蔡曹邾已歸齊不復與會者齊桓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其循節制之意乎單伯魯卿乃得與者桓方圖伯欲得魯為重也然以諸侯而始會大夫厲階生矣嗚呼無伯非細故有伯非盛事得失豈相掩哉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按齊桓公踰年再會惧諸侯之離也盖是時伯圖雖起群心未孚故為會以要之三合諸侯皆不盟以示重愼其能肈伯宜矣然欲輯衆莫若尊周桓不修朝王之禮乃私為會又踰時再會豈天下為公而知尊王者與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播恶于襄公之朝桓公絕之義也乃以求魯定伯之故聽其来而不之拒焉是縱淫慝也何以儆無良而服諸侯之心哉特書姜氏如齊罪桓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前年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二而可以濟事其若之何由是觀之忽亹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天子合諸侯声厲公簒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伯業光哉不務此而列會于鄄及其反復又以宋故為詞伐之其何以服諸侯無惑乎干盟既成旋有鄭詹之執也直書而其失見矣

秋荊伐鄭

按鄭桓公始寄帑于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實為春秋要領之國是時楚已得蔡則患可及鄭故來齊桓伐鄭而數伐之以冀得鄭挽伯也而勢分南北楚與中國爭鄭始此矣

齊大災

此外災大云者災非一也何以筆於魯史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在四隣有相恤之義故聖人筆之而不削以示訓也公羊以為及我故書謬矣

冬齊人伐戎

按徐戎最近齊魯故桓公先治之名曰撫夷伏矣然必強本治內而後可以圖遠是時周有子頹之亂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而齊不能預國有大災又不聞賑貸于國乃急急于最小之戎伐之何哉桓於是乎失先務矣故春秋治之如伐山戎所貶云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按張氏云文姜之行悪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衬所以不艾必至于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后魯亂始息可見端本澄源之治誠有國之不可緩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公至自齊

書至告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書廵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將以舉動之公往反之節質之函明無愧也前此公與桓會皆不至此獨至者果質之函明而不愧乎曰正所以愧莊也莊公忘父仇而婚其女冐毋喪而躬納幣大悪不可赦矣將何以告廟而安靈哉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救伐者九皆不至獨三如齊書至聖人之情見矣

大水　　後發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命大夫也春秋命大夫惟女叔祭仲單氏二伯而已然則聘可乎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春秋初惟齊楚聘魯他國絕無行者而陳獨行之必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懼齊見討而因魯以求庇乎自女叔聘魯故季友聘陳諸侯交相聘問無寧歲矣說者謂春秋托始于此正以示防微杜漸之意信哉○按聘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諸侯所得行者雖有邦交其禮甚簡或通訃告之言或脩吊慶之問或謀疆場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比周相結使命日煩至桓文伯漸復反正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睹猶存古意也間有往來亦係安根國事曾有來聘者乎然則王制所謂殷相聘世相朝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皆漢儒淺三傳附會禮經之說而春秋之精義泯矣豈足為據義詳或問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魯先大水今又大水者何先止謂莊公娶仇女又以誇示之故
有是應唐高宗立大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高宗宮夜大水幾
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為莊公者若思先王正厥事
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後日之禍
猶可及止徇其文而無實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
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故特詳誌之以譏其非禮○
古有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則大水無伐
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社為禮于門非禮谷梁謂救水以鼓衆
似緣公羊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鳴鼓而攻社蓋學于公羊
師弟子徇其私說而不稽諸古也

冬公子友如陳　前發

杞伯來朝

高氏以為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數出又來朝致之
其卑弱可知雖在姻國得通往來而以朝禮見不亦遠于禮乎吁
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乃不振若
此此杞之所以不足徵也

公會齊侯于城卜

左氏稱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為侯伯且請討衛故講是好果
以周之命討猶行於天下春秋必特書之以示美矣乃不見經
安足信也季氏按盟幽大會衛獨不至而魯衛為兄弟國也故
齊桓會魯說之使來歸其衛又不至始有攻伐之兵亦見其謀
之審也如以為謀伐衛乎城卜衛地會衛地而謀伐衛既無是
理魯與謀而不從行亦無是事矣

夏鄭人侵許

按許自前幽後不與盟者伯令不煩小國也鄭乃侵之何耶豈
去年荊伐鄭許人為之鄉導故耶縱有之罪不在許勿問可也
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鄰而報怨搆兵肆其侵掠豈謀國
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在鄭矣

秋有蜚

按劉氏云蜚色青而首白為蟲臭惡南越淫風所生其曰有者
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所有獨而一至故不
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
有而言多螽螟中國多有也多不足恠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
而言災然則魯曷為有蜚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將生臭惡聞于
四方矣乎春秋雖微亦書為戒遠矣

城諸及防

前年冬築郿大飢而告糴此年春延廐今又城諸防雖曰農隙時而不知莊公之時非其時也天災特變國虛民疲莫此為最而莊不懼柰何宜春秋悉書之以示戒

夏師次于成

二傳皆謂郕紀遺邑魯為姻國欲救不能故次于成竊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尚不堪齊而去豈一邑遺民而能二十餘年獨存乎必附庸小國若鄣郚明矣魯豈援之哉然則曷以次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下後遇魯濟考之理或然與而無名妄次罪當與次郎一律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桓欲伐山戎故遇魯濟欲宋致魯故遇梁丘若不期而會者蓋齊桓主伯不自恃也定伯取威每資武于宋桓取秉于魯莊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密耳吁伯者行事類如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魯濟後

狄伐邢

李氏曰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

伏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至此耳夫當惠王時戎狄荊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第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横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楚為最矣

附閔公續義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弒于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薨至是十有一月始克葬者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邢人欲自遷也遷陽事不見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不仁也汪氏曰威諱威遂桓公幼年之事也降鄣遷陽猶不絕其祀矣存邢存衛則興滅繼絕之遺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有若是夫○李按陽近魯地魯恃強不肯相下故遷陽以脅服之并存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四

僖公續義

徐人取舒

按舒楚與也取不言滅者取為附庸不絕其祀也徐人此舉必受命于齊為齊通伐楚之徑是效順于中國也况又為伯益後乎書徐人取舒善徐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陽谷之會公有故未與故遣友涖盟涖臨也往臨其國而與之盟以聽伐楚之期也凡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豈大夫之專盟者例乎經書季友如齊涖盟見魯佐桓謀楚有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按楚兵三至于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何由得此哉說者謂檉貫陽谷之會皆謀伐楚救鄭故鄭不忍于背耳吁假仁者人猶不忍叛况王道之入人深者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書至于伐陳下也其不以伐陳至而以伐楚至何也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至書其重者大其事也亦猶成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來伐淮夷遂滅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威夏威奄其事重于伐三朡伐淮夷故耳

春

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色如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黄為豐凡分至啓閉天子登靈臺諸侯登觀臺以望而書番察妖祥逆為之備此典不行久矣僖公以五年正月朔登觀臺望雲色而書禮也公可謂賢矣其不書正月何也蓋史逸之在隱二年已然夫子因之亦甲戌己丑意也凡此類例可槩見○按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南極當在十一月時也左氏謂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議者遂以此証周改十一月為正月有改月之說已於春王正月辨析矣左傳著于聖經之後時頗遠亦從改月之說遂傳會志辛亥朔日南至于正月下而不知經所書之正月乃行夏時之正月而非以子月為正月也左氏錯認此止浮華不經無足信者惟信其登臺書雲物事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齊桓公伯令方新罔敢越度而伯姬何為與其子俱來朝

手伯姬魯女例得来歸是年杞伯卒必頒託其子于魯諭情若
可然以婦人主之而偕童子侯朝可乎且閨之禮婦人既嫁不
踰境踰境来朝剌不受然則來者受者皆非也故立此法以恭
識之此法立而人君相見之禮明矣

夏公孫茲如牟

按聘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侯國所得行者故曾君臣朝
聘鄰國皆稱如存周禮也特論其如之當否何如耳左氏載茲
如牟假聘而娶趙伯循以爲妾據經牟自桓十五年来朝已屬
曾齊桓主伯事從簡省凡小國惟供助大國如附庸然故令遣
使徵貢以助桓役非不可行也然亦以見曾政無常小國不服
而不免於征求其失亦具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按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釆服
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隆盛之時每國貢有常
賦周室衰微諸侯各受其貢齊桓公摠帥諸侯量國大小號令
所出之物以貢天子則可勸忠聽管仲卻子華内臣之請而以
禮子與信屬諸侯則可勸孝故五伯桓公爲盛而夫子大管仲
之功良有以也呂成公曰觀此見管仲猶有三代氣象春秋書
以美之宜矣

公子友如齊

按陽谷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即如齊修聘先儒謂自齊
言勤伯國之好自曾言則貽專政之憂詳書而其失見矣雖然
友猶賢者爾謚與敖公子牙慶父子也掌兵交聘恣焉行之馴
致三桓專國逐君其原皆自僖公寵之也王氏謂讀春秋者宜
備此以明經意嚴履霜之戒得經旨矣

夏狄伐晉

按左氏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釆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
不可虢射曰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釆桑之役也夫晉自申生
就戮内治不修所以啓狄之侮者有日矣獨釆桑之故哉竊疑
桓公嘗存邢衛乃不加兵于狄何也先正謂桓方急楚未暇及
狄故狄無所忌而憑凌今則剌楚已帖不加兵討蓋亦示之弱
矣春秋書之傷伯商之漸有闕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

齊伯日盛公始朝焉季氏謂以國事報成也而朝齊自此年始
後五年復如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不已過
乎而齊亦不自知其僭矣故再書而一貶說者謂朝桓安也故

不至吁不朝共主而朝盟主安乎馴至朝楚辱莫甚矣然則公何以不至曰從桓義也視九年如齊者不侔耳如以朝為安則謬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昔人謂齊桓伯業自葵丘後循自望主朔之月令覩伐戎一役尤信盖是時晉滅虞虢狄伐晉滅溫召陵而後楚又滅黃皆齊之所宜動心者顧悉舍之而區區伐戎尚為知類哉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春秋于葵丘之後書曰伐戎失自彰矣

公子友如齊

季氏曰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戎事期故友復如齊以聽未盡之議也前友如齊發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與英氏皆楚與也楚伐徐故齊伐厲以救之伐其與豈足以擯楚徒激楚之忿耳及敗婁林又伐英氏吁舍楚不謀徒攻楚之與是縱豺狼而搏狐兔也吐剛茹柔無惑乎功烈如彼其卑矣然則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何也必諸侯志息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冬宋人伐曹

自齊桓伯諸侯輯睦兵車之事遂寢逾三十年矣曹方伐厲以救徐宋則乘虛而往伐始既同役乃不同心豈桓伯不在諸侯而宋褻舉動囙若是煩擾耶春秋備書一以覘桓德之衰一以見宋伯之無成也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

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後發

楚敗徐于婁林

按是時楚兵尚掠徐境必以計挑徐出至婁林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盖桓方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復敗徐于婁林曩時召陵之威安在哉書敗病桓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前發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按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也而會淮曷致之危也曷危乎淮之會卻淮夷不力城鄫不果許以男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況僖公在會邊以戚項止之待声姜會卞而獲釋奈男

女之分乏經世之猷故晏子之以見貶云竊疑桓公一人尒乃後先異致豈管仲死易牙開方豎刁用内嬖蠱志故其末年行事多舛乎吁女寵寺人每每為古今大患君天下者可永鑒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襄公急于啇伯始主會盟鄫子後至曹伯不服于魚曰君德無乃猶有闕乎襄公不聽遂執鄫子用之而圍曹夫用人之悪慘于圍曹宋公之罪浮于邾子乃用鄫子而獨曰邾人執者何耶金氏曰宋首悪也邾為從者也均有罪焉然宋以六畜用之罪大而顯邾以舊怨執之罪隱而微若春秋書宋則人將畧邾而不治矣書邾則宋之悪為自著首從皆治之也摠之齊桓既没中國無王諸侯放恣一至於此惜哉

衛人伐邢

左氏寗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無足取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夏郜子來朝

列國朝聘非禮也桓文伯諸侯無敢行者惟姻屬不加禁耳宗何齊桓没而來不足恃故郜子來朝晋文没而奔周車戎故婦父來聘皆無伯之故也此事以觀桓文猶足為叔世賴與然則郜果取郜為之郜乎蓋取郜大鼎北郜也郜子來朝南郜也與王氏言郜分為南北皆附庸于宋為近之今來朝必依魯矣公羊謂春秋前失地之君若裘迄今三世能復來朝邪

五月乙巳西宮災

按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此乃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蓋人君之過不在路朝臨淮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漢書楚女悲而西宮災亦此類耳故特志之以示慎獨之意谷梁謂為閔宮踈矣宮必以謚如煬宮僖宮是已若閔安得曰西宮蓋谷梁未考諸侯夫人三宮之制也一說三宮即夫人世婦蠶室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左氏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扼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鄭人入滑

按滑本類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雹鄭故鄭報之齊桓既没中國無伯鄭首從楚稱兵周畿無忌甚矣罪豈待貶而見乎

冬楚人伐隨

按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不書未有告命也至是齊桓没遂假告慶之柬書以恐中國春秋因告即書于冊其慮遠矣然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伐隨以漢東諸侯力雖不敵猶能與楚抗而後服昔人謂隨用賢畱治猶足自存如楚武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季梁在何益是已不然何哀元年隨猶與楚子圍蔡乎吁江黄舒蓼相繼滅亡隨殆庶几能自强者歟

春秋侵衛

許氏謂中國無伯四夷衝決經書楚伐隨狄侵衛者齊桓既殁中國無伯之患也顧今侵衛本救邢亦猶昔之救齊也乃異于狄人伐衛之例而書狄侵衛何哉金氏曰夫子作春秋將以扶陽而抑陰也非我類族其心必異假義中國萌猾夏之階其衬庸可長乎故其書法如此以見夷狄終不可向中國終不可背也吁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嚴矣哉

夏大旱

按先正凡書不雨紀異也有害于稼穡則書旱紀災也大之云者久且甚也左氏曰曾大旱僖公聽臧文仲之言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是歲也饑而不害此實録也詎謂人事不足以勝天乎繁露旱則縱陰閉陽雨則縱陽閉陰妄足信也

冬公伐邾

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鄫為魯姻而又執用之魯所以久不報者為宋耳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止傳曰書公伐邾譏不義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伐鄭

宋襄公會楚于盂而身見執國見伐自取之也鄭何尤焉為宋襄計者曷省德相時以自保其國家毋為楚伐幸矣乃忿鄭而興師是挑楚以速衬谷梁子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卒敗于泓宜矣况當其時有一子魚而不能用乎春秋之法以自治為先直書宋伐鄭宋罪著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以先代天子之後爵居侯伯之長獨不可以伯諸侯乎故曹南之文與北杏城下之例無異乃於其卒而不葬者何也谷梁子曰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與君哉故卒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别李氏謂致意於始而不足於終得之矣

秋楚人伐陳

楚始伐陳也按盟齊會盂陳皆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楚反誣以罪伐之而取其二邑豈楚伐宋之後鄭如楚朝而陳未朝故耶蓋是時宋伯無成楚勢益橫將爲中國憂而未艾也故特筆之以謹僭夏之禍或者頓本爲陳今從楚陳猶有禮故楚伐之而陳頓之爭始此乎

夏狄伐鄭

左氏謂入滑故也按入滑在二十年夏王曷不于此時伐之至是始出狄師耶伐鄭果出王意曷爲是年冬又出居鄭耶意者頹叔先齊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有隙將叛王而鄭則王所倚毗者也故啓狄師伐之而遂奉叔帶以攻王乎夫用狄師是無中國也謀叛王是無天王也然亦由王不能正家攬權于上以至此耳考註所書其失互見

宋殺其大夫

按公谷大夫不名說皆非也諸先正有謂不名衆詞者有謂不名殺無罪者然亦不必名而專殺之罪自見矣蓋其時宋成公以襄公敗泓懼人歎已故委罪于臣而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其暴甚矣一傳昭公而卒以輕去群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

按齊伐魯衛盟洮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恐乎喜曰恃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將率桓之功必不棄命廢職恃此不恐齊侯還夫以齊侯之親舉王跡國將曰今日必無魯矣乃能以片詞卻之善爲國者不師其展禽之謂乎視彼曹劌子偃之言何足多也然則齊侯服義亦善矣何以貶豈侵西伐北之過亦自有不可掩者歟

衛人伐齊

按莒在魯東齊隣也衛在魯西齊仇也魯因其平而皆欲致之以從楚固非魯所宜爲而齊所由伐也及見侵伐衛又爲魯伐齊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李氏曰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乃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矣

楚人伐宋圍緡

齊嘗伐宋圍緡至是楚與齊抗故亦伐而圍之以爭伯權春秋書楚人伐宋圍緡著僭夏之罪也然不有召之者乎楚伐宋即伐齊取穀則魯之爲也罪豈在楚人下哉左氏以宋叛楚即晉故先伐是因晉文將興而爲此依勢言也不知晉方養銳尚未興

諸侯通安知晉足恃乎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楚與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辛巳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赴于此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秋杞伯姬來　後發

公子遂如齊

昔晉文公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故齊不敢報怨而魯復結成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什公子遂如齊而取谷之恨解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

春介葛盧來　後發

冬介葛盧來

介東夷微國也一歲兩至魯焉豈慕中國耶止謂為明年侵蕭故耳介曷不安裔夷之分欲結上國以凌轢小罪也夫意在結魯以為援而不在于朝故不言朝誅其意也亦待夷狄之通例也

公至自圍許

前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今不以王所至而至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而以伐秦至皆究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然踐土不至而圍許則至文之伯事亦怠矣

夏狄侵齊

狄嘗救齊與齊盟于邢矣乃今三年之內兩侵齊焉非我類族其心必異為中國者可不慎與且其時齊已從晉晉何辭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能善其後與

介人侵蕭　前發

公子遂如齊　後如齊呈發

春王正月秦人入滑

秦師之出本欲圍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非義也卒敗于肴非所謂兵貪者敗乎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秦自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鄭而長驅以及東諸侯之國矣故于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癸巳葬晉文公

按葬晉文公在敗殽之後敗狄之前豈秦狄為門庭寇不得已

而應者乎聞之先公出亡納國蓋嘗受秦狄之賜者可已不已而襄公忘喪毒衆之罪著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箕晉地狄勢肆行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故以敗狄爲文或謂其失當與敗狄大鹵同竊意狄自伐邢之後諸侯大小皆受其毒前年侵齊齊不能討今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由此觀之制馭夷狄可示以怯哉其稱人者非將尊師衆也

冬公如齊有十二月公自至自齊

復濟西曾故田也視龜冡百里孰重齊歸父來聘亦交鄰之常耳視宰周公下臨孰尊乃以從地之私而遂兩如晉以自託之故而躬往報齊至于周則終其身不往覲焉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不亦慎乎故詳遂之如晉而特至齊以危之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自文公伯許獨不附會溫圍之追盟翟泉又不至今襄公嗣位首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者蓋恃楚也吁許不服盍修文德以來之乎而用力逼之力足以服人哉

春秋讀義發要發微卷之伍

文公讀義

晉侯伐衛

左氏載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伐衛復聽先且居之言先朝王于溫而後命先且居胥臣伐衛吁襄果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毋亦志在兵爭耳正傳曰將伐衛而先朝王則亦非出於敬君之誠者所謂五伯假之也果朝王必見經不然何公朝王所而獨書之也朝王說誣矣經書晉侯專獨言大夫豈文宣以來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乎杜云從告稱晉侯理或然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後發

衛人伐晉

張氏曰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其罪大矣故春秋非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始也禮卿不得會公侯故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罪也繼之而下與盟者亦罪也故曰桓文沒大夫擅諸侯之盟會自公孫敖士穀始而胡氏獨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或曰內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于今得無異

與曰彼猶以君命而共伯事非文宣以來大夫之専政者例矣

公孫敖如齊

聘非禮也當喪而聘尤非禮也先正謂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既不察其不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隣之疏數而悉以為禮謬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待原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惟忘親不孝又亢周于列國不臣矣曾足以為禮乎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谷盟于垂隴

垂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伯績也歟君不親行委於大夫而外大夫得列會于諸侯則又自士谷始也晉德其弗競矣乎若公孫敖亦以內大夫忍抗三國之君而往盟不惟見大夫盟諸侯且以見大夫専國政矣故春秋書之以着彼此上下之罪

雨螽于宋

按杜元凱云自上而墮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佑喜而來告故書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言其多有似于雨尔雖墜而死必書之以示恐懼修省意也凡外異告則書公羊為王者之後記異谷梁謂災甚皆非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朝晉受盟不地盟于晉也按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會亦信已非盛世事矣乃因其朝而要之可乎後此襄公朝晉悼公出境盟于長樗崇謙讓也魯侯如晉盍不為會于晉魯之閒乎厥後荀庚良夫郤犨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又其甚也乎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歃盟焉始也魯君盟于晉終也諸侯盟于魯世變可知矣

春公至自晉

狄侵齊

後發

秋楚人滅江

按楚圍江報伐沈之役耳其圍江多不過萬衆國內豈遽虛耶而處父為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貳千人以萬貳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撼楚適以激楚之怒而速江之滅也春秋書楚人滅江憫江也而晉罪着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自孔達獲罪于晉與盟主交惡矣自孔達執甯俞代之遂從晉伐沈至是來魯皆睦鄰之意也而不知王朝聘禮非諸侯所得行于諸侯者乎觀之桓文世伯令行而非禮革諸國絶無相

聘者以俞之賢乃從舉行自後遂沿習為邦交之常矣俞首犯桓文之禁惜哉

夏公孫敖如晉

按是年王歸含且賵又来會葬禮所當報者夫何公往朝晉者再而諸大夫争事晉以内固其權至于京師之朝則終其世不見于經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甚矣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也

秦人入鄀　後揆

秋楚人滅六

伯者所以主盟斯世為諸姬衞也襄公初政猶或可觀迨其晚年不在諸侯紹伯之業浸以衰微以故北狄侵齊西秦入鄀南楚滅六而臯陶庭堅不復祀矣彼滅文仲之嘆非嘆楚也蓋嘆晉之不能救也春秋備書經世之慮遠矣

夏季孫行父如陳

按前此陳與魯未有邦交惟公子友嘗两如陳耳今魯與陳通好于晉故行父初政即請如陳假君命以修祖好且娶焉非政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篤私恩而昧公義者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前教如晉揆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此公子遂假葬事以陰結晉也鄭子大叔謂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而晉文又昉為伯令故卿供葬若是按春秋初禮猶近古觀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子大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氏不見於經然則大夫弔卿供葬事之令又豈晉文之所昉為者乎此必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尤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恃伯威責人日厚遂習為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剔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豈文襄之制乎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氏曰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使為守須句大夫正傳謂魯文斯舉有不義三焉以大吞小失字小之義一也取非其有以與叛臣二也絶大皡之祀三也舉一舍兵貿三不義之名魯何以秉禮稱哉

遂城郚

魯嘗卑邾不設備獲公胄懸魚門至是納其叛臣而取地焉恐邾之伐也遂城郚孔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以

魯之大恃邾之小労民動衆妄興大作非所謂行有不慊而餒
焉者乎故於取須句之後特書曰遂城部夫自見矣

狄侵我西鄙

按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者乃越齊衛而侵魯焉
中國無伯其患深矣互見後侵齊下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按湛氏云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敖如盟以救之似禮
矣而敖之意則不在於救莒因盟莒以為逆娶之地假公營私
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秋襄王崩赴告已及魯矣乃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
罔聞救供弔事委諸草莽令會葬又不躬行夫以天王之喪而
秦越視之亦不思僖公世子之喪王臣將命者何啟也陳氏謂
前年公子遂如晉今年浮臣如京是夷周于晉得經旨矣

夏狄侵齊

狄嘗侵齊力不能支乃今復見侵于狄而魯宋衛咸被侵焉此
無他中國無伯桓文之緒益衰矣據事直書聖人其有憂乎後
十二年楚侵鄭赤狄又侵齊意與此同

九月癸酉地震

啇謂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震動也孔晁
曰陽伏于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致地震任氏謂前此百
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静為
体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靜焉則震而不
安其所承也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
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矣王氏謂雖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
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外役於楚内
脅於臣若昭哀遂失國矣意亦類此

三月臧孫辰卒

臧孫辰即臧文仲也文仲自莊公末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
政多疵在文尤甚蓋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訊其竊位
宜矣豈得為名大夫哉然則書曰臧孫辰卒者亦因舊史書之
以紀國卿之實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内稱及微者也女栗畿内地蘇子為王卿士方執政權乃不能
修明王度以令天下而下與魯盟文公不能恪供臣職朝于京
師乃使微者上與王臣盟其失兩見矣

冬狄侵宋

季氏曰自晉伯不競狄既伐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埸無備而為狄所窺亦有自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也胡氏於此未發而獨於于無婁者何先正謂承筐之會為伯令謀諸侯之從楚者未為非義但以大夫謀之而居不躬行為未盡耳猶幸人心之天未泯自是皆棐會新城盟而服楚之國皆西向從晉視無婁非國事而私會者異矣故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無婁云

秋曹伯來朝

按莊僖之時曹本服楚自晉執曹共公畀宋人此終身之恥也當其歸國不得已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歿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睦也自此曹遂從魯不旋踵又以畏齊而來朝矣又按桓文之世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可慨哉

公子遂如宋

先正謂賀楚師之不害也而因以謀棐狄焉蓋是時狄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橫甚矣故公子遂親如宋畫籌之為禦侮計也未幾狄侵齊將伐魯而魯即收之于咸可見

狄侵齊　前侵齊發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王道之行也小國各修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于強暴不得其所者多矣合前後一時觀之郕降于齊而奔巢閒于楚而圍書者惡齊楚之暴而小國無所庇也若左氏未即位以邑出奔稱郕伯公羊兄弟之國不名之說皆非矣

夏楚人圍巢　前發

秋滕子來朝

按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始朝夫以文之昏惰而儒書秉禮猶啓四鄰敬若此使其振拔有為自強於善雖從周公禽父之烈亦無難也乃坐失事機廢禮怠政昔人謂前有讒不見後有賊不知身死之日冢副見戕為一基禍之主誰執其咎

秦伯使術來聘

秦將伐晉故遣術以重賄結魯離晉之黨也而魯亦以厚賄答

之是賓主相與以利不以義矣奚取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此未有書帥師城邑者書之何説者謂行父疑救在莒為魯疆埸患故帥師城邑以備之然城在五年之後而莒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則又似非備莒矣私考按季孫行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而鄆諸則皆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于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故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闢土服遠之謀非引君當道者所為也豈三思後行私意起而反惑之過與

邾子蘧蒢卒

按左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况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而卒君子曰知命觀此則邾文公賢君也因所書以考其跡不惟見其賢而四鄰有相恤葬賻之禮亦具見矣

狄侵衛

狄自敗咸其鋒挫矣乃復有衛之侵何也衛方出會輙乘其虚而侵之狄人窺伺膚可忽乎春秋書之以見夷狄不可一日不備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公及晉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按公如晉尋盟衛侯會公于沓公還鄭伯會公于棐考之禮諸侯將朝于天子則預相會盟朝晉而往返為會非禮矣公羊子曰善之何哉初衛鄭往從楚非也乃欲平晉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有足諒者二國請之魯成之而因以同外楚焉則亦不為無助于晉矣視宣公之世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之會卒不免辱者何遠哉故詳志之無貶詞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按汪氏云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書之特詳譏之也是后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伯益恭而辱益甚矣有國者貴自立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文七年伐邾取須句至是邾方遷繹國勢稍振故伐我南鄙以釋憾而魯又報之豈文已息爭之道哉家氏謂春秋聯書交致其責備之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内大夫卒于官者則訃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今公孫敖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喪以日又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以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春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為執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夫魯不能閑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藉晉以求釋於齊行父為有愧矣晉為盟主乃不能因魯之請奉天討於商人意者晉靈不君趙盾專國彼亦懷商人之謀恐傷其類然與比事以觀失俱見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既與楚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亦有名矣獨謂晉楚行事未甚相遠蔡苟即安宇下哉向使能修文襄之業舉義兵于齊執商人戮之然後告于諸侯聲蔡即楚之罪蔡必震恐而從晉矣何至于伐何至于入哉言伐言入又謹而日之者不獨咎蔡亦咎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後發

季孫行父如晉

齊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復如晉昔楚商臣以伯事召諸侯衆衛陳鄭蔡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承筐之謀沓棐之會不為無益于晉晉可忘情于魯哉乃今齊為魯患季文子又一歲兩如而侵兵不一出焉魯復見侵見伐以至屈身受平雖文公之媮有以致之而晉咎亦不可掩矣比事考詞其失不互見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弒君自立諸侯受賂成其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蓋傷之也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既以伏晉謀己之故一歲再侵魯又以怒曾之故伐曹而入其郛以亂取國無禮多行商人其不免乎春秋詳書豈獨著商人之罪而當時之逸賊者皆罪也許氏謂魯曹皆從晉而被侵伐皆莫救焉又以見晉靈趙盾之失職矣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齊侯弗及盟　後發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按春公使季文子求平于齊齊弗許夏襄仲納賂始盟郪丘明年又伐魯及平遂復如齊拜成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魯獨不能

桿齊乎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上告下許請討其逆豈曰無詞乃卑伏屈順雖所至魯君臣亦可陋矣向非變起申池魯其殆哉家氏謂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皆及于難信矣故詳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至

按湛氏云齊來伐我以公不親盟也方是時公有毋丧曷馳詞却之乃執其地與之盟焉自此魯專事齊不立甚矣

冬公子遂如齊　前發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因夫人歸齊恐齊聽夫人之訴來討故往申仲遂之初議而請婚納幣之端又始此矣如曰告宣公立飾詞也家氏謂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豈得為社稷臣乎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弑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蔡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弑父何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必無者吳澂氏既辨其非矣至於述行父出僕

於境之言似又為行父文飾者蓋父助成仲遂弑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謬為大言以責莒僕乎縱有之亦藏身之不恕耳其以國稱者必庶其多行無禮於國國人皆怨大臣必有假國法以廢之而因有誅之者故以國弑示垂戒之意也有謂僕以寶玉來魯故魯史不書史乘是非之公豈為行貨而不誅乎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六

宣公續義

秋邾子來朝

邾子蘧齊出也雖附庸于魯而顓事齊今見齊與魯通好故來朝即入不善之黨勿恤矣經獨無貶文者何也曰既於朝桓貶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

秋赤狄侵齊

傳文之世歲有狄患及叔孫得臣敗之于咸狄患始息狄衰而赤狄與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其種類寔繁今始見經而兩年之間再侵齊焉使其侵小猶曰蜂蠆而已乃直犯大國庸可忽乎春秋屢書而不削者一以見夷狄之屢侵中國一以見惠公之連年為狄所侵齊政亦可知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明年二月閒耳乃葬之速者必歸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于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逆不然何爾及九月而靈公即見弒乎

赤狄侵齊　前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節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彊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邲敗晉師流血巴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凡志變皆寓恐懼脩省意耳

城平陽

高氏曰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李氏以為備晉則魯去晉遠甚晉兵未有加魯者又按平陽在魯北鄙近根牟城之得非為偪根牟計與

楚師伐陳

按陳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不擇向背而惟苟從子家所謂鹿死不擇音者獨謂楚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滑汭其強至矣然猶未能盡得志于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君臣恐懼脩省以行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蠢爾為讐拱視莫恤其何以振中夏之威故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伯畧之不振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赤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未伐齊而亟伐之可以觀惡

公之畏強凌弱矣季氏挾莒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乙丑會魯伐
之今又自伐之卒滅於襄之六年可嘆哉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公羊以為邾婁邑李按根牟在魯東而北界於齊必
困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之又觀魯
至昭公蒐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則為魯取亦明矣夫小國
有闕則亦弭縫之而綏以文德可也必欲邑之而盡取其稅何
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義與取牟炎同

春齊師伐莒

按莒去晉甚遠未嘗恃晉謂莒恃晉以致伐者非也蓋莒本小
國僻處東夷特以四年平郯之故為齊魯所憾耳夫莒季佗為
弒居者所立蓋弱主也齊苟以大義致討必有以得其罪人者
然身負此惡不足以声大義斯亦逞忿凌弱之兵也何義乎

秦人伐晉

自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久矣今乃乘晉略狄土而伐其虛也其
敗也固宜或謂魏顆敗秦其從治命之善有可言者何也天下
事惟義而已矣而逆怖與焉是故一王命耳義則從否則違而
不失為忠者桓也一父命耳治則從亂則否而不失為孝者顆
也以至子臧之必以靈公君子木之必以芰薦父皆裁義而行
善也爭而上之即舜之不告而娶禹之易禪而繼武周之畝于
胃不諱孰非權而適義者哉不然違禮為孝獻侵為忠者將接
迹于天下矣世將何所賴耶

公伐杞

傳曰討其不朝果討不朝豈在末年耶魯方事晉必討其不與
斷道之盟故也抱之不修德而伐人國其不義自見竊觀魯前
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兵權國
之司命也在君則強在臣則削文宣以來政在大夫司命危矣
矧以成襄之幼弱乘之能有濟乎是故考其將兵之迹而魯國
強弱之由判矣兵權不可去公室亦可鑒矣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七

成公續義

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先正謂成公之立也雖無王命有父命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其說雖以揔之書者常也不書者闕文耳更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別種也楚方蹶猾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啚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戰鞌之後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也昔叚紀萌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啚審絕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杞伯來朝

按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意者桓公多内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杞伯來訴而遂見出乎然非未疐出也訴而始出亦見有畏魯之心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為則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魯嘗從晉伐齊又受盟於楚故三年如晉今復如晉正所以救虛盟之愆也一不為晉所禮又將叛而即楚何以秉禮稱而為諸侯望哉迨至十年如晉又見止春秋備書失俱見矣

冬城鄆

按趙氏云魯以陳叛而閨之令以鄆貳而城之皆稅畝丘甲之故也不省已而輕用民力雖城何益魯有二鄆一近莒曰東鄆一近齊曰西鄆此西鄆也即濟西地懼齊之復見奪故城之杜氏以為備晉則鄆去晉遠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谷

按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餼諸穀穀齊地蓋往饋之而私自結納也夫人臣義無私交今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于魯僑如之會穀非有君命于晉以大夫而會大夫自文以來率以為常故春秋詳誌之以見貶或謂荀首如齊晉欲與齊平也而僑如因會之以定議焉故自是有出宇之盟亦通

公孫嬰齊如晉

按前此晉命魯衛伐宋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嬰齊往謝焉必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經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為有愧矣且君臣竝行迭往知有伯何不知有王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氏挾左氏賀遷新田之說不見經未可據也毋亦使求而報其成與其罪不貶見矣

公至自會

按公以救鄭出而至自會者必救鄭未及交鋒故以馬陵之會致也先正謂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是也由經觀之厲鍾儀之說亦不足據凡公行飲至則皆有傷心矣

吳入州來

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凡此皆釁起于夏姬而禍成于巫臣子重子反俱不爲無罪矣獨謂州來楚要地也在楚則楚重在吳則吳重吳得之可以制楚故曰吳始强也通于上國至昭十三年州來遂爲吳滅春秋書之豈獨憂其爲凌楚之漸將漸爲中國憂矣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夫子也無世臣禮故定公逐之亦可謂知所惡矣卒以邑叛爲國階亂何哉曰衛之禍晉爲之也林父自結于晉而晉爲之庇爲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昔人謂衛獻魯昭所以失國者晉不爲無咎信哉書曰出奔晉罪晉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自翟泉不與中國會盟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卻缺入蔡猶未得其服也使能脩明伯事告于諸侯聲蔡之罪而致討焉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乃以楚子伐鄭之故稱兵犯蔡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何名也書侵蔡見非執辭討罪之舉陋之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來魯交好久絕茲因馬陵同盟始復與莒通而莒卒未有報焉可見魯之忠信素薄不足行于莒矣左氏以爲茲如年嬰齊如莒皆因聘而請昏納婦然而經無其文趙伯循以爲妄而私考宗之其然與

鄭人圍許

鄭人從楚晉既執其君矣君在外國內大臣危辱共之不然徼詞謝晉請從惠于會亦可也乃從公孫申之詭謀欲立新君而興師以圍許焉其謀不亦偵乎故戴溪氏曰鄭既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趙氏云四月既非時而五卜瀆已甚不免牲不免牛而曰乃不郊忿詞也天可忿乎乃不自咎恐懼修省尚忿而置之其悖

禮甚矣春秋書免牲者二免牲所以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書乃不郊者三是怠而逆置之也天可怠乎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之於鄭既執伐之人使其背侵之不服晉若可自省矣又率諸侯往伐焉能強其從哉獨謂伐鄭之時晉侯獳庚一息尚存分不容解何急于伐鄭而生立太子會諸侯以伐之耶晉大夫忍以伐鄭之故肆然立州蒲為君而君焉是死其君也州蒲以諸大夫之立己而立焉是死其父也為人臣而死其君是逆臣矣為人子而死其父是逆子矣皆惡之大也不書侯則無以顯其惡故以侯稱見州蒲與執鄭者之罪不可赦矣嗚呼人倫表而天理滅宜州蒲之見弒也左氏生立君之說豈誣也哉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公前年七月如晉葬晉侯至今年三月始返稽留晉者凡九月公獨無人民社稷之寄乎後此襄公如楚季武子取卞公幾不得入今而見止幸有文子之賢未若武子之專尚無恙爾然以諸侯會葬諸侯久不返焉其亦可危也哉故書至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乙丑及郤犨盟

魯自汶陽歸齊欲貳晉不果上留送葬又不能辭迨今歸國郤犨又以涖盟而來聘焉呂氏謂州蒲新立未必有此皆欒郤輩為之也且在國之君不與盟比其返也遣使聘盟而魯亦陰結之與盟焉其失縣見矣私考按外大夫來聘而及盟者五荀庚良夫郤犨林父向戌皆係族上其來魯必皆求厚賄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頤為盟以成脅約私交之迹著矣魯人欲恣其迹使微者盟故稱及如以諱公以抑其抗則公及莒人盟浮來抗為尤甚而書公例不可通矣凡書及必微者如下大夫之列故名姓不登于史策餘當倣此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吳氏云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耳尚能立乎左氏以為且涖盟但涖盟未有不書者而經不書說亦妄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公方至晉行父亟往其事晉也勤矣猶不自立復聘於齊以藉援焉蓋自出牢以來齊睦于晉故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又始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載晉楚為成按趙子云若實華元合晉楚之成無不告諸侯之理不應不書乃楚宋鄭無一見經何以証其成乎蓋舊說

有晋令鍾儀歸求成事竟未集左氏遂傳會為此傳耳先正又謂不書存中國也按僖二十三年楚鬭章請平于晋晋陽處父報之晋楚交通在文公時已然矣奚至于今而不忍書乎然則瑣澤曷會乎蓋晋自灵成君闇臣惰厲公初立欲合諸侯以快心于秦狄乃不能省德自反中大義聮人心而徒屑屑然求魯衛以要諸侯之從已也抑末矣讀經者以經為正無泥于傳庶得聖人之心

秋晋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晋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九年之役也方是時楚勢莫横而晋伯不兢秦狄交伐有由矣猶不自省休兵息民以蓋前愆乃區區爭地報怨於群狄焉尚為知類也哉陳氏謂宣成時晋有事于秦楚或畧不書而獨詳于滅狄以是為晋病也信矣

秋七月公自伐秦

按先正云上書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至明諸侯以伐秦為重非為朝王行也正與僖四年不以侵蔡至而以伐楚至二十九年不以王所至而以圍許至皆究其初心也詞顯而意微非聖人孰能修之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按莒見於經自隱二年至此卒葬未嘗書于冊公羊以為傳聞之世録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謚皆非也蓋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會故不書葬迨今嬰齊如莒魯雖使微者吊之亦不送其葬矣故書卒不書葬

夏公孫林父自晋歸于衛

此林父復歸于衛也其不言復者見逐而奔不宜復也則何以歸晋主逋逃又使郤犨挾納之故曰自晋歸言自者有奉也夫以不令之臣使之自晋莫能違焉衛國之事亦可知矣易曰履霜堅冰至林父之歸非堅冰之漸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迨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鄭邇許楚邇鄭大小更相吞噬許氏謂夷夏一道而人理盡信矣顧其時小國賴以安靖者晋也晋厲能伯鄭肯怒隣虐弱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見晋不足恃也雖然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吴為急姑待而徐發耳故明年楚

子伐鄭

楚子伐鄭

按昔年鄭嘗伐許而楚不問者以鄭亦從楚耳今鄭從晉乃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欲今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許遷于葉　前伐許於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從楚盟武城侵宋夫鄭服中國五年矣今又叛晉從楚而加兵于宋何名也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名楚之大司馬也汪氏曰楚晉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于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嬰齊身為令尹將左軍乃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闘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者楚君大臣之罪也故書法與殺得臣同又按子反平時既不以六事事其君以明政刑臨大事又醉于穀陽豎之獻飲君召之謀而不能見以致宵遁敗師而身死亦可罪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伐自此始按李氏云此後厲公凡三伐鄭皆有王臣與馬必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桓公之師雖不請命而王臣猶未敢瀆也厲公圖伯乃敢上瀆王臣而為王臣者亦非為伯者役焉胥失之矣然而諸侯之兵終難合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由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先儒謂晉命也晉將合諸侯伐鄭先命衛侵之以嘗其鋒故有柯陵之役而其不道自見矣左氏以為救晉猶戰國時魏伐韓齊師救之直走魏都魏師遂還北宮救晉侵鄭殆類此與窃嘗疑之晉果被兵而衛救之春秋必以救晉書矣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興師與晉抗乎必不然也雖楚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考經所書自見

夏公會尹子晉侯齊侯宋衛曹邾伐鄭傳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諸侯還前伐鄭下於

齊高無咎出奔莒　後於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按晉偕王臣以討有罪誰不供聽乃至乞師于魯何耶夫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

而辱盟主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
卑辱迎鄭畏威得乎春秋書此見晉不能自反修德惟救救于
威以服鄭而忘其卑屈於鄭國也晉其不競矣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曹齊人伐鄭

傳載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按晉三合諸侯伐
鄭而又以王臣臨之宜若振槁然乃竟不能駕楚而服鄭者蓋
見其驕佚放恣黷武之為甚也不惟鄭不服而國內大亂身且
不保范文子老成之慮至是驗矣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後發

楚人滅舒庸

按舒庸舒鳩皆舒別種也楚敗鄢陵舒庸必有異志于吳故楚
滅之以振威而其滅國之罪自見矣夫獸相食且人惡之況將
噬人尤聖人之所深惡者噫時猶幸有鄢陵之敗也而其餘烈
猶損使其得志中原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故雖夷狄相殘亦
誌之以示警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左右胥童曰必先
三郤乃與長魚矯盜殺之尸諸朝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厲公
止之公遊于匠麗氏書偃遂殺胥童若然則書盜殺三郤書偃
殺胥童而皆稱國何也曰皆罪也註疏謂氏不與郤氏有罪
也胥童道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稱國晉其皆國討之意云
然則曷以大夫稱曰郤氏皆晉卿而童則嬖倖流耳是故三郤
不書官則無以正厲公濫殺之罪胥童不書官則無以顯厲公
寵比之私其義大矣然則書偃專殺獨無罪與曰胥童為亂已
極本國皆欲殺之矣況當國者乎其所以殺者蓋將以匡晉國
行法于不令之人非欲弒其君也然則使程滑弒厲公之言非
與吳氏謂左氏此語非經意也若果使之悼公即位必蒙首惡
之誅且其時逐不臣者七人書偃曷不與也即此推之二子豈
里克甯喜比哉故文定傳無貶辭

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穆姜通于叔孫僑如欲殺季孟而取其室夫人為之言於成
公不果致有沙隨剌偃之釁齊聲孟子通於慶克鮑牽見之以
告高無咎國武子武子讓克克告夫人夫人愬靈公還自會聲孟訴
曰高鮑將不納公國子知之公刖鮑牽逐高無咎殺國佐復用
克子慶封卒黨崔杼之亂然則齊靈公又下魯成數等矣莊姬
通于趙嬰而趙氏討欒郤通于家老而欒氏亡家道不正牝雞

晨鳴其衬有如此者易曰利女貞將以防是禍也雖然無咎身為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閒至於見逐國佐世卿累建大功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身死宮闈皆不為無罪矣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韓子曰國武子不能擇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悲夫經於無咎以自奔為文而國佐則稱國以殺無戒深矣人挾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乎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故黃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至自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左氏公始朝晉至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昔齊頃公即位未踰年而遣國佐來聘直稱齊侯罪齊也今厲公弑悼公嗣統禮為人後者為人子則亦嗣子矣乃未踰年而使士匄來聘豈禮哉故稱晉侯罪晉也悼公蓋以已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禮矣左氏以為有禮不亦謬乎

杞伯來朝　後發

邾子來朝

按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是時杞邾相繼來朝必晉悼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實欲依魯以事晉也

築鹿囿

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此其書之何按晉悼公欲親魯以成伯故來聘小國亦來朝而公遽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易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嗣後昭築郎囿定築蛇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今恃彭城有魚石無擬其後者故又與鄭侵宋判楚蠻夷無足責矣而鄭在王畿乃敢于附夷而崇姦罪可勝誅哉故特人鄭于下以重其罪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乞師為救宋也悼公初立猶遵厲公之故事而乞師春秋因而紀之實録也許氏謂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詳此益見悼公之能復伯也

十二月仲孫蔑會齊侯宋衛邾齊盟于虛打

經書楚鄭侵宋晉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盟虛打此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蓋晉悼新立未敢遽役諸

侯猶已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復盟之以固其心耳有遲
回顧怯之慮無輕遲概從之心故杞邾來魯聘晉故而驟朝世
伯之後也宜哉故詳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左氏曰書順
也季氏謂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戰鞌後曾事晉甚謹方是時
東讐于齊南屈于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微魯已
無一事可取矣及其獲罪于晉也會塹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
隨拒莒丘執而辱于外僑如謀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
來未如是者也迨其末年幸晉悼公伯國家無事而一時諸臣
如季文子孟獻子輩皆賢知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
然魯蓋不可為矣

春秋積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歷中
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積明
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
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
問十四卷存疑一卷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
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
載歟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首一卷

〔明〕王震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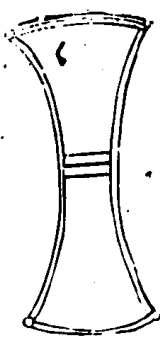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提要

春秋左翼序

經難言也經之道六而春秋爲之律令春秋又難言也以故說經者爲詁爲疏而春秋自左氏已爲傳傳於文爲轉註爲傳寘視經若輔車然則左固春秋之翼也以左翼經則未有翼左者董江都之爲春秋也以疏爲詁離於左而進退於經則左氏之外家杜元凱之爲左也以詁爲疏儉於辭而詼贍於旨則春秋之耳孫兩家最善讀左長於引伸而不數數於其事其例林堯叟乃爲之指例爲之始末此又是讀左一法然恨引伸

極拙間有詁之更不故疏之更不成理者。姑無敢苛舉先儒。要之總三家而後能翼左氏世不能為三家而治左氏縱或采其英振其奇章栱句櫛所得固已略矣。未覩卵而奚翼之為余同年王子省氏出。而後能為之翼子省氏之為左翼也。其本歸冥符三家而正義按部訂訛蒐逸。用物宏博。不啻數十百家。盖其始直浸淫於左氏爾。而其後信傳以信經。信心以信三家。幽討既深。汎濫畢洽。上自六籍。下及先秦兩漢間若史若子。旁逮左氏。若無不為吾左氏翼者。然後為之餖飣。為之梳櫛。為徑省其族氏為離合其文辭。為考陳其同異。以故讀之者。不俟他搜證。而開卷爛然玄黃。遂為左氏之武庫。盖不佞少治春秋。亦稱傳癖。第斤斤康侯家法。未能贊一辭。覩子省氏奮然屬筆。始猶為戔戔難之。比相與。徃復其義。𪗪覈其篇章。而後深信其有功於左氏也。殆得左氏所以翼春秋之意。故得春秋所以用左氏之法。辟如刑書。其淺深之比。世輕世重。而簡訊有稽。則前主之律。後主之令。章章斷。不可易。是故彌轉彌近。彌置彌遠。如輔車然。

乃翼而飛矣。子省以絶學無統。素王素臣不復作。大懼耳。食者猶執游夏之戒。則知我罪我。緊誰之云。其懸之國門。其藏之名山。誰曰不可。子省以禮經起家。篤行孝友。曰。吾志在春秋。是其嘗一臠云。

年春弟沈淮撰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筴失而外以猖。或徽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廻環睽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為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説。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也。余每嘆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茣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竢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為變司馬法之

鈎聯蟠踞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發弘抑亦春秋之壘守也歟。

萬曆癸卯秋日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瑯琊焦竑著

[illegible]氏刻春秋左翼跋

先君子以周易授豫。以左氏春秋授弟震。曰盍各言爾志矣。震精研左氏者幾二十年。始成左翼。豫之於易也。俛仰五十年矣。猶未窺其一斑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易信難矣哉。然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及易也。豈所謂不可使知者耶。左翼之刻也。殆亦夫子之志也。亦孝經之行之一節與。

烏程王豫跋

附與沈仲潤太史書

蒙諭人謂弟變亂左氏、弟非敢然也、凡弟所為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略而補苴之耳、譬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此自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混載于閔公末年、當乎否耶、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覈者便乎否耶、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焫熯、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茲不亦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茲不亦見子文之徇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為大略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略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自出聖人隳郈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已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此於經義悉覩萬一家語記夫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自出聖人絕筆至情又何嫌僞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左逸說林等書謬為纂附疑於真偽錯雜然弟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引四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

混淆又何真偽之雜之足疑乎弟作而森非眞於經傳失義奚啻管窺然此刻出而先後了〇事類歸一讀者可省檢閱瀆數之煩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〇弟之編輯尚亦屬比之萬一乎敢此就正惟裁示〇

春秋左翼目録

目録畢

春秋左翼凡例

一舊本每年經傳各編。不便稽覽。今照綱目例系傳於經

一以尊經。一以便覽

一左傳有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錯出諸傳。甚至間數十年一見。本末不便稽覽。今悉彙聚為一。俱系經後。其先後則各係年月。其分章則以圈隔之。間有一二錯經合異。不可系經者。先經。則標先傳字。後經則標後傳字

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文在僖公五年。傳乃見莊公二十八年。又見閔公元年二年。又見僖公三年四年至五年。傳文乃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今悉編系殺申生經文之後。餘倣此

一左傳稱號不一。或稱名。或稱字。或稱伯仲。或稱封爵。今悉從經稱名。如士會稱范武子。又隨武子。又士季。又隨季。又范會。又隨會。又季氏。讀者目亂心眩。今悉稱士會。獨問答稱謂者從舊本。其他稱別為名號圖以識之

昔宋鄭公酷好左氏。常手録一編置座右。其名號不一者。輙更而一之。便考閱也。余小子私心向慕。敢為效颦。夫傳雅至班馬極矣。然馬遷傳孔門弟子。誤子我為宰我。謂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班氏作古今人表。居夔於上之下。又紬后夔於下之上。列范武子於上之中。又居士會於中之上。或兩人誤認為一。或一人誤分為二。至為識者所非。則鄭公之見。胡可少也

一無經有傳者。照四傳舊本例。標一附字。有經無傳者。或事實詳見別書。採取補之

一無經有傳者。一事宜彙為一傳。故前後錯見者合之

如周鄭交惡一事。在隱公三年傳則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在隱公六年傳則曰。鄭莊公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在隱公八年傳則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揔之王貳於虢。揔之周鄭交惡也。左傳從編年例。故難合一。今一之。悉編於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傳後。其先後仍各系年月。其分章仍以圈隔之。又如曲沃滅翼一事。始見隱公五年。又見六年。又見桓公二年三年七年八年至莊公十六年傳。乃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揔之曲沃滅翼也。今一之。悉編於王命曲沃伯為晉侯之前。餘倣此

一三傳異同者。專主左氏。從杜元凱之論也
如隱公三年。左氏經文書君氏卒。傳曰公毋聲子也。
公穀經文書尹氏卒。傳曰天子之大夫也。一以為男
子。一以為婦人。二者將安據。杜元凱博極群書。時人
謂之杜武庫。又酷好左氏。謂之左癖。嘗為之論曰。余
得汲冢古書。其紀年最爲分了。諸所記多與左氏符
同。異於公穀。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之意審矣。
衆故仍左氏書君氏卒。餘倣此
一三傳外。如晉之乘。楚之檮杌。及檀弓。國語。史記。管子。韓
非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有事義相關。文
章馴雅者。俱纂入傳中。以佐傳也。亦明經也
如莊公二十七年。經書荊人來聘。此楚通中國之始
也。左氏無傳。莫知其自。史記則曰楚成王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然則經書來聘。非為侵中
國之漸乎。又如莊公三十二年。經書狄伐邢。齊桓不
即救。莫知其自。韓非子則曰。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
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

存亡之德。君不如晚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此非
救之自乎。此事義相關者也。又如國語載令尹子文
緇衣以朝一段。見子文之忠。管子載管仲召忽傅子
糾。鮑叔傅小白一段。見三人出處大節。且兩書辭極
藻麗。此文章馴雅者也。餘類此
一左逆說林識書。郁離子等書。雖非事實。然議論正大。文
章爾雅。可與經傳相發明。纂而附之。亦補傳之不足也
如隱公四年。四國圍鄭。由在宋也。鄭人不聞有文告
之辭。張司馬說林設為行人責宋之言。理正詞嚴。即
宋殤當為心服。又如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
篇。文采可觀。而情詞誣罔。王弇州設為成差報晉一
書。言言據實。即呂相再生。無以難也。故纂附之。餘倣
此。
一左傳下經一字。尊經也。其餘國語係外傳。公穀出自戰
國。似不宜與左氏並。故附書又下一字。別於本傳也。其
管子。韓非子等書。與公穀並。但出西漢以上諸儒。不妨
例載也。至左逆說林等書。則細書注行。為非事實也。
一間有遺義者。或諸儒發明未及。衆不自恤其愚陋。間效

左遐說林等書妄為補綴標之曰左衍以附於卷末

正於君子其書例即照左遐等書細書之

一紀年以周天子之年貫魯公之上明有王也其齊晉諸覇主必每年細紀於下明有霸也其餘列國獨易世改元者書之

一左氏有句字先後差謬者照尚書考定武成例改正

如隱公八年公子翬為無駭請謚與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

此係陸粲考正極為明暢若舊本諸侯以字為謚字

凡例　上

義難通故改從陸所以正字之訛也莊二十八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傳曰陳厲公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後應以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此係劉用熙考正極為明爽若舊本利用賓于王而見不成文理故改從劉所以正句之訛也成公十六年伐鄭傳曰公孫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之師迎以至食使者而後食

此係釋文考正若舊本師迎以至句編於鄭郊之下杜林力為强解終屬附會故改從釋文所以正先後之訛也餘倣此

一左傳間有闕畧者用他書補之其編次失序者改正

如閔公二年經書狄入衛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後忽云立戴公以廬于曹竟不知懿公所在後又忽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又不知戴公所在史記則曰狄入衛殺懿公百姓大臣共立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復

凡例　十二

立其弟燬為文公兩君本末昭然故附錄傳後用補左氏闕畧也然別為一行又標史記二字不敢混本傳又如莊公三十二年季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本一事也前二句見莊公三十二年後三句見閔公二年即如閔公二年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亦一事也前三句見秋八月傳後三句見冬十二月傳頭緒錯雜不便稽覽震故因事而次第之又如令尹子文之生

也。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本子文傳也。乃於宣公二年闘椒作亂傳見之。鄭文公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乃立公子蘭本文公時事也。乃於鄭穆公之沒見之。兩者俱屬失次。震故以虎乳傳編於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之時。立公子蘭傳編於僖公三十二年。鄭伯蘭即位之始。餘倣此。

一左傳已經先儒改正者。標曰某人考定。其不經先儒而震謬以他書採補者。直標曰考增。其所引書。仍細揭于上。以便稽考。

一杜林音註太煩。今去之。不可去者。摘標于上。

一音註有未當而先儒改正者。參酌用之。

如文公時楚滅六與蓼。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庭堅皐陶字。豈有一言之間。既稱名復稱字者。魏顗國曰。皐陶少昊曾孫。庭堅高陽氏子。此言似為確。又如成公二年。國佐盟於袁婁。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播其利。註云。播植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則是物字上。更須加播植之三字。而土之宜之上。更須加各從其三字。是左氏不成文也。然則左氏又別

有物土方一句。豈亦播植之物乎。盖古者以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似得其解矣。故用之。餘倣此。

一難字齡巖齖牙者。孫平仲云。切之便。不若音之便。蓄而附之便。不若字而附之便。故從海篇而字附之。

世系考引

晉史趙有云。盛德必百世祀。信哉。余觀春秋諸國。大氐皆五帝三王神明之後也。夫自太皡以降。歷唐虞夏殷周迄于春秋。近者五六百年。遠者幾三四千年矣。而子孫絕絕有土者不絕焉。豈非先世有大功德于民。而天未厭其報耶。夫身為天子。而子孫或賤為匹夫。至有呼天號泣。願世世弗生帝王家者。此亦有天下者之過也。余故追維列國世系。國而次之。冀後有作者知觀省焉。

一經傳不載者不錄。

一經傳旁引者具錄。

大皡伏羲氏之後

任 風后事黃帝始封　密　宿 今宿州　須句 東平州

巴

顓臾

炎帝神農之後

炎帝生器。器生三子。曰鉅及伯陵祝庸。共三國。合續封共十五國

封父 鉅為黃帝師始封國封丘至周失國傳見封父之繁

逢 伯陵事黃帝始封傳見逢　祝 祝庸為黃帝司徒始封

呂 後裔為堯四岳始封祝庸　齊 呂望始封

許 文叔始封　申 申伯始封

孤竹 成湯時始封　向

州　頓

白狄　廧咎如

皐落氏　赤狄潞氏

黃帝有熊氏之後

帝九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 昌意玄囂元妃西陵氏生 曰休曰清 皆次妃方雷氏生 曰揮曰夷彭 皆次妃彤魚氏生 曰蒼林曰禺陽 次妃嫫母生

嫘祖生 休繼黃帝即位。是為帝鴻氏。而清生少昊。玄囂生帝嚳。昌意長子乾荒。又生顓頊。三子子孫各為帝。分封甚繁。各見後。餘諸子共四國。合帝鴻之子驩兜及其裔孫縉雲氏為六國。外無考

任 禺陽始封　薛 奚仲始封禺陽後　南燕 伯儵始封蒼林後　密須 蒼林後

驩頭 即驩兜帝鴻氏不才子也為堯司徒放崇山用佞臣孤功輔繆亡其國

縉雲氏 後生不才子曰三苗堯竄之三危為有苗氏 貢達謂炎帝苗裔誤

少昊青陽氏之後

帝四子。曰重曰該曰脒 即脩 曰熙 曰黎。其後顓頊俱任之

主四方重木春令治東方號句芒該主秋令治西方號蓐收昧為玄冥師治北方黎為火官長號祝融又有不才子曰共工為堯工師各有封國獨昧黎及共工可考

昧長子允格封沈次臺駘封四國曰沈姒蓐黃黎為黎侯宣十五年酆舒奪黎氏地共工虞帝流之幽州後為陰戎

帝又有裔子取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生皐陶即咎繇 皐陶三子長伯翳史傳稱伯益誤 次仲甄次封偃共二十五國

費 伯翳始封故號大費 趙 造父始封後叔帶奔晉 秦 非子事周孝王始封

徐 江 黃 耿 弦 鄭 葛

沈 穀 邓 祁 譚 莒 以上皆伯翳後

六 英 以上仲甄後

州 絞 貳 軫 舒庸 舒鳩 舒蓼 皆封偃後

顓頊高陽氏之後

帝元妃鄒屠氏生伯鯀及才子八人曰蒼舒伯益字隤敳檮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是為八凱獨伯鯀及伯益庭堅可考

崇 鯀封國 梁 伯益封國 蓼 庭堅封國

帝次妃勝墳氏生卷章 史記高陽生稱稱生卷章誤 卷章孫曰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分封最繁

昆吾 樊封國為夏伯與桀同亡 鄅 惠連國註謂夏之後誤 彭 籛鏗始封即彭祖

豕韋 彭祖孫元哲別封繼昆吾伯 鄶 求言始封為鄭武公滅 邾 晏安後

小邾 晏安後 楚 季連後 戈 以下始封無考皆陸終後

介 蘇 忿生國 斟灌 青州府

斟鄩 登州府 偪陽 沛寧二縣 夷

帝嚳高辛氏之後

元妃姜源生后稷封于邰周始祖也次妃簡狄生契封于商湯始祖也次妃陳豐氏生堯初封唐後為天子即陶唐氏也封國甚多見後

又次妃有娵氏生八元及閼伯實沈八元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虞布五教各有封國無考

閼伯實沈居于曠林干戈日尋帝堯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令主祭辰星辰大火也 遷沈于大夏主參參商之說始此

帝堯之後

留 王子監明早死封其子式于留[illegible]

冊 帝妃富宜氏生朱兄弟為閼帝以為[illegible]使出就冊帝龍虞帝國之房為房侯及為帝位復封之[illegible]至於失國

鑄 始封無考襄二十三年臧孫許娶于鑄

杜 始封無考周宣王時杜伯尤為卿 其子隰叔奔晉生士蔿

唐 周遷留累之後于方城為唐侯晉楚邲之戰唐惠侯助楚定四年唐侯伐楚

祝 武王時始封

帝舜之後

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鈞季釐季釐封緡為桀所克義鈞封商為商鈞厥子七人皆釐降于夥人封

國無考春秋見胡遂息陳

緡 商 胡 遂 息 陳 武王時封

箕 夏之世有箕伯其後箕子事紂為[illegible]宋世家謂箕子紂至親蓋以親也王肅馬融以為紂諸父無據

夏禹之後

辛 啓弟封于辛其後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從文王封之長子傳見辛有

鄫 仲康支封

越 少康少子無餘始封

繒 帝杼仲子曲列始封

杞 湯放桀封少康之後于杞後分于曹東之僂是曰東樓周興求東樓公復之杞

褒 始封無考後以褒姒事幽王亡國

獫狁 桀亡其子淳維妻桀之衆妾以居北野是曰獫狁名薰鬻後為匈奴

商後

宋 微子始封

邶 武庚始封以叛失國

權 祖庚支封

巢

萊 萊朱始封為齊景滅

向

蕭

戴 隱十年鄭取之

周同姓國

古公季歷以前封國

隨 息 彤 項 滑 極 鞏

郭 頓 鼓 肥 㬎 胡 冀

芮 魏 樊 密 禁 尹 詹

大王之後

吳 太伯始封

虞 仲雍次子叔達始封

王季之後

東虢 叔始封

西虢 仲始封

岑 文王異母弟燿始封

文王之後 周召封國別見後

毛 叔鄭始封

郇

聃 季載始封

衛 康叔封始封

畢 王少子高始封

曹 振鐸始封

荀

蔡 叔度始封

郜

雍

滕 叔繡始封

原

管 叔鮮誅失國

霍 叔始封閔二年為晉滅

豐

武王之後

晉叔虞初封唐後改為晉　應　韓

氏武王封少子襄風姒故國

周公之後

魯伯禽始封　周　凡傳見凡伯　蔣伯齡始封公第四子

邢靖淵始封公第五子　祭　胙　茅

召公之後召公周公母弟

北燕　召　陽

成康以後國

程成王次子始封　彤成王子始封　單成王幼子臻始封

成昭王子公男始封　鄭宣王封庶弟友　楊宣王長子尚父封楊侯曹孫失國

梁平王次子唐始封　甘惠王子叔帶始封

嗚呼有天下者必仇戚前代而後快抑何戾也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陳有蕭殷有邶杞鄫杞夏微子郊埶興滅繼絕幾割天下之半金盛皆三百八十年厥後王綱既裂以空名號令天下皆復五百二十餘年赧王入秦周既亡矣秦封其後為昭文君漢復以三十里地封周子南君袝冕搢笏出入熊羆之列者又幾三百年忠厚之報竟何如乎呂政殘虐六王之

後誅鋤略盡子孫尚有孑遺否也

世系考畢

列國

邾 曹挾之後後改為鄒

小邾 曹挾既封邾其子友父顔有功又封郳為附庸後郳犂來從齊桓尊周進爵為小邾子在滕縣境

南燕 姞姓黃帝之後其始封之祖曰伯鯈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三年公及齊宋衛燕戰莊二十年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皆南燕也國在河南胙城縣

北燕 召公之後在今燕京

東虢 文王弟虢叔封下制即漢時成皐地也後為鄭滅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西虢 文王弟虢仲始封在陝州後遷上陽又為南虢今山西陸平縣古上陽也

葛 今河南寧陵縣桓十五年葛人來朝其在商有放而不祀者即其祖也其隣邑曰長葛乃鄭邑非葛也

六 今直隸六安州

蓼 今直隸霍丘縣

魏顯國曰文公五年楚滅六及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夫皐陶洒少昊曾孫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皐陶之後而蓼則庭堅後也杜氏誤以庭堅為皐陶字又復以蓼為皐陶後失之矣

舒 今舒城縣

庸 襄陽竹山縣

舒庸

舒鳩

舒蓼 河南固始縣

成 畿內國在河南詳見名號國

郕 畿外小國在山東東平州隱十年齊鄭入郕

成 魯孟氏邑今兖州寧陽縣定十一公圍成

孤竹 為封為墨台氏成湯所析之國孤竹[illegible]烈士傳云與母弟伯除是也後屬山戎[illegible]斬孤竹而歸今北直隸灤州

夷 畿內國莊十六年晉獻公伐夷執夷詭諸即其君也非夷狄之夷

東夷 種類多甚吳越亦在內後吳通上國亦為吳子越至句踐盛強別稱於楚徐仍稱東夷淮夷其一也

戎狄

按封建考黃帝封揄罔于潞後繁于河之東北為赤白之狄及允州之戎赤白之狄以俗尚赤白衣故名

赤狄種類

赤狄甲氏

赤狄潞氏 潞州

黎 山西黎城縣

留吁 山西屯留縣

鐸辰

東山皐落氏 山西樂平縣

廧咎如

白狄種類

白狄 其君名白狄子

鮮虞 又號中山今北直隸定州

肥 初在濟南肥城縣後遷晉雜濟北燕燕封之盧龍縣

鼓 今北直隸晉州

翟柤

長狄

鄋瞞 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

諸戎

□戎 即山戎也國號無終[illegible]在[illegible]莊父因魏絳請和諸戎[illegible]

三戎 即犬戎今平涼慶陽鞏昌三[illegible]其散[illegible]戎在西安府

姜戎 即陸渾之戎後遷伊川為伊洛之戎[illegible]陰戎其分處楊拒泉臯二邑者為楊拒泉臯之戎又別處徐吾之境者為茅戎以九州之戎畢聚人總謂之九州之戎其君稱戎蠻子戎稱戎子人或稱陸渾姜氏

徐戎 在徐州境隱公會戎于潛亦徐戎也

盧戎 在楚南境

考異 廿五

年表引

穀梁子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未必然也余觀春秋列國小如魯衛曹邾本國各自紀元其臣民所為奉公家尊朝廷者殆與王室無異猗歟隆哉自漢晉以還寵渥臣工之盛未有及此者也榮貴已極汰侈隨之大者饕餮食不厭小者或隕身亡國余小子感之為作左覽年表

一杞用夷禮其君之卒葬經不書世次事實俱無可考故不表著

一許雖小國然大嶽之後也且諸侯盟會征伐無役不從世次事實可考故載之

一舊表邾莒滕薛小邾俱得並載然事實不詳見故不槩附

一秦至穆公始見春秋故穆公以前不載

一越雖入主夏盟然皆春秋以後事自句踐以前無可紀者故不載其吳越兵爭始末即於吳年表見

年表 廿六

周魯齊晉宋衛蔡鄭曹陳許杞楚秦吳

年表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歸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敬王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七	八	九	會夾谷	十一	魯定 十二	孔子攝相事	十四	十五	哀元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齊景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晉定 十四	趙鞅范荀七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樂大心公子地奔	十八	宋景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衛靈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昭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聲公勝元	二	鄭聲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卒	陽元	二	三	曹陽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卒	閔公越元	二	三	陳閔 四	五	六	七	八
成公元	二	三	四	五	許成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卅四	卅五	卒	惠公元	二	秦惠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吳闔廬 十七	十八	檇李敗卒	夫差元	二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敬王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二	三	四	五	六	魯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陳乞弒荼	齊悼 陽生元	二	三	吳伐齊陽生卒	簡公壬元
納衛世子蒯聵	二十	執戎蠻赤歸楚	廿二	廿三	晉定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宋景 廿九	入曹以伯陽歸	卅一	卅二	卅三
卒	出公輒元	二	三	四	衛出 五	六	七	八	九
蔡遷州來	廿七	盜殺蔡侯申	成公朔元	二	蔡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鄭聲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曹陽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陳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許成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楚惠 章元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悼公元	二	三	秦悼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吳夫差 八	九	十	十一	伐齊戰艾陵

王朝世次圖引

司馬公曰周自伐鄭無功王命始不行於天下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齊桓之合諸侯也單伯實九之晉文之盟也王子虎實涖之自後百三十有餘年至敬王王室微之微矣然萇弘請城成周諸侯奔命如響劉文公謀伐楚會召陵下有八國莫敢齟齬誰謂周室無復興之會乎夫周自文武以來並建母弟以藩屏王國其朝廷所爲貲大政謀帷帳者大抵皆同姓也當其盛也得周公毛公虢仲虢叔諸賢而成周之業隆其季也人才寖落賢則爲王子虎爲劉文公不賢者爲克爲頹爲帶爲朝而周遂衰矣余小子感之爲究其世次及其支族所自出合而圖之以鏡興衰之故云

王朝世次圖

列國大夫世次圖引

世官非古也。記曰世以德濟以功。春秋列國大夫大抵襲父兄之故有土有民據為世業貴介子弟充滿朝廷側陋之賢崎嶇道塗而不得進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晉有六卿蓋其威福由來漸矣余小子感之為擇其尤著者圖其世次令覽者知禍亂之本焉

一世次不明者不載

一非執政不載

世次

魯公族總圖

魯公族多賢大夫。如成季友定亂持危國爲再造。其子孫世間兩社。爲公室輔。非幸也。若孟仲二氏。則罪人之苗裔耳。乃更與季氏遞執國柄。且復多賢子孫。此曷故焉。夫成季之後。得平子。桓子。康子。俱以逐君成名。慶父叔牙之後得孟獻子。孟莊子。南宮敬叔。子服景伯。叔孫穆子。叔孫昭子。諸賢俱以忠勤著績。此其事有不可知者。

又曰。人謂季文子忠。吾不信也。殺嫡立庶。逐其君母。是可忍乎。或曰。仲遂爲之。嗚呼。當國者誰也。

孔氏世次
宋湣公
弗父何
宋父周
世子勝
正考父
孔父
金父
睪夷
防叔
伯夏
郰叔紇
伯尼
仲尼
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司空
宣公
穆公
殤公與夷
世次
五七
孟僖子有言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然則孔氏世德不自仲尼始也謹圖而列之

宋公族總圖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殤公
莊公馮
桓公
襄公
成公
文公鮑
昭公杵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世族
五八
一 戴族 共四氏
華氏
華督
華耦 督曾孫
華弱 耦子
華御事
華喜
華元 御事子
華臣 元子
華閱 元子
華皐比 元子
華合比
華亥 閱子
華牼 閱庶子
華定
華費遂
華貙 遂子
華多僚
華登 遂子
昭公二十一年華氏作亂俱出奔獨牼留為少司寇

樂豫 | 樂呂 | 樂嬰齊 | 樂裔
樂轡 | 司城子罕 | 樂舍 子罕孫 | 樂悗 子罕孫
樂祁 子罕孫 | 樂溷 祁子 | 樂茷 溷子 | 樂大心
樂髡
老氏
老佐 戴公五世孫
皇氏

世次 | 五十

皇父充石 | 皇武子 | 皇鄖 | 皇野
皇瑗 | 皇瑗 | 皇非我
一穆族 傳中不著姓名
一莊族
公子仲 莊公子 | 公孫師 仲子 | 仲江 師子 | 仲幾 江孫
仲佗 幾子 | 公孫固 莊公孫
一桓族 共四氏
魚氏

公子魚 | 公孫友 魚子 | 魚石 魚府 俱友子為華元所逐奔楚
鱗氏
公子鱗 | 鱗矔 鱗孫 | 鱗朱 矔孫為華元逐奔楚
蕩氏
公子蕩 | 公孫壽 蕩子 | 蕩意諸 壽子 | 蕩虺 壽子
蕩山 意諸子為華元所殺
向氏
公子向 | 向帶 為華元逐奔楚 | 向為人 元逐奔楚 | 向戌 元立為左師

世次 | 六十

向寧 戌子奔陳 | 向宜 戌子 | 向鄭 戌子 | 向巢
向魋 | 司馬牛
一文族
子靈 | 靈不緩 子靈之後
一共族
褚師段 | 石彄 段之後
一平族
公子城 平公子 | 公孫忌 平公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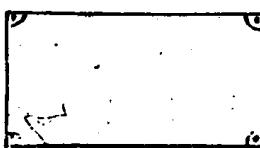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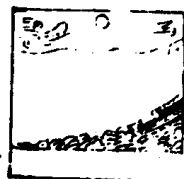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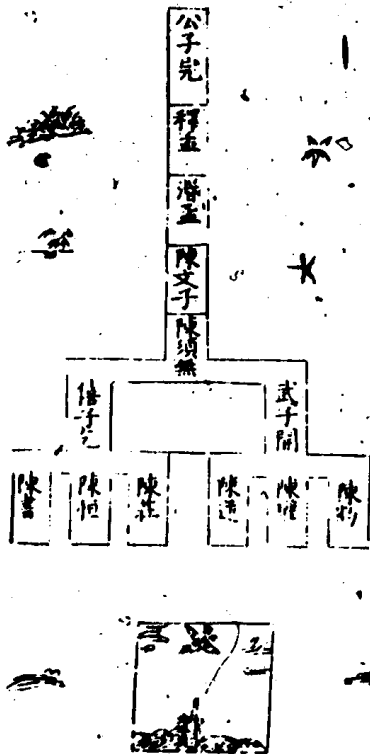
宋在春秋十七公其羣臣大抵皆公族也以故世多公族之禍督弑與夷鮑弑杵臼文之立也武穆之族作亂於曹平之嗣也魚蕩之族稱兵於楚元有華向之難景有平元之阨其禍患幾與宋相終始爰故圖而識之。

右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餘十一子為大夫。公子嘉、林、子然、士子孔之子，以嘉故出亡。餘七子各自為氏，號七穆。舍之之子為罕氏，夏為駟氏，僑為國氏，輒良氏，蠆游氏，段豐氏，印段為印氏。外子羽號羽氏，不在七穆之中。

齊公族總圖

齊大夫世次

高氏

國氏

晏氏

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信哉。當齊公族盛時。諸田誰敢有生心者。俄而國高亡。俄而二惠逐。又俄而鮑晏誅夷。流竄。而齊遂為陳氏矣。夫葛藟猶能庇其根本。庇焉而縱斧柯焉。能無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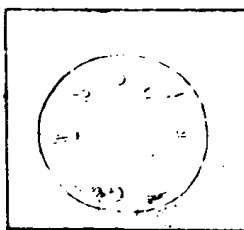
禮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大夫一成晉大夫連州跨郡大者強過列國厥後六卿更相吞噬瓜分綿裂以益其強其土地幾與王國等矣夫晉獻時功如畢萬有馬百乘止耳至平昭之世小如祁氏羊舌氏子孫至各食數縣執政大臣且得裂地分茅各樹私黨而晉君寂若不聞求無韓趙魏之禍得乎

鬭氏

鬭廉 — 鬭班 — 鬭克

沈氏

沈尹戌 — 葉公沈諸梁

后臧

按封建考成八年晉滅沈沈子逞奔楚為沈氏生嘉嘉生二子曰丙曰戌戌生諸梁及后臧諸梁二子曰射曰文以不見經傳故不載

蔿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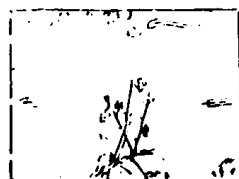
蔿賈 — 孫叔敖 — 蔿子馮 — 蔿掩

申叔氏

申叔 — 申叔時 — 申叔跪 — 申叔豫

屈氏

屈瑕 — 屈重 — 屈完 — 屈蕩 — 屈到 — 屈建 — 屈生

伍氏

伍參 — 伍舉 — 伍鳴 — 伍奢 — 伍尚

伍員 — 伍豐 為王孫氏

楚諸大夫亦多公族也。而英賢世出。如鬭伯比。叔敖。子文。子木。子西。子期。箴尹克黃。諸人。皆諸侯之選也。楚於周為荒服。成王令以子男田居荊蠻耳。而卒也地半天下。且於諸國獨後亡。豈非多賢之力耶。惜也。苗賁皇伍子胥才德不下諸賢。而共平不能用。令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其及也宜

名號歸一圖引

敖清江先生有言。作史者。主於紀事。辭簡事覈。便為良史。如左氏變易姓名以為古。正不必爾也。余小子然其說。凡列國大夫名姓。多改從經。其別名總類於後。

圖例

一天子高二字。其畿內諸侯下一字。附見於天子之後。列國同。畿內諸侯其大夫又下一字。附見於本國君之後。

一諸傳旁引者俱附錄。傳中不載者不具

一世次圖未盡者併附見。

周

平王 幽王嫡子名宜臼 始東遷

攜王 幽王庶子名伯服

桓王 平王孫名林 伐鄭敗于繻葛 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莊王 桓王子名佗

僖王 莊王子名胡齊

惠王 僖王子名閬 嬖少子叔帶 將絀太子鄭而立之 齊桓公盟首止以寧之

襄王 惠王世子名鄭 以叔帶之難出居于鄭 晉文公定之。

頃王 襄王子名壬臣

匡王 頃王子名班

定王 匡王弟名瑜 楚莊王來問鼎

簡王 定王子名夷

靈王 簡王子名泄心。生而有髭。又稱髭王。生太子晉。早夭。世所稱仙去者是也。

景王 靈王子名貴 生悼王敬王及王子朝。

悼王 景王子名王子猛。又稱王猛。

敬王 景王子名匄。王猛母弟。

西王 景王庶子名王子朝。時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

畿內諸侯

周公 周公旦長子伯禽封魯。次子留輔王室。世食采于周。世號周公。

周元公 周公旦

周桓公 周公黑肩

宰周公 宰孔 周公忌父

宰周公 周公 周公捷

按僖本合宰孔周公閱為一人非也。左氏僖公九年夏宰孔會諸侯于葵丘。十年夏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二十四年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周公忌父。三十年周公閱聘于魯。文公四年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然則宰孔之後為忌父。忌父之後為閱。其為兩人明甚。葵丘之會經書宰周公。而閱之聘魯經亦書宰周公。遂誤認為一耳。曾不思閱之世當宰周公。猶晉世稱晉侯晉侯也。

召公 公奭長子封燕次子留輔京師世號召公繼奭 世稱召伯

召康公 召公奭 相武王　召穆公 召公虎 相宣王

召伯廖 莊廿七年賜齊桓命　召武公 召公過 僖十一年賜晉惠命

召昭公 文五年來會葬　召桓公 宣六年逆后

召戴公 宣十五年爭政　召襄 繼戴公

召莊公 召伯奐 附王子朝　召簡公 召伯盈 附子朝

尹氏

尹吉甫 吉甫　尹武公 成十一伐鄭

尹言多 襄三十一年殺佞夫　尹文公 昭廿三年立子朝

名號

原氏

原莊公 莊十八逆后　原伯 僖廿四為狄獲

原伯貫 僖廿五遷于冀　原襄公 文十年會

原伯絞 昭十二奔郊　公子跪尋 繼絞

原伯魯 伯魯子　原伯魯之子 名無考 附子朝見殺

原壽過 定元城成周

內史氏

內史過　內史興 叔興父 叔興

內史叔服

祭氏 周公第六子封國

祭伯 隱元年來朝　祭公 桓八年逆后

祭叔 莊廿三來聘

樊氏

樊仲山 仲山父 仲山甫 山甫　樊仲皮 樊皮

樊頃子 樊齊

毛氏 姬姓文王之後。成王將崩有毛公同太保奭受顧命者。即其先也

毛伯衛 錫書毛伯　毛伯過

毛伯得

名號

王叔氏 世次有圖

王子虎 王叔文公 太宰文公 王叔　王叔簡公 王叔陳生

王叔桓公

劉氏 襄王季子始封劉世次有圖

王季子 劉康公　劉夏 劉定公

劉子摯 劉獻公 劉摯　劉卷 劉文公 劉蚠 伯蚠 劉狄

單氏 按封建考成王封幼子臻于單為甸侯然自魯文以前世稱單伯後俱稱單子

單伯 莊元逆王姬 十四會伐宋　單伯 文十四為齊執

單襄公 單朝　單頃公 見國語 朝之子

單靖公襄十一為卿士 / 單獻公棄親用羇襄頃公之孫殺之而立成公

單成公 / 單穆公單旗

單武公 / 單公子愆期成[illegible]

榮氏

榮夷公見國語事厲王 / 榮叔莊元年來錫命文五年賵成風

成氏

成肅公成十三伐秦 / 成簡公昭七如衛弔

成桓公定八侵鄭

甘氏惠王庶子叔帶始封甘初謀奪嫡郛桓盟首止以牢之即其人也

甘昭公大叔帶甘叔王子帶叔帶 / 甘成公叔帶子

甘景公甘歜 / 甘簡公或曰即甘大夫襄

甘悼公甘簡公之弟過甘過 / 甘平公成公之孫鰌

以後世次未詳

王子克子儀莊王弟 / 蔿國子國

王札子王子捷 / 賓起賓孟

魯凡傳中引用者詳之餘不載後做此

魯公伯禽禽父 / 考公伯禽長子

煬公伯禽庶子繼兄即位宛公初年立煬宮 / 獻公具煬公孫

武公敖獻公孫傳曰先君獻武廢二山指具敖也 / 惠公弗湟武公父也魯孫即隱[illegible]

隱公圖以後詳紀傳又見世次 / 桓公

莊公 / 閔公

僖公 / 文公

宣公 / 成公

襄公 / 昭公稠父

定公宋父 / 哀公

大夫

臧孫氏

公子彄臧僖伯 / 臧孫達臧哀伯

臧文仲臧孫辰按祁為踞達生伉氏瓶瓶生文仲 / 臧孫許

臧武仲臧孫紇 / 臧昭伯賈逵曰昭伯名賜

臧會索隱曰系本會即臧頃伯

孟孫即仲孫氏南宮氏子服氏別

公子慶父共仲仲慶父 / 公孫敖孟穆伯

穀文伯孟文子 / 難惠叔

仲孫蔑孟獻子 / 仲孫速孟莊子孟孺子速

仲孫羯孟孝伯 / 仲孫貜孟僖子

仲孫何忌 孟懿子 　仲孫彘 孟孺子洩 孟武伯

南宮适 南宮敬叔 南宮縚 仲孫閱 南容

子服它 孟孫它 孟它 　子服椒 子服惠伯 孟椒 子服湫

子服回 子服昭伯 　子服景伯 子服何

叔孫氏 叔仲氏附

公子牙 叔牙 僖叔 　公孫茲 叔孫戴伯

叔孫得臣 莊叔 　叔孫僑如 宣伯

叔孫豹 穆子 　叔孫婼 昭子

叔孫不敢 成子 　叔孫州仇 叔孫武叔

名號 七

叔孫舒 文子 　公若藐 公若

叔孫輒 子張

叔彭生 叔孫惠伯 叔仲惠伯 　叔仲帶 叔仲昭子 叔仲昭伯 叔仲子

叔仲小 叔仲穆子

季氏 季寤以後係庶族

公子友 季友 季子 成季 　季孫行父 季文子

季孫宿 季武子 　公彌 公鉏

悼子紇 季悼子 　季孫意如 季平子

季孫斯 季桓子 　季孫肥 季康子

季寤 季孫寤 子言 　季孫若 季公若

公父文伯 公父歜 季桓子從父昆弟 　季冶 公冶

叔氏 即子叔氏 世次有闕

叔肸 　公孫嬰齊 子叔聲伯 子叔嬰齊

叔老 子叔齊子 　叔弓 子叔敬子

叔輒 伯張

東門氏 居東門因以爲氏 世次有闕

公子遂 東門遂 東門襄仲 仲遂 襄仲 　公孫歸父 子家

孔氏 世次有闕

名號 八

孔父 孔父嘉 　郰叔紇 郰人紇 叔梁紇

孔子 尼父

展氏 孝公之後

公子展 夷伯 　無駭 司空無駭

展喜 乙喜 　柳下惠 展禽 柳下季 季子

子家氏 索隱曰仲孫氏之族

子家羈 子家懿伯 子家子

郈氏 索隱曰魯孝公之後

郈惠伯 　郈敬子 見國語 惠伯之孫

郈成子 衰廿七 轉于晋　郈昭伯 索隱曰名…

孔子弟子

子貢 子贛 衛賜 端木賜　琴張 琴牢 子張 子開

冉有 冉求 子有　高柴 子羔 子皐 季羔

仲由 子路 季路 季子　樊遲 須

以後未詳世次

公子翬 羽父 子羽　貴伯 費庈父

公子益師 衆父　鍼季 鍼巫氏

公子奚斯 公子魚　公子買 子叢

春秋　大　十九

閔馬父 閔子馬　孟之反 孟之側 子反

公子憖 子仲　榮駕鵝 榮成伯

公為 公叔務人 公叔禺人 務人 昭公子　厚成叔 瘠 厚孫

公山不狃 公山弗擾　公孫宿 公孫成

洩聲子 野洩

苫越 苫夷　陽虎 陽貨

顏羽 子羽　公斂處父 公斂陽

公孫有山氏 公孫有陘氏

齊 其先伯夷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姜氏曰呂 齊始祖也至呂望始封齊

太公望 呂尚 呂望 姜子牙　丁公呂伋 太公子

哀公不辰 伋曾孫 紀侯譖之周烹之　僖公祿父 哀公九世孫

襄公諸兒 以後世次有闕

齊無知 公孫無知 無知仲孫　公子糾 子糾

桓公小白

無虧 武孟

孝公昭　昭公潘 齊潘

懿公商人　惠公元

頃公無野　靈公環 齊環

春秋　大　十

莊公光　景公杵臼

安孺子荼

悼公陽生　簡公壬

大夫

鮑氏

鮑叔牙 東郭牙 鮑叔　鮑牽 鮑莊子 叔牙曾孫

鮑國 鮑文子 牽弟　鮑牧 國之孫

管氏

管仲 管夷吾 管敬仲　管修 仲七世孫 適楚為陰大夫死曰公

國氏 世次有國

國歸父 國莊子　國佐 國武子 賓媚人

國弱 國景子　國夏 國惠子

國書 國哀子

高氏 世次有國

高傒 高子 敬仲　高固 高宣子

高厚 高無咎　高止 高子容

高氏 惠公之孫 世次有國 非高傒後

公孫蠆 高子尾 子尾　高彊 子良孺子 子良

高偃　高張 高昭子

欒氏 世次有國

公孫竈 欒子雅　欒施 子旗

陳氏即田氏 世次有國

陳公子完 敬仲　陳文子 須無

陳無宇 桓子　陳開 武子 子彊

陳乞 僖子　陳恒 成子

孫書 子占　陳逆 子行

陳瓘 子玉

晏氏 世次有國

晏弱 晏桓子　晏嬰 晏平仲

慶氏

慶克 慶封父　慶封 慶季 子家

慶舍 子之 封之子　慶嗣 子息 封之族

慶繩 慶奊 封之族

頃公子孫

公子固 子成　公子鑄 子工

公孫青 子石　公孫捷 子車 子淵捷

以後世次未詳

易牙 雍巫　豎刁 寺人刁 寺人貂 豎貂

析歸父 析文子 子家　崔杼 崔武子

北郭佐 北郭子車　公孫明 子明 北婦人之客

華周 華還 華舟　杞梁 杞殖

梁丘據 子猶　弦施 弦多

公子鉏 南郭且于　閭止 子我

宗樓 宗子陽　東郭賈 太陸子方

顏庚 顏涿聚　王姬 共姬 齊桓夫人

八

子叔姬 昭姬 昭公夫人　　長衛姬 衛共姬 齊桓夫人
棠姜 東郭姜 崔杼妻
晉 成王封弟叔虞于唐生子燮改唐為晉入傳至穆侯穆侯以下世次別有圖
穆侯費　　文侯仇
昭侯伯 始封叔父成師于曲沃為武師弒　　孝侯平 為曲沃莊伯弒
成師 曲沃桓叔　　曲沃莊伯 名鱓
鄂侯郄　　哀侯光 為曲沃武公弒
翼小子侯 為武公弒　　翼侯緡 為武公滅
曲沃武公 名稱代晉為晉武公　　獻公詭諸

世子申生 共太子 共君 共子　　奚齊
卓子 公子卓
惠公夷吾　　懷公 子圉
文公重耳　　襄公驩
靈公夷皋　　成公黑臀
景公獳　　厲公州蒲
悼公周 周子 晉子 孫周　　平公彪
昭公夷　　頃公去疾
定公午

大夫
韓氏 世次有圖
韓簡 定伯　　韓武子 子輿
韓厥 獻子　　韓無忌 公族穆子
韓起 宣子　　韓不信 伯音 簡子
趙氏 世次有圖
趙衰 子餘 成季 孟子餘 趙成子 原季　　趙同 原同 原叔
趙括 屏括 屏季　　趙嬰 趙嬰齊 樓嬰
趙盾 趙宣子 宣孟　　趙朔 趙莊子

趙武 趙文子　　趙成 景子
趙鞅 志父 簡子　　趙無恤 襄子 趙孟
趙午 邯鄲午
魏氏 世次有圖
魏犨 魏武子　　魏錡 呂錡 厨武子
魏相 呂相　　魏絳 魏莊子
魏頡 令狐文子　　○魏顆
魏舒 魏獻子　　魏曼多 魏襄子
中行氏 世稱中行伯 有世次圖

荀林父 中行林父 荀伯 桓子　荀偃 中行偃 伯游

荀吳 中行吳 穆子　荀寅 中行寅 文子

知氏 世稱知伯世次有圖

荀首 知莊子 知季　荀罃 知罃 知武子 子羽

荀盈 知盈 伯夙 知悼子　荀躒 知躒 知文子

荀瑤 知瑤 知襄子

范氏 世稱范叔世次有圖

士會 范會 士季 隨會 季氏 范武子 隨武子　士燮 范文子 范叔

士匄 范匄 范宣子　士鞅 范鞅 范叔 范獻子

名號

十五

士吉射 范吉射 范昭子

士渥濁 士貞子 士貞伯 士伯　士弱 士莊子 士莊伯

士匄 士文伯 與范宣子同族同名 伯瑕　士彌牟 士景伯 司馬彌牟

士魴 彘恭子 士會少子 彘季　士皐夷 范皐夷 范氏側室子

胥氏

胥臣 司空季子 臼季　胥甲父 胥甲 臣之子

胥克 甲之子　胥童 克之子

羊舌氏 世次有圖

羊舌赤 銅鞮伯華 伯華　叔向 羊舌肸 楊肸 叔肸 叔譽

羊舌虎 叔虎　羊舌鮒 叔鮒 叔魚

楊食我 楊石 伯石

先氏

先軫 原軫　先且居 霍伯 軫之子

先克 且居子　先蔑 士伯

先都　先縠 原縠 彘子 彘季

欒氏 世次有圖

欒成 欒共叔 欒共子　欒枝 貞子

欒書 武子　欒黶 桓子

名號

十六

欒盈 懷子　欒糾 弁糾

狐氏

狐突 伯行 文公外祖　狐毛 突長

狐偃 舅犯 突次子 子犯　狐射姑 賈季 偃之子

狐鞫居 續鞫居 續簡伯

郤氏 世次有圖

郤豹 郤叔虎　郤芮 冀芮 子公

郤缺 冀缺 郤成子　郤克 郤獻子 駒伯

郤錡 駒伯　郤犨 苦成叔 苦成

郤至 溫季季子　郤毅 步毅至之子

屈氏

申公巫臣 屈巫子靈　屈狐庸 邢伯巫臣子 邢侯

女氏

女叔齊 女齊叔齊 女叔侯司馬侯 叔侯　女寬 女叔寬

女叔游

籍氏

籍黶 孫伯黶　籍偃 悼公上軍司馬

籍談 籍父黶九世孫　籍秦

十七

以後世次未詳

呂甥 瑕呂飴甥陰飴甥 瑕甥子金　介推 介之推

寺人披 寺人勃鞮　陽處父 太傅陽子

箕鄭父 箕鄭　丕鄭父 丕鄭

詹嘉 瑕嘉　解張 張侯

師曠 子野　鞏朔 士莊伯

張趯 孟　王良 郵無恤子良 郵良

史墨 蔡史墨　發叔 季調

屠蒯 杜蕢　樂王鮒 樂桓子

頭須 里鳧須　懷嬴 先妻懷公曰懷嬴後改公改曰辰嬴

趙莊姬 孟姬趙朔妻

楚

祭 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　鬻熊 祝融之後為周文武師

熊繹 為熊曾孫始封荊　若敖 熊繹十二世孫以下自世次圖

蚡冒　武王熊通

文王熊貲

堵敖 為弟熊惲弒

成王熊惲 又名頵　穆王商臣

名號

十八

莊王旅　共王審

康王昭

郟敖熊麇 為共王子虔弒

靈王虔 王子圍楚虔 令尹圍

王子比 右尹子干　公子黑肱 子晳宮廐尹

平王棄疾 又名熊居　昭王壬 又名軫

惠王章

大夫

鬬氏 世次有圖

鬬伯比

令尹子文 鬬穀於菟

鬬般 子揚

鬬椒 子越椒 伯棼

箴尹克黄 鬬生

郊尹蔓成然 令尹子旗 鬬成然

鬬辛 鄖公辛

鬬廉 鬬射師

申公鬬班

申公鬬克 子儀

鬬宜申 司馬子西 以後世次未詳

鬬勃 令尹子上 子上

成氏 世次有圖

成得臣 子玉

成大心 大孫伯 孫伯

成嘉 子孔

成熊 成虎

蔿氏即薳氏又即孫氏 按類編薳章食采于蔿故以蔿為氏孫叔敖始祖也蚡冒之後

薳章

蔿賈 伯嬴 孫叔

孫叔敖 蔿艾獵 孫叔 蔿叔

蔿子馮 薳子馮

蔿掩 薳掩

蔿呂臣 薳呂臣 叔伯 以後世次未詳

薳固 箴尹固 工尹固

薳罷 子蕩

薳啓彊 蔿啓彊

屈氏 世次有圖

屈瑕 莫敖之官

屈重

屈完

屈蕩

屈到 子夕

屈建 子木

屈禦寇 息公子邊

申叔氏 世次有圖

申叔 申公叔侯

申叔時

申叔跪

申叔豫 申叔夫子

申叔展

申氏

申舟 文之無畏 子舟

申犀

申無宇 芋尹無宇

申亥

申包胥 申胥

伍氏 世次有圖

伍舉 椒舉

伍鳴 椒鳴

伍奢 連尹奢

伍尚 棠君尚

伍員 子胥 申胥

沈氏 世次有圖

沈尹戌 左司馬戌

葉公 沈諸梁

穆王子孫

公子嬰齊 子重

公子側 子反 大司馬側

陽匄 令尹子瑕 穆王曾孫

陽令終 中廐尹 陽匄之子

莊王子孫 世次有圖

公子午 子庚　　公子貞 子囊

公子追舒 子南 [illegible]　　囊瓦 子常

平王子孫 世次有圖

大子建 子木 建　　白公勝 公孫勝

公子申 子西　　公子結 子期

公子啓 子閭　　公孫寧 子國

公孫朝 武城尹　　公孫寬

以後世次未詳

名號　廿一

仲歸 子家　　薳貴 [illegible]

潘尪 師叔　　潘黨 尪之子 叔黨

公子壬夫 子辛　　公子辰 [illegible]

公子魴 司馬子魚　　養由基 養叔

觀從 子玉　　郤宛 子惡

王孫由于 吳由于　　季芊 季羋 [illegible]

鄭 自公以後有世次圖

桓公友 厲王少子始封鄭　　武公掘突 桓公子

莊公寤生 武公子　　昭公忽 莊公太子

厲公突 忽之弟　　子亹 忽之弟

鄭伯 子儀 鄭子 忽之弟　　文公捷 厲公子 鄭捷

穆公蘭　　靈公夷 幽公

襄公堅　　悼公費

成公睔　　僖公髡頑

簡公嘉　　定公寧

獻公蠆　　聲公勝 鄭勝

大夫

武公子孫

名號　廿二

共叔段 太叔段 共叔　　公孫滑 段之子

公父定叔 段之孫

洩氏

洩駕 洩伯　　洩堵寇

洩堵俞彌 與文公子子俞彌同名

子人氏 莊公後

鄭伯弟語 子人　　子人九

穆氏 世次有圖

公子去疾 子良　　公孫輒 子耳

良霄 伯有　良止 以上良氏
公子嘉 子孔 司徒孔　公孫洩
孔張 以上孔氏
公子偃 子游　公孫蠆 子蟜
游眅 子明　游吉 子大叔 世叔 大叔
公孫楚 游楚 子南 游叔　游速 子寬 以上游氏
公子騑 子駟　公孫夏 子西
公孫黑 子晳 駟氏　駟乞 子瑕
駟帶 子上　駟偃 子游
駟歂 子然　駟弘 子般 以上駟氏
公子發 子國　子產 公孫僑 鄭僑 子美 公孫成子
國參 子思 桓子思 以上國氏
公子喜 子罕　公孫舍之 子展
子皮 罕虎　罕嬰齊 子齹
罕達 武子賸 子姚　罕朔 馬師氏 以上罕氏
子豐　公孫段 伯石 子石
豐卷 子張　豐施 子旗 以上豐氏
子印　公孫黑肱 伯張 子張

印段 子石　印癸 子柳 以上印氏
子然　然丹 子革 鄭丹
然明 鬷蔑 鬷明 以上然氏
子羽　羽頡 馬師頡 以上羽氏
公子宋 子公　公子歸生 子家
按子公子家世次未明與鄭奉論謂穆公子不知是否。然二人弒靈公而襄公欲盡去穆氏意者二公子與穆氏同生故思於鄭論之言似也姑附之穆氏
以後世次未詳
祭仲 祭仲足 祭封人 祭足　曼伯 檀伯
石制 子服　石臭 石盂
公孫閼 子都 公子閼　公子魚臣 僕叔
公孫申 叔申　公子班 子如
行人子羽 公孫揮　公孫非大
渾罕 子寬
衛 武王弟康叔之後
莊公　桓公完 莊公子
州吁 莊嬖人子
宣公晉 莊公子　惠公朔 宣公子 太子急

黚牟 宣公子 急子母弟
懿公赤 惠公子
文公燬 公子頑之子
衛子叔 武叔 衛武 成公弟
穆公速 成公子
獻公衎 定公子
殤公剽 公孫剽 定公弟黑背之子
襄公惡 獻公子
莊公蒯聵 靈公子
悼公黚 靈公子

大夫

宣公子
急子 太子伋
公子頑 昭伯 文公之父

石氏
石碏 石氏
石祁子 駘仲之子
石買 共子

戴公申 公子頑之子 [illegible]
成公鄭 文公子
公子瑕 子適 成公弟
定公臧 穆公子
靈公元 襄公子
出公輒 莊公子
壽子 弟
石駘仲 [illegible]
石稷 成子 [illegible]四世孫
石惡 悼子

廿五

九

石圃 惡之從子

甯氏
甯速 莊子
甯殖 惠子

孫氏
孫良夫 桓子
孫襄 伯國 林父之子

孔氏
孔達 莊叔
羈 烝鉏之子
孔悝 孔圉之子 孔叔

子叔氏
衛侯之弟黑背 子叔
析朱鉏 成子 黑背孫

北宮氏
北宮括 懿子
北宮喜 貞子

世叔卯太叔氏

石曼姑
甯俞 武子
甯喜 悼子
孫林父 文子 良夫之子
孔烝鉏 成子 孔達之孫
孔圉 文子 羈之孫
公孫剽 後立為殤公
北宮佗 文子
北宮結

廿六

世叔儀 太叔儀之子　世叔申 [illegible]

世叔疾 世叔齊 悼子　太叔疾之子 太叔遺 疾之弟

史氏

史朝

史魚 史鰌　史狗 史魚之子

公孟氏

衛侯之兄縶 公孟縶 公孟　公孟彄 縶之子

獻公之弟

毋弟鱄 子鮮　子展

天　廿七

公叔氏

公叔文子 公叔發　公叔戌 發之子

褚師氏

褚師圃　褚師子申 [illegible]　褚師定子

褚師比 褚師聲子

南氏 靈公子子南為南氏

公子郢 子南　公孫彌牟 子南之子 文子 郢之子

司寇惠子 彌牟弟

王孫氏

王孫賈　王孫齊 賈之子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蘧瑗　公子荊 公南楚

祝佗 太祝子魚　子還成 [illegible]

彌子瑕 彭封彌子　公文要 公文懿子

鄢肸 鄢武子　子伯季子 子伯

許為 許公為

宋 世次有圖

湣公共 生太子弗父何何不受讓厲公　厲公鮒祀 湣公子

戴公 厲公四世子　武公司空 戴公子生女仲子為魯惠公夫人

宣公力　穆公和

殤公與夷　莊公馮

閔公捷　桓公御說

襄公茲父　成公王臣

昭公杵臼　文公鮑

平公成　元公佐

景公欒

大夫

太　卅八

戴族世次有圖

華督 華父督 太宰督

華耦 司馬華孫 司馬子伯

華御事 司寇

華元 御事之子

華貙 子皮

少司寇牼 華牼

以上華氏

樂喜 司城子罕

樂轡 子蕩

樂大心 桐門右師

樂祁犂 司城子梁 樂祁

樂溷 祁之子 子明

樂茷 司城茷 子潞 溷之子

樂得 門尹得

以上樂氏

皇父充石 司徒皇父 戴公子

皇野 司馬子仲

皇非我 杞姒之子 子非我 野之子

以上皇氏

莊族世次有圖

公子仲 子孫為仲氏見世次圖

公孫固 大司馬固 莊公孫

桓族世次有圖

公子魚 司馬子魚 目夷 子孫為魚氏見世次圖

公子鱗 子孫為鱗氏見世次圖

蕩山 大夫山 蕩澤 子山 餘蕩氏見世次圖

向戌 合左師

向宜 子祿

向巢 左師

向魋 桓魋 司馬

靈氏 文公之後

公子圍龜 子靈

靈不緩 子靈之後 左師

褚師氏

褚師段 子石 共公子

石彄 段之子

以後世次未詳

高哀 子哀

羊斟 叔牂

公子朝 衛公子朝 宋子朝 宋朝

按宋朝出奔仕衛通衛襄公夫人懼罪作亂同齊豹殺公孟縶而奔晉昭二十一年自晉歸宋按華氏之難稱衛公子朝以嘗仕衛故也定十四年衛靈公為南子召之復適衛

陳 帝舜之後

顓頊 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

幕 舜之先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瞽瞍

舜

虞思 封建考禹封商均子思 虞虞思女妻少康

虞閼父 子產曰虞閼父為周陶正

胡公媯滿 閼父之子子產曰先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文公圉

桓公鮑 文公太子

陳佗 五父

厲公躍 桓公次子

莊公林 桓公中子

宣公杵臼 桓公少子　　穆公款 宣公子
共公朔 穆公子　　靈公平國 共公子
成公午 靈公子　　哀公溺 成公子
悼太子偃師
惠公吳 悼太子之子吳孫吳　　懷公柳 惠公子陳子
閔公越 懷公子楚滅

大夫

轅氏

名號
轅濤塗 轅宣仲　　轅選
轅頗　　轅咺
轅買

夏氏

少西 子夏徵舒祖　　夏徵舒 少西氏夏南
陳夏齧 陳大夫齧徵舒玄孫　　夏區夫

鍼氏

鍼子 陳鍼子　　鍼宜咎 陳鍼氏奔楚為箴尹宜咎

蔡 武王弟叔度始受封

叔度 蔡叔封蔡以叛誅　　蔡仲 名胡度之子

宣侯考父 仲九世孫　　桓侯封人 宣侯子
哀侯獻舞 季桓侯弟或曰[illegible]　　繆侯肸 哀侯子
莊公甲午 穆侯子蔡甲午　　文公申 莊公子
景公固 文公子　　靈侯般 世子般
隱太子有 靈侯子
平侯廬 隱太子次子　　蔡侯朱 平侯子為楚逐出國
悼公東國 隱太子少子　　昭公 悼公弟

大夫

朝氏

名號
太師子朝 歸生父　　公孫歸生 聲子
朝吳 歸生子

以後氏族未詳

司馬樊 公子樊　　公孫霍 公孫斯

曹

曹叔振鐸 文王之子始受封　　桓公終生 振鐸十世孫
莊公射姑 世子射姑　　僖公赤 莊公子
昭公班 僖公子　　共公襄 昭公子覲晉文公負後為所執
文公壽 共公子　　宣公廬 文公子

成公負芻 宣公弟　武公勝 成公子
平公須 武公子　悼公午 平公子
聲公野 悼公子　隱公通 平公弟弑聲公自立
靖公露 聲公弟弑隱公自立　曹伯陽 靖公子宋滅

大夫

子臧 公子欣時成公弟　公孫會 子臧之子

秦 皐陶之後至造父以善御事穆王始受封

造父 始封趙城　非子 造父弟惡來之後為孝王息馬有功封附庸
秦仲 為周大夫伐西戎被殺　襄公 仲次子伐西戎有功始為諸侯賜之岐以西地
穆公任好 襄公四世孫霸西戎　康公罃 穆公子
共公稻 康公子　桓公雍 共公子
景公 桓公子　哀公 景公子
惠公 哀公子

大夫

公孫枝 子桑　孟明 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 西乞　白乙丙 白乙
秦伯弟鍼 景公母弟■后子伯車

吳 泰伯之後壽夢始君長有號無謚

吳子乘 壽夢稱工吳　吳子遏 號諸樊乘長子
吳子餘祭 號戴吳乘次子　吳子餘末 號夷末乘子
吳子僚 號州于餘末子　吳子光 號闔廬諸樊子
吳夫差

大夫

鱄諸 鱄設諸　太宰嚭 太宰子餘
公子姑曹 王子姑曹

杞 武王克商求夏之后得東樓公封之杞

東樓公　武公 東樓四世孫
靖公 武公子　共公 靖公子
惠公 共公子　成公 惠公子
桓公姑容 成公弟　孝公匄
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
悼公成　僖公過
閔公維

許 堯四岳伯夷之後

文叔 伯夷苗裔武王封之許　莊公 文叔九世孫隱九年鄭伐之奔衛
穆公新臣 莊公弟許叔　僖公業 穆公子

[illegible]公[illegible]我 僖公子　靈公甯 以後世次未詳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莒 少昊之後世次未詳
茲輿 武王時受封　茲丕公 茲輿十一世孫 莒動
紀公庶其　厲公季佗 紀公次子
渠丘公朱　犂比公密州 又名買朱鉏
展輿 密州子　著丘公去疾 密州子
郊公 著丘公子　共公庚輿 著丘公弟

名號　三十五

大夫
蒲餘侯 蒲餘侯茲夫
滕 文王子叔繡始受封
滕侯穀　宣公嬰齊
昭公元　文公壽
成公原　悼公寧
頃公結　隱公虞母
薛 黃帝之後
奚仲 為夏車正始封薛　仲虺 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illegible]公穀　襄公定
薛伯 [illegible]　惠公夷
郳 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曹挾于郳為附庸其後從齊桓尊周進爵為子
郳儀父克 謚莊公見杜氏序　郳子瑣 克子
文公蘧蒢 瑣子　定公貜且 文公長子
宣公牼 定公子　悼公華 宣公子
莊公穿 悼公子　隱公益
桓公革　公子何 後為魯戚
大夫
茅夷鴻 茅成子

名號　三十六

三子西

楚鬭宜申　楚公子申

鄭公孫夏

三子旗

楚蔓成然　鄭豐施

齊欒施

三子羽

晉知罃　鄭穆公子

鄭公孫揮

三子家

魯公孫歸父　齊析歸父

楚仲歸

晉兩士匄

范宣子　士文伯

晉兩彘季

先縠　士魴

晉兩駒伯

郤克　郤錡

晉兩士莊伯

鞏朔　士弱

晉兩子輿

士蔿　韓武子

鄭兩俞彌

洩堵俞彌　子俞彌

鄭兩子寬

游速　渾罕

鄭兩子石

印段　公孫段

齊兩子車

北郭佐　公孫捷

衛兩子魚

庾公差 即庾公之斯　祝佗

兩司馬子魚

宋公子魚　楚公子魴

兩公子魚

宋司馬子魚　魯公子奚斯
楚兩子玉
成得臣　覵從
兩子反
楚公子側　魯孟之反
兩子上
楚鬭勃　鄭駟帶
兩子國
鄭公子發　楚公孫寧

兩子瑕
楚陽匄　鄭駟乞
兩公子瑕
鄭穆公子　衛成公弟
兩子南
楚公子追舒　鄭公孫楚
楚兩申胥
申包胥　伍子胥
兩子豐

宋公子圍龜　楚申公巫臣
兩子良
齊高彊　鄭公子去疾
兩子明
宋樂溷　鄭游販
兩子孔
楚成嘉　鄭公子嘉
兩子餘
晉趙衰　吳太宰嚭

兩子皮
鄭罕虎　宋華貙
兩子展
鄭公孫舍之　衛獻公弟
兩叔帶
襄王弟　趙衰始祖見史記

名號別異畢

所書目

孔子家語　國語
檀弓雜記　公羊傳
穀梁傳　晉乘
楚檮杌　史記
列子　莊子
管子　孔叢子
韓非子　淮南子
呂氏春秋　虞氏春秋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劉向說苑新序
董仲舒春秋繁露　列士傳
烈女傳　賈誼新書
劉兆合傳　劉兆全綜
劉晝新論　列國史
孝子傳　韓書外傳
邵雍皇極經世　呂祖謙大事紀
蘇轍古史　宋庠逸史

王十朋叢談　金履祥綱目前編
高士傳　陸淳集傳纂例
李燾諸傳會通　宋濂燕書
劉基郁離子　王褘提辭
陸粲左鐫附注　王世貞左逸
劉節春秋列傳　劉績左氏類編
秦滄春秋類編　魏顯國列國史補
錢鎮經正錄　王瑑讀書錄
錢中選讀左
朝鮮金球兵要附
外考據書目不載

書目畢

戰國

莊周字　蒙人　韓非　韓人

漢

董仲舒字　廣川人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

鄭玄字康成高密人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

何休字邵公任城人　服虔字子慎榮陽人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　謝該字文儀南陽人

晉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

劉兆字延世東平人　范甯字武子豫章人

索紞字　燉煌人

梁

周興嗣字思纂項人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

隋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　王通字仲淹河汾人

唐

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盧仝字玉川濟人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

宋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　宋祁字子京庠弟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　程頤字正叔洛陽人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　蘇轍字子由軾弟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　林堯叟字唐翁梅溪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

家鉉翁字則堂眉州人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

元

王蓧字彥光　許瀚字華老襄邑人

金履祥字吉父蘭谿人　吳澂字幼清崇仁人

明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　王褘字子充義烏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　郭登字元登臨淮人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陸粲 字子餘長洲人
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李攀龍 字于鱗歷城人　魏顯國 字　豫章人
錢錞 字　歸安人　王豫 字介人烏程人

評訂姓氏

王謙 字子鳴烏程人　王豫 見前
錢中選 字元英長興人　蔡善繼 字伯達烏程人
吳從時 字子仲無錫人　孫如汪 字　餘姚人

校讎姓氏

陸徵祚 字　烏程人　諸光祿 字　孝豐人
張廣卿 字稚通烏程人　王濟隆 字四達烏程人
王道元 字君長烏程人　王道衡 字　烏程人
馮懋楨 字　歸安人　劉孔敬 字顯若建陽人

春秋左翼卷之一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也攝位十一年為桓公所弒）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宋子姓）

元年（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攝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魯地）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共叔　因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寤生生之難也　或曰因而後寤）（虢叔恃險為鄭所滅）

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侯伯城方五里徑三百雉卿大夫之貴大者得三之一則百雉而已

貳者兩屬也

廩延鄭邑

暱親也 完城郭聚人民 步曰卒車曰乘

典封疆封人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叅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可矣

卷一　隱公元年　二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繄語助

賦詩

融融和樂也

洩洩舒散也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卷一　隱公元年　三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黃宋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始通也

祭伯內諸侯來朝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非王命也

公子益師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比

庚申 平王五十年 二年

潛魯地

春公會戎于潛、

備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極魯附庸

無駭帥師入極。

庈父費邑大夫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唐魯地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卿為君逆也。

子帛裂繻字密莒邑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裂繻盟莒以和解之

仲子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滑段之子

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鄭伐衛。討滑之亂也。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孫桓王即位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附王傳為桓五年桓王伐鄭張本

附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六年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八年夏

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公母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平王未葬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姓殤公與夷立 宣公之子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平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馮穆公子後為莊公

公羊傳初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弒與夷見桓公二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宋殤公與夷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厲

眕自重也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 軫 者。鮮矣。且夫賤
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致政曰老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碏子厚與州吁
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至是州吁弒桓公而
自立。

夏。公及宋公 殤 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 殤 陳侯 桓 蔡人 衛人 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
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張特微說林）四國圍鄭。鄭使行人辭于宋
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鄰。以為君憂。孤
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須者公子馮之
辱也。其以成僕公之讓。而致國于君也。孤
惟婚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豈敢有

參看三傳合一條

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穆公不得撫有
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且州吁之篡。
天下莫不聞。君不以為誅。而相與左右焉。
以尋師于不辜之國。惟君圖之。昔者赦國
敝邑。反兵而並附衛故。君之義也。孤之願
也。宋公不能對。乃還。三國亦還。

秋。翬 揮 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問于衆 終 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 紛 之也。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人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勿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秋，及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碏。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冬，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衛宣公元年

春，公矢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臧僖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後傳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

衛師入郕

與子元帥制人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
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羽始用六佾也
邾人鄭人伐宋

卷一 隱公五年 十二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
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
問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辭使者曰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所敢知也乃止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

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
春鄭人來渝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春鄭人
來渝平更成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卷一 隱公六年 十三

附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
陳陳桓公不許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君其許鄭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
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娣也待年于家不與嫡俱行今始歸

滕侯卒。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發幣豈私覿也

楚丘衛地

附 十二月陳及鄭平。公子佗如鄭涖盟。歃如忘。洩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附傳係六年鄭伯伐陳一段又為桓五年蔡人殺佗張本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桓公請妻之。鄭伯許之。

傳為桓十一年鄭忽出奔張

乃成昏。八年夏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辛亥以媯氏歸。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而後告祖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

齊僖公將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宋衛地即犬丘

三月鄭伯莊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許田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在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子翬為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也。
丁卯 桓王六年 九年 [illegible]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元年費序父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夏，公城
郎，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僖于防。
宋公殤不王。鄭伯莊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
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宋庠逸史公及齊侯謀伐宋，宋使孔父嘉
私于公曰：二君之所敝邑也，為王命討也。
寡君獲戾于王，豈敢以私聞，抑臣懼君
之名為右王而實為鄭役也。夫王子狐之
在鄭也，先平王沒，齒欲尤馬洛之禾，溫之
麥，敝邑之不王，不如是甚也。且卿士內臣
也，將朝夕在庭，豈其天王登遐而寵其

祥之不問乎。辛酉三月，平王即世，甲子十
一月，鄭君始如京師，王弗善也，為不王也。
君不與二三兄弟同獎王室，而惟鄭之從，
以垂為周室不利，惟君圖之。詩曰：秉心無
競。鄭之多難，王室之不競也，弗聽。桓公五
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鄭
伯射王中肩，王卒大敗。
附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逸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而速去之，乃為三覆（伏）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附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明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蔡、衛、郕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己巳 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公子翬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

郲鄭地未

太宮鄭祖廟

輈車轅也

隧死曰顛

許叔許莊公弟

逞快也

億安也

辱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閼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閼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閼自下射之顛瑕叔盈人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圉邊垂也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鄭莊公新卒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豭豕也

先傳為桓五年伐鄭張本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先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

忿生周武王司寇

謂蘇子叛王故勿能有

叛王即狄見僖十年

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
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
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
之不至不亦宜乎
王十卌叢談蘇子叛王即狄王患之宰喧
謂王曰王弗患也蘇氏之田鄭人所欲也
而鄭寤生之知矣蘇氏所憚也請以蘇氏
之田易于鄭鄭方與宋衛為讎而藉王靈
以威諸國其必不敢弗聽王從之使喧請

太史四句蓋周公命蘇公之史冊以訓戒後世者見尚書立政篇

于鄭鄭人辭曰臣弗敢煩也蘇司寇忿生
後也昔周元公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忿生
列用中罰用以温原十二邑為司寇與檀
伯達封于河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吾王國夫蘇氏之長王國也
舊矣若之何以牆埸細故一旦撥而利之
也喧曰不然忿生之長王國也為明德也
記曰世以德爵以功夫蘇子不脩世德以
佐佑天子而披其地以即夷狄使逼我畿

姬王國其謂之何昔者求人不庭君率諸
侯以討之如雷如霆莫不震迭今蘇氏之
不庭抑又甚焉君而不討是無天子也鄭
人乃聽命史逸聞之曰王室其將卑乎温
原良邑也蘇子得之足以抗周鄭寤生乎
鄭也得地吾今見其敗矣

為其少故未授國

菟裘魯邑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

尹氏鄭大夫

鍾巫尹氏主祭之神

寪氏魯大夫

以弑君之罪加寪氏

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
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
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
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
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
也

春秋左翼卷之一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桓公 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少弟在位十八年與文姜如齊齊襄公殺之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 莊 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

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隱八年鄭請以祊易許）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

盟無享國

秋大水

冬十月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孔子六世祖名嘉以字行）

宋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因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殤公立十一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三傳合為一傳）

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即公子馮）右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滕子来朝

三月公會齊侯 僖 陳侯 桓 鄭伯 莊 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國所造之鼎）

為賂故立華氏也華督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孫達諫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大路祭天車）越席（結草薦）大羹（祭天之羹）不致（不調和）粢食不鑿（精也）昭其儉也袞冕黻（蔽膝）珽（玉笏 音挺）帶裳幅（幅束脛）舄（複履）衡紞紘（紘音宏）綖（冠上四物）皆昭其度也藻率（所以藉玉）鞞鞛（鞞音餅 鞛音琫）鞶厲游纓（佩刀之削上飾下曰鞞 鞶紳帶 厲大帶之垂者 游旌旗之旒 纓在馬膺）昭其數也火龍（衣上飾）黼黻（黼黻同）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皆有五色以比象天地四方）昭其物也鍚（馬額上飾）鸞和鈴（皆車馬之鈴）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旂章畫日月星）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武）來朝。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

始懼楚也。

附六年。楚子熊通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律）且（阻）比（彼）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全）肥腯（突）。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簇）蠡（裸）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寵。

言楚君必在左左必精兵

戎車君所乘兵車

丹陽今南郡枝江縣

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
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使薳章讓黃而親帥
師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
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衆迺攜矣少師不從曰不當王非敵也
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楚鬬丹獲其戎車
及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
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是年楚子熊通稱王于丹陽初楚之伐
隨也隨人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
皆為叛相侵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
王室尊吾號隨人以為請王不聽熊通怒
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乃以子男
田令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

鄾鄧邑也大夫

二人備楚以御而鄧人

伴殺兩國之使[illegible]獄責[illegible]白決其亡往[illegible]矣然則亡御者鄧也非楚也

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
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
人弗受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
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于
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
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王）震左衍楚薳章讓于鄧曰巴客之有事
于鄧也以為好也寡君願[illegible]君微寵于巴
客以請命君不以禮迎而賊殺之何故鄧

人曰使人不及鄧鄧弗敢與知薳子曰使
人在君之宇下而君曰弗知其誰實知之
且君不知而鄾則為之是鄾人不有君也
鄾人為之而君曰不知以庇之是君之不
有巴君與寡君也巴君問罪于寡君寡君
敢以為請昔周元公之制以敵國賓至候
人為導司[illegible][illegible]收微命于候人乞靈于
司寇鄧人弗能對遂進圍鄾隨季梁聞之
曰鄧其亡乎梁聞之亂在外為軌在內為

莫敖官名
貳軫兩國名
蒲騷鄖邑
隨絞州蓼四國名

坐北門覆諸而設伏山下

伯嘉羅大夫

姦鄭人為賊亂在内也鄭弗之治而又由
庇之長姦而讎大國其何能矣且楚人吾
涎謗國久矣特禮而固邦交猶懼弗克今
而易之難哉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
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屈瑕患之鬭廉曰
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
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
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必敗鄖敗四邑必離屈
瑕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屈
瑕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
于蒲騷卒盟而還○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
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
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
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
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明年

荊楚刑也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授兵以戟楚人始為孑

猶不名

梁溠故治道梁溠水
樠木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
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
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
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
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
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
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
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莊
公四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
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
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
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

以王命入盟隨侯止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聽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九月入杞

初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伐之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于唐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 宋莊公馮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 晉小子侯元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僖)鄭伯(莊)如紀

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

方陣曰拒

車二十五乘為偏步卒五人為伍以步卒補車之闕此魚麗陣法

旝大將之麾

(宋濂燕書)王之將伐鄭也周桓公固諫曰君忘掘突之勳乎昔犬戎敗我師于驪山幽王不祿我平王奔走播越托在草莽微掘突諸國之師王得有今日乎王曰掘突有功故入為司徒其子不庭故討之又何疑焉及三國以師來會周桓公又諫曰三國非存生敵也果遇必敗卒不聽及其敗也周人皆咎王桓公曰非也伐鄭而克則仲康之師也誰曰非天討乎

鄭武公名掘突

犬戎入殺幽王鄭衛秦晉師逆犬戎而立平王

(後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隱公十一年王與鄭十二邑

大雩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螽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公名

乙亥 桓王十六年 陳厲公躍元年

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来朝書曰寔来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有齊難夏来會于成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蔡人殺陳佗 厲公躍立

穀梁傳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蔡人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

名生若唐叔虞魯季友 類命若孔子首象尼丘 廢主改山川名 廢祀不以其牲祭 僖侯名司徒更為中軍武公名司空更為司城 獻公名具武公名敖

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同物同日也 二山名

冬紀侯來朝

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子 桓王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来朝鄧侯吾離来朝

穀國在襄陽

丁丑 桓王十八年 晉侯緡元年

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来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紀

戊寅 桓王十九年 杞靖公元年 秦出公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曹太子来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樂奏

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己卯 桓王十八年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虢公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奔虞

（宋本述史）虢公自虞使請于王曰王不察林父之罪尋其人誅林父既知亡矣而臣竊有請焉昔者瘖生不道使敗王略王命伐之林父實執前茅焉詹父之在林父也猶瘖生之于周室也林父聞之君臣無獄王聽不臣之譖而致罪于不辜之林父其若君臣之典何凡是以不忠令也王令之而諸侯效之工蠱將不振不振而假之辭向侯賓要之間其為瘖生者可勝誅乎諸有之無過亂人之門詹父亂人也臣知免矣王為近臣惟乃焉弗聽及子頹之亂詹父因之惑王殺以及于難

公弟叔之

分物的魯會徵五後乃中變從齊鄭

附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公之六年北戎病齊齊侯公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

三公子皆字成

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
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曹莊公射姑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
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初鄭祭仲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曼生昭公 忽 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
曰雍姞生厲公 突 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
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柔會宋公 陳侯 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
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今為盟以平之

柔魯大夫也大夫會盟之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 燕人盟于穀丘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秋公及宋公盟于句
瀆之丘平宋鄭也宋成未可知故又會于虛冬
又會于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 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 子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于宋
師及鄭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陳莊公林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僖 宋公 莊
衛侯 惠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陸粲考增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齊僖公數
為紀患紀亦不堪命故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後期不及戰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書不害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則僖公諸兒立）

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子糾魯甥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衛出也公使鮑叔牙傅之鮑叔辭疾不出管仲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

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國也譬之如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不幸降禍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仲曰夷吾之為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則死之非此二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吾將奈何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傅小白及僖公卒諸兒以長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糾則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可

以集事。

宋人 莊 以齊人 襄 蔡人 桓 衛人 惠 陳人 莊 伐鄭 厲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渠門鄭城門 牛首鄭邑 大宮鄭祖廟 盧門宋城門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子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卷二 桓公十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汪池也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 襄 于艾。

隱十一年鄭莊公使許叔居許東偏，今乘亂得入。

會于艾，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初，鄭莊公城櫟 邑 而寘子元焉，使曼伯守之。九月，厲公因櫟人殺曼伯而遂居櫟。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鄭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 莊 蔡侯 桓 衛侯 惠 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莊 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卷二 桓公十六年

會于曹，謀伐鄭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王世貞左逸）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郭門門焉。昭公懼，使子人拒于衛侯，曰：惟先君之首黨，以附鄭之怨也。宋右之在右出子也，則惟雍氏宗之黨，不虞君之懼怨厚臨之也。敢請衛侯，何怨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為太子也，實失君之歡，以請于天子。

菅之役見隱十年

有成命矣不忝撫軍而執役于滕以抒師此我大助是建出子快宋而好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焉何以不入衛侯曰非寡人之所毋也二君志也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罷也宋志悖也己階之不協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旦夕誅君胡冀焉即寡君猶不能閑其鄙牧之邑而以歸㐬君且歸嵬營之役我克宋郜防而魯以班取之又勿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于師以疾歸公亦歸

明年冬十月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冬十月辛卯弒昭公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又明年秋七月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往會之高渠彌相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此行也祭仲知之稱疾不往人謂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壽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夷姜失寵故縊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衛黔牟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趡魯地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illegible]一定之界

或曰季即蔡侯 或曰非也季歸 歸位故春秋嘉之

底平也居卿位 以平曆數

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
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陸粲考定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
官于朝禮也
丁[illegible]莊王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將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

姜告齊

齊侯享公 使力士彭 生拉公車 拉殺之

惡于諸侯 請殺彭生以除

子克莊王弟

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
秋七月
附周公黑肩謀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于桓王
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莊公（公名同，桓公長子，母文姜夫人，以莊王四年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薨）

戊子（莊王四年）元年（鄭子儀元年）

春王正月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伯，天子之卿）

夏單（善）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諸闕不可以云）

為外，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宣公弟，桓公杵臼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己丑（莊王五年）二年（陳宣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附庸國，公羊、穀梁以為邾邑）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姦也。

乙酉，宋公馮卒（子閔公捷嗣）

（貴大夫）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

納衛惠公也。

（王震）左衍：齊人、魯人奉衛朔以討于衛，曰：「寡君問二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君，邦有常刑。」公子職對曰：「敝邑非敢出君也，為不君討也。昔我先太子伋之立也，先君實嘉命之。出子以嬖寵之故，肆為讒慝，構舉于我先君，及其同生而矯誣以間茲位，敝邑其謂君何？以何以辱社稷？二三臣不狎不君。大懼宗祊之隕，而虔卜于康考之廟，以奉太子之母弟而建置之，庶幾曰孰不愆厥位而可以鵠衛宗乎？不虞二君之過督之也。齊高傒曰：出子之立也，列于諸侯矣

（字又名伋）

（同母兄弟曰同生）

誰敢奸之公子職曰昔敝邑用午之敝宗
公主之曹先公及陳人蔡人定之我先大
夫踖以為討而請涖于陳陳不我逆也四
國不我非也大國若繼四國之績而建輔
義嗣以安定敝邑之社稷以鎮撫其民人
行李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不利若曰
置不仁以滑其中以存為敝邑不請懸于
諸侯則非敝邑所敢知也齊師乃還師亦
還

卷三 莊公三年

紀判始分為附庸也

公在滑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緩也崩六年而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弟也齊將滅紀以私邑入齊為附庸
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儀下謀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八句出公羊

紀於九世之□□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儀于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女紀侯大去其國違
齊難也
（穢牒古史）紀侯之先有寵于夷王者譖齊
哀公烹焉襄公九世祖也襄公將復讎卜
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王聞

卷三 莊公四年 四

之使子突請于齊曰叔舅之有事于紀也
為哀公討也余一人聞之敢惠敢然不在
後嗣當其時弗治也後之人或者免于戾
乎日者許新臣之人也叔舅為父之後以
定之則是叔舅之能恤小也衛朔之出也
叔舅為貴之盟以謀之紀人與焉則是叔
舅之能循怨也不腆先王之適若而人叔
舅貢重振擇之以備内官則是叔舅之不
忘王室也叔舅若惠顧王室宥其宗覲彝

之舊盟以爽紀于新臣衛所之列惟是紀
甗玉督及先桓后之擊鑑故以爲叔男耤
夫先桓后之不忘紀也叔男所知也其登
遐也實注宗國而重觴焉余一人弗敢忘
也且邢鄠郜之遷也火于蒲姑梁丘矣季
之入也鑑于棠萊矣先哀公之憤慶其少
紓乎叔男維九世之讐祖余一人不敢忘
先桓后敢以顧命請齊人不聽紀侯大去
其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壬辰 莊王八年 五年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犂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襄 宋人閔 陳人宣 蔡人哀 伐衛 黔牟
納惠公也
癸巳 莊王九年 六年

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黔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
衛秋公至自伐衛
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螟
齊人襄來歸衛俘
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甲午 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襄于防

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王世貞左逸恒星不見夜明也巫李陽曰
日沒而也沒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
曰是中國之微也而在下夫使下象也惟
明日之餘也其象放之後乎代於時爲勝
更二甲子乃臨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日
不沒矣

言生佛之兆
言孔子之兆

秋大水無麦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乙未 一年 莊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宣 哀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

公

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丙申 一年 莊王十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考增)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告諸大夫曰無知弒君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更擇公子之當立者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暨

謀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是爲桓公

(史記)初小白善大夫高傒無知死高傒陰召小白于莒公亦發兵納子糾使管仲別將兵

二子管鮑大夫

遮莒道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因疾馳
先入高傒立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乾時齊地我師敗績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避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管仲治才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管仲至自魯桓公親逆之郊而與之坐
問焉曰昔我先君襄公湛樂飲酒田獵畢弋
不聽國政卑聖侮士惟女是崇倡優侏儒在
前而賢士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
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奈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民也參其國伍其
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

秉柄如是而民情可得百姓可御公曰六秉
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公
曰參國奈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
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奈何對曰制五家為
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
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屬屬有帥五
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
有淫佚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對曰士農

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
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處士必於閒
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
市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
弟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四時權節備械器
比耒耜穀芨及時雨既至脫衣就工別苗莠
列疏遬首戴苧蒲身服襏鉢襫釋沾體塗足
旦暮從事于田野是故樸野而不慝其秀才

之能為上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今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辨工苦權節其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今夫商群萃而州處審國變察四時監鄉貨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買賤而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士農工商各旦昔從事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

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公曰吾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鹽鑪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奈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請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

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公曰善於是管子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居處相樂行作相和是故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君有此教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定周室莫之能圉也於是桓公大悅齋戒二月立以為相○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以告蔽賢其罪五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以告蔽才其罪五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令者以告下比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使役之官高國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黜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人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讁之曰列地分民者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冬浚洙

丁酉 莊王十二年 十年 齊桓公二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師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戍曰乘丘之役之謂敗其後

丘之役檀弓為魯左氏以勝宋為敗后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文王從之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

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戊戌莊王十四年　齊桓公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御說后為宋桓公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己亥莊王十五年崩　齊桓公四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二年紀季以酅入齊紀亡叔姬歸奉其祀）

夏四月

（補傳）天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為僖王）

余僕姑矢名

戲而相愧曰靳

手搏曰批

牛萬之子

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乃一日至言其力也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
月宋萬出奔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
請而歸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
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
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
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弗與石祁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
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
皆醢之

庚寅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 桓 宋人 桓 陳人 宣 蔡人 哀 邾人 儀父 會于北

杏夏六月齊人滅遂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
戍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
皇極經世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
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公
羊傳公將會乎桓曹劌進曰 曹沫 君之意何
如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及期公與
桓公盟于壇上曹子手劍而從之左右莫敢
動管仲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大國侵逼已
甚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進曰然則君將
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
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劍
而去之北面就位 亘 公怒欲背約管仲曰不
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

援不如與之於是盡歸魯侵地要盟可倍而
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
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管子)初桓公請修兵管仲不可曰百姓病與
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公曰諾政未能有行
也居無何公將繕兵以伐宋仲諫不聽諸侯
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居無何又將修兵以
伐魯仲諫又不聽魯人興師而御于長勺齕
又大敗齊師公曰吾兵少故也吾參圍之安
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以臨
魯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于德而競
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少矣公不聽
再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
去兵而盟比于關內以從于齊仲又諫曰君
弗聽也曹劌之為人也堅彊以忌不可以約
取公又弗聽卒受曹劌之劫而割地于魯以
汶為境於是公謂管仲曰是寡人之過也請
舉國以聽弗敢閒退而脩于政不脩于兵號

管仲曰仲父國事皆取决焉○桓公問于管
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不幸而好色得無
害于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
無害于伯也公曰何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
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
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
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
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
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
為大司馬决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
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
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
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
不為也君欲富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
仲益深
(淮南子)初甯戚欲干桓公窮無以達將任車

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

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齊桓公郊迎客辟任
車甯戚飯牛車下望之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說以為天下公大說將任
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去齊不遠君不
若使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然後用之公曰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忘其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士也凡聽必有

驗一聽而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
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齊桓公六年杞共公七年）
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桓公請師于周
王使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
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
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

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言世為宗廟守臣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
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
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
祏（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
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〇初

忌此之氣燄足以致蛇妖之興

定叔共叔段之孫

按食䝱鄭文公子子儀厲公為孫

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
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
所忌其氣燄（豔）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〇十六年厲公治與
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
叔出奔衛皆祭仲之黨也。三年而復定叔曰不
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
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宋濂燕書）厲公入將盡剹諸公族魅

國門令曰。敢仰若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渫
曰。是何亡國之微也。亟令左右扶以見。公
撫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當國門
劍乎。聲色俱厲。俞彌驚曰。何謂也。公語之
故。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公辭顏
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臣言不悖。君嘗
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
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
前。俞彌問曰。文王初伐大戎。次伐密須。次

伐者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鄗
之。其威大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何耶。俞
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
宗。故其子孫之叢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今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
欲伐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
大夫言固貴。如儀盛之叢何。俞彌以鄭之
公族盡二人。叢耶。召桀何戮之。臣所居之
南有陽都之山甚深。群熊萃焉。熊性惡血
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並爪之
血愈激。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
不能禁。剝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
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
問大小盡剝。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
聲曰。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劒。寘諸公族不
論。

秋七月。荊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熊惲
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
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
侯乎。

(烈女傳)楚之滅息也。虜其君。使守門。楚子出
遊。息嬀出見之。曰。人生要一死耳。何至自苦
矣。無須臾忘君也。生離於地上。豈知死歸於

地下哉遂自殺息姑亦自殺楚子賢息嬀以
諸侯禮合葬之

冬單伯會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惠鄭伯厲于鄄

(一)不服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下

莊公二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公七年

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

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月

(列國史補鄭叛齊故也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齊桓公八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荊伐鄭

鄭厲公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郳本附庸

齊霸于鄄自此始

討其侵宋

孝侯昭侯子

莊伯成師子

大夫為大宗以小宗以承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許男(穆)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郳子克卒(即郳儀父也子瑣立)

[附]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千畝有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文侯仇卒昭侯即位始封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封十年而晉潘父弒昭侯納成師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以拒曲沃○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桓)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翼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三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成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晉人立小子侯

小子侯哀侯子

七年冬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史記)莊公十五年曲沃武公伐晉弑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

甲辰 僖王五年 十有七年 齊桓公九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補傳)天王崩 太子閬即位是為惠王

(補傳)晉侯稱卒 子獻公詭諸立

乙巳 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齊桓公十年 晉獻公詭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 來侵不知久乃追之故諱之

秋有蜮 音或三足蟲也形如鼈水中含沙射人中影則死

冬十月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權國名

(附)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涌水名

夕室地名 經皇塚前闕

王姚莊王妾

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蘇子因之

溫蘇氏邑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齊桓公十二年楚堵敖熊囏元年蔡穆侯肸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齊桓公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子文公捷嗣

附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立取蔿國之圃為囿又取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五大夫及石速作亂因蘇氏十九年秋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王冬入王城立子頹（）二十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遂執燕仲父而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公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奉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

子頹僭六代之

弭鄭地

闕象魏也

樂備六代

略界也自虎牢以東武公之封界也

玤虢地

鄭執王後張本

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秋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人由是始惡于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己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齊桓公十四年鄭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陸粲曰

翹翹高貌

桓公三句據大事紀補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宣）殺其公子御寇（宣公欲立嬖姬子款故殺其太子）

［丘濬考定］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政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賢之使食采於田為田氏初懿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佗）而立之生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厲公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劉子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無宇始大於齊（完五世孫）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陳恒得政（完八世孫）

劉用熙曰利用五字衍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庚戌 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齊桓公十五年 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不王…之禮

蕭叔附庸

附庸也

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與民二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

荊人來聘

史記楚熊惲弒其君者敖而自立是爲成王

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錫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

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卷三　莊公二十三年　三四

桷椽也將迎夫人故爲盛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子羈嗣）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于扈

辛亥（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齊桓公十六年　曹僖公赤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秋丹桓宮楹春刻其桷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哀姜）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戎代曹羈納赤　赤即僖公）

郭公（當作郭亡）

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卷三　莊公二十四年　三五

壬子（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齊桓公十七年）

春陳侯（宣）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　子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

五傳合為一傳

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 莊公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

癸丑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公十八年 衛懿公赤元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考增 報濟西之怨也

曹殺其大夫

附晉士蔿為大司空初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未幾又使殺游氏之二子告獻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獻公圍聚盡殺群公子於是以士蔿為大司空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晉始都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齊桓公十九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 桓 陳侯 宣 鄭伯 文 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呂氏春秋時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群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為壽曰使公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飯牛而居于車下公辟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賜之命為侯伯

徐自稱天子然皆述侯氏王人臣來其若所易謝於易人君來其所成大則礼于于成大也

楚子頵

苔慶来逆叔姬

杞伯来朝

公會齊侯桓于城濮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齊桓公二十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往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蘧蒢嗣是為文公

〔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来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秋荊成伐鄭文公會齊人桓宋人桓救鄭

言其舞也

舞用也

兵入郭門及逵市夫而不橋不懲此奴楚言示閑暇也縣門則不橋

夢澤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館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令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遂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鄭而處王宮鬬廉入諫則執而梏之。○三十年申公鬬班殺子元令尹子文為令

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實為令尹子文楚人謂乳穀傳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國語〕子文之為令尹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晚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筐以羞子文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人曰人
皆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
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君子以為忠
家語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
司法也吾族陷於法而廷理因緣吾心而釋
之是吾不公於民也執國之政而不以公聞
吾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

履而造子文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
夫子乃黜廷理
冬築郿
大無麦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
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
之艱急也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
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
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

備卿辰請如齊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
天災流行戾於敝邑民羸饑亦大懼殄周公
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
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
歸其玉而予之糴
丙辰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公二十一年 邾文公蘧篨元年
春新延廄

春分百草出牧于野秋分草枯還入廄

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鄭人侵許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寒露角亢星見霜降大火心星見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丁巳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公二十二年

鄣紀附庸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將會齊圍鄣

秋七月齊人降鄣 桓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會齊侯 桓 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山戎在北 斬伐也

史記齊桓公北伐山戎制 弗 令支斬孤竹而

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

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

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召公之

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服

卷三 莊公二十年 四二

戊午 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齊桓公二十三年

郎魯地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薛魯地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

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己未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公二十四年

小穀管仲邑

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

夏宋公 桓 齊侯 桓 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

卷三 莊公三十二年 四三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從黨氏女五代欲淡之任秘不許以夫人言而後許 雩講肄習也女公子叔妹 圉人犖養馬者力能投蓋于城門之上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

觀之圉人犖 魯 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

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

叔孫氏皆……矣

使以君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鴆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莊公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國乎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王堤而死

傳子曰生弟曰及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即三桓也

狄伐邢 邢周公之後

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韓非子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君不如晚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四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九歲即位在位二年為慶父所弒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公二十六年 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桓

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簡書所載之書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 桓 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初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居也 六五一變則乾卦

冬齊仲孫来

齊仲孫湫来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王震左傳）仲孫退以告高子高子曰仁矣哉仲孫之寧魯也微仲氏魯父之鬼不其餒而告管仲管仲曰惜矣為德不終魯難未已盍以去慶父已之不去慶父曰待之待之非仁也夫吾聞之伯王者有禮者親之亂者寬之固者因之貳者屬之惡乎覆惡乎間間與覆傾危之術也非伯王之器也

（附）晉獻公作二軍公作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辛酉 惠王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六年 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初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王世貞左逸）公子慶父縊謚之曰共仲立孟孫氏而弗以戕告也齊仲孫湫聞之曰

異哉季子之為政也。刑資修于獄訟潛遂。
醜于奸匕。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哲
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懲。誰將辟焉。慶父
而後。誰無後者。且莊公之二子庸乎。周
之元公共制辟曰。絕管蔡蔡明有差也。孟
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于宗。其季子乎。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魯人賴焉。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
與甯速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
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冬十有二月。及狄人戰于
熒澤。衛師敗績。懿公死焉。衛侯不去其旗。是以
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
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
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

軒大夫車
贊助也
四字用史記衛
史官名華龍滑
人姓名
夷狄以鬼故言
當先使白神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
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
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于曹。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
兩。

宣姜公母即
齊公所取急子
之妻宋桓夫人齊女嫡
孟孫父妻
宋桓迎敗衆于
河
共滕衛一邑
祀有表衣行裳
謂之一稱
材木也遺之使
立門戶

史記衛自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也。百姓大臣
不服。常欲敗之。懿公之死。衛人思復立伋之
後。無子。戴公者。伋母弟公子頑之子也。故立
之。○戴公卒。宋桓公逆文公燬于齊。立之。

說苑初許穆夫人之未笄也。齊與許俱求之。
懿公與許夫人。因傅母言曰。古者諸侯之有
女也。所以苞苴玩好。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
遠。齊大而近。方今強者為雄。如邊境有寇戎
之警。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

伋卽急子

乎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以慮社稷公不聽及懿公之敗也許不能救夫人傷之為賦載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大布粗布大帛厚繒古儉朴也方百事之宜也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春秋左翼卷之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也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公二十七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齊師 桓 宋師 桓 曹伯 昭 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公之弒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楚人 成 伐鄭 文 ○ 八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 桓 鄭伯 文 曹伯 昭 邾人于檉 犢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哀姜之奔邾也邾人戍虛丘以偪魯至是歸公要而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春秋合傳慶父之奔莒也莒人逐之及其死

下陽虢邑

也莒子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使其弟挐帥師
来求賂季友謂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
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
勞者魯之寶刀也遂以殺之書曰獲莒挐非
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齊桓公之謀也僖之元

卷五 僖公元年 二

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
夏五月辛巳葬吾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伐晉○冬虢人又伐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
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
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讓事樂和
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三十年樊仲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
歸于京師○閔之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
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晉
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
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昔者冀為不道入
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

卷五 僖公二年 三

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
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
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先傳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
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
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盟于貫服江黃也

下鄭亂齊張本　二十七年

齊楚爭鄭四

冬十月不雨

（先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楚人侵鄭

楚鬭章伐鄭因鄭聃（端）伯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　齊桓公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舒楚附庸取之為齊相通伐楚之從也）

六月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謀伐楚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穆）蔡潰遂伐楚（成）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二國遠甚雖馬牛之風者尚不相及

諸侯自此不敢

（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管子）初楚王謂羣臣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齊侯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於是楚國之士爭抱重幣以事齊齊侯乃謂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請得交楚可乎對曰不可臣聞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故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請興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約與王遇遇而以宋鄭為請幸而得請則是我以文令也不可將遂以武令焉公曰善興師而南楚人不許乃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曰自此而北至于河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陳轅濤塗謂鄭大夫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許男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成乃歸轅濤塗

（錢鎮經正錄）濤塗之執也陳人使私于管仲曰大國悼怒以及敝邑敝邑既知亡矣抑執事之東略也以安諸夏也濤塗處敝邑之病而迁其身以祈旦夕之安乃更以

武公妾齊姜

為罪乎鄭中侯賣友而取榮名細人也君
胡聽焉大國綏靖東夏懷柔諸侯諸侯之
望大國如望慈父母焉何獨遺諸敝邑仲
悅乃歸濤塗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公三十一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考）增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史蘇朝
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夫有
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
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桀伐
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而亡夏紂伐有蘇有
蘇以妲己女焉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氏以
褒姒女焉而亡周今晉寡德而安俘女雖當三
季之王不亦可乎○莊公二十八年驪姬欲立
奚齊與其娣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

與二公子而可間也因賂外嬖梁五及東關嬖
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
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
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夷吾主蒲與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使申生居曲沃重
耳居蒲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奚齊卓子在
絳○夏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
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對曰臣聞之
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

以衆諸侯聚尨茸亂也

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
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
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
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
嘆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
不亦可乎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

祚太子其無晉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吾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

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令夫以衆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

故能兼翼公曰爾弗憂吾將圖之（）二年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師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冬十二月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不如逃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

及於難令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遂敗狄于稷桑反讒言彌興狐突杜門不出○僖公四年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其傅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烏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子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

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反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姬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公子重耳謂之曰子

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去則章父之惡而笑諸侯我誰鄉而入使猛足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其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我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又謂里克曰以重耳為寄矣所拜稽首乃縊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晉侯使

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
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六年使賈華伐屈
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於是晉詛無畜羣公子盡逐之而立奚齊
始為令國無公族焉（）杉獻公私謂姬曰吾欲
廢太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廢

嫡立庶也。陽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之竟殺太
子。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 桓 宋公 桓 陳侯 宣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曹伯 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秋七月諸侯盟于首
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

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
命。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
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令尹子文帥師滅弦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虢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

言不必易物以祭惟有德則為祭物

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

言火伏時振振盛服而取虢 鶉火星讚將虢以鶉火正中軍事成功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真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奔天策焞焞敦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初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虢土也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若甲乙日至祭先脾之類賜其土田之命

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或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八年而虢亡

賈誼新書虢公之出奔也道渴欲飲其御進清酒饑欲食進腶脯粱糗虢公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公曰知寡人亡邪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公怫然怒其御謝曰臣言過為間公又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公曰賢人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

亡公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夫耶遂徒行山中饑倦枕御者而卧御者易以塊而去公餓死

（史記）附晉獻公滅虞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使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以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厚幣迎蹇叔于宋以為上大夫

丁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公三十二年　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公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僖公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春秋左翼卷之五終

春秋左翼卷之六

僖公二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春齊人伐鄭 傳在殺申侯段

夏小邾子来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齊人復伐鄭孔叔言於鄭文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於齊。初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令尹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不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諸侯官司各受方物以貢天子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
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
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乞盟後九年殺子華○
又七年子華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
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
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 八年 齊桓公三十四年 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 衛侯文 許男僖
曹伯共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文乞盟
往年冬閏月惠王崩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懼
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往歲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
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

采桑地名

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弗聽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王人來告喪難故是以緩
庚午襄王元年 九年 齊桓公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子襄公茲父嗣

目夷字子魚太子庶兄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
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子魚
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
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孔 齊侯桓 宋子襄 衛侯文 鄭伯文
許男僖 曹伯共 于葵丘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襄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葵丘[illegible]

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
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公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〇宋襄公在
喪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盟也不
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將欲復言而愛身
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
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 齊桓公三十六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弒在前年書於今春從赴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國語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
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安民在擾子盍入乎
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
固本終必槁落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不可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
亡人重耳父存不得供備洒掃之役死又不

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
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
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郤
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
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郤芮郤芮曰子勉
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外內既入而後圖
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告
諸大夫曰晉國無主民各有心久則恐諸侯

之謀徑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
諾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幽
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
悼播越托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
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
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惠
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
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
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穆公許諾○

秦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縶
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
於斯失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公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郤芮曰秦人勤我矣郤芮曰孺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吾以徼倖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

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黄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公從之

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公子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刻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夏齊侯桓許男僖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王命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下國即新城

先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

伯副車七乘 一大夫七
豹平鄭子
眾心何以伐
也平子豹對
自外安能出

有平者而見我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病

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齊桓公三十七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郤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附三月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王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冬楚伐黃

(癸酉襄王四年)十有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及楚伐江滅黃公不能救

君子閔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子穆公款嗣)

(甲戌襄王五年)十有三年(齊桓公三十九年 陳穆公款元年)

春狄侵衛

往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至是秋
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許男僖曹伯共
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初大叔帶有寵于惠
后將立之襄王之立也叔帶怨叛王即戎十一
年夏揚距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叔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

戎于王十二年秋王以戎難故討叔帶叔帶奔
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至是會于鹹以謀之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王復以戎難告齊齊
復徵諸侯而戍周
管夷吾之平戎于王也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夷
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
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

逆朕命夷吾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
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
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
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婚姻孔云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
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襄王六年十有四年齊桓公四十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王)震左氏緣陵之役有謂齊侯專封者管
仲曰不然夫建國之謂封置百官立社稷
之謂封未識板築之為封也凡專封矣如
專伐夫伐崇伐密文王亦專之矣

夏六月季姫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姫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地也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莊公 甲午嗣
丙子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公四十一年 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 成 伐徐三月公會齊侯 桓 宋公 襄 陳侯 穆 衛
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曹伯 共 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
盟且救徐也孟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
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明年夏齊師復伐厲不克救徐而

還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姫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公子展之後族世稱展氏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故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公孫枝
與之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與之
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
道有福丕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
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

賈君晉獻公正妃屬使善視之

上通曰烝

里平皆中大夫

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貞內卦悔外卦

二句出國語

使卜徒父筮之吉曰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雄狐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占)(謀)(其)(怨)(能)(淺)(其)(寇)(乎)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九月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上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迓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韓之役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侯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亂髮而拔草舍正示憂戚也

狐突見申生之妖夢

皆頑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虜晉君歸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公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

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歸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子圉為

爰田也勸公田之稅以賞衆

州長各繕兵

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

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乃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呂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

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諸侯用牛羊豕各一

十一月秦人歸晉侯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

按史記管仲死之年在此年

對曰臨君於敗敗而不死人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乃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是為懷嬴

管子附齊管夷吾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諱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仁矣哉其朋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

所識見之上人

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公曰易牙如何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謂之臣願君之遠易牙豎貂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且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公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近且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奈何疑之仲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子三子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淮或病鄫役

春秋左翼卷之七

僖公三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齊桓公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叔孫 得臣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 襄 陳侯 穆 衛侯 文 鄭伯 文 許男 僖 邢侯曹伯 共 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於是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公四十三年

有役見十五 傳曰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薨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史記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及無虧立乃棺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 襄 曹伯 共 衛人 文 邾人 又 伐齊 無虧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

績○秋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齊孝公也三月齊人殺

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

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伐衛以救齊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狄伐衛圍菟圃 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於訾婁狄師還

王震在衛，邢狄伐衛，衛侯使寧速私於邢

侯曰：寡君聞之，諸夏昆弟也，戎狄豺狼也

昔者狄為不道，侵軼諸夏，君與寡君幾不

國焉，不忘君之仰豺狼而棄昆弟也，昔齊

桓公之命曰：無侮小，無怙亂，無[illegible]非族以

務戎心，君一役而三犯之，何故？國子對曰

吾以為齊桓不足存也，是在之後君侯之

師，桓德均也，衛今伐其喪而[illegible]其孤奚

命之為齊子，曰吾以志桓德也，桓志昭

也，且有宋在，國子曰君安得與宋比也，宋

後桓也，君德桓也，桓之所[illegible]也，盟王世

子而定之，君與宋君實[illegible]焉，無虧義

嗣也，君昔不非桓乎，[illegible]其治以請，且無

桓公志在立孝公昭

虧可不必亡一諸侯其不可也不必亡一

公子昔戴公去國而廬于曹微無虧三百

乘之戍衛可以為衛乎惡乎至今日哉何

以不得良死夫宋公將使大義以服諸侯

而以惜濟之若不可以義救之乎怜子不

能對〡下李閒之曰邢其亡乎棄德微詞

從惡傷好挑衅背怨犯是六者何以能國

其及國乎國子乃之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公十年 秦穆公十九年

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常殺人社祠之

齊桓始欲因亂取霸又緩救邢衛故曰薄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圖霸也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文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王震左衍)宋公將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鄫人兇懼其臣侯成子謂鄫子曰宋公貌仁而志在諸侯此可為理說也臣請往見之因偽為齊雍巫者以見宋公曰臣齊之賤隸也昔我先桓公之霸也臣實旦夕從事焉請以敝邑之屬諸侯者為君獻宋公曰子先公之屬諸侯也抓所肖也雖然試言子之私侯成子曰說有禮聞攜貳伯王之器也宋公曰善昔邾有禮寡人善之鄫之來也緩其心貳故將討之侯成子曰不可鄫之緩來也以君卜也君德則臨否則攜貳君今不以德懷而暴戮之是教之貳也夫鄫以君卜而諸侯亦以鄫卜君始合諸侯而教之貳或者難以伯乎且曹邾莒命者也鄫子奔命而後者也魯衛陳蔡邢許鄭徐聞命而覬望不及於會者也夫奔命而戮之其不及於會者又將若之何屬者我先桓公之會君于淮也鄫故也淮夷病鄫我桓公及君合諸侯以謀之親帥徒而城之憂鄫如憂國鄫人捐焉諸侯懷焉君有事諸夏而不恤其私而又重責之而執之以為首誅非我先桓公所以屬諸侯也宋公曰善亟命之邾赦鄫子弗及

討南之罪言不…故

…言不增兵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
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報莵圃之役也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
吉甯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
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雨

冬會陳人（穆）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
于齊脩齊桓公之好也

梁亡

（丘濬考定）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徙歲冬
築新里而不能實也秦取之至是乃潰公宮民
罷而弗堪則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書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秦將襲我五師民之詐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宋襄公十一年 秦穆公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令尹子文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

壬申（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宋襄公十二年 秦穆公二十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襄）齊人（孝）楚人（成）盟于鹿上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

尫瘠病而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公以巫尫[illegible]不雨乃上向[illegible][illegible]旱欲焚之

楚楚人許之。司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尫。注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襄 楚子成 陳侯穆 蔡侯莊 鄭伯文 許男僖 曹伯共 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伏羲氏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司馬子魚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亳 釋宋公

(公羊傳)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於是會于薄以釋之。宋公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宋公歸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公十三年 秦穆公二十一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

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襄 衛侯文 許男僖 滕子宣 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討其即楚也

秋

(附)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刑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
敬之天唯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
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
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 襄 及楚人 成 戰于泓宋
師敗績
楚子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楚
宋將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

魚門邾城門

按史記大司馬即子魚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
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
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 讒 可
也○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 米 姜氏勞楚子于
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
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鄭叔
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霸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公十四年 秦穆公二十三年
春齊侯 孝 伐宋圍緡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胡耇元老也

聲宣也宣暢勇氣

儳謂未整之陣

二姬芈氏女

杞之傳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成公王臣嗣

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令尹子文以為功使代為令尹蔿呂臣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世貞左逸曰臣退而嘆曰異哉夫子之為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參之同盟又拂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誘楚以快子玉君以決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誘也得身為幸

附明年夏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文公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文公從之享宋公有加

冬十有一月杞子成卒弟桓公姑容立

乙酉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故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

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令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奸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為周討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狄之伐鄭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立隗氏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令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王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王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叔帶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文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晉侯夷吾卒

〔考證〕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六年聞晉侯疾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往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大災無後

伐圍咎如補

過衛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
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詩有之乃大明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考證晉公子重耳之亡狄也從者舅犯趙衰顛
頡魏武子犨司空季臣及狐毛賈佗介之推狄
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
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
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稽首受
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
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問後以傳補因記補

大戎狐姬生重耳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舅犯謀醉而遣
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
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
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王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

未之死緣
以受穢褻以民

婚礼媵入室媵
妾妹匜盥
揮濺也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
周旋令尹成得臣請殺之王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無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怒
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送諸秦秦伯歸女五人
懷嬴與焉公子使奉（作匜）沃盥既而揮之嬴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

懼以子圉故惡
名不敢用昏如
正礼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
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罹）其惡名不敢以禮致
之歡之故也公子欲辭謂舅犯舅犯曰惟秦所
命將奪其國何有於妻謂趙衰衰曰志有之將
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今將婚媾以從秦
猶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
之他日秦伯饗公子舅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仰君也如

…反國當朝宗於…
…秦六月取出
征以匡王國

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成嘉
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秦伯曰是子將有之豈
在寡人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公子降拜秦
伯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公子濟河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
高梁呂甥郤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
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舅犯及秦晉之大夫盟
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

呂甥郤芮惠公
舊臣

戊蒲之役披斬
公衣袪故云

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於高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六十
有二矣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
從狄君以田于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僕之綱紀晉國者
小吏曰豎
沐髮
反反常也
右車右也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
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
僕
（增考）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
逃，盡用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頭須謂

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
告，公遽見之。頭須曰。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
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
對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頭須矣。君請赦須頭
之以為右，如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輕于須
者乎。公曰。聞命矣。明日出行國，使為右。晉國皆
安。

卿大夫嫡妻曰內子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未歸叔隗。文公妻趙衰，生
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
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晉之乘）初，公反國，及河，令棄籩豆茵蓆，顏
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嘆曰。籩豆所
以食也，茵蓆所以臥也，而君捐之。黧黑胼胝
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后之。今至於國，臣

在所蔽之中矣。乃以璧授公曰。臣負羈絏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
君乎。請由此亡。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投其璧於河。介之推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懷惠無親，內外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春秋左翼卷之八

僖公四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秦穆公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鄭嗣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

宋殺其大夫

後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舅犯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於是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平王

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阪泉

取叔帶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
是始啓南陽

曰隧

郟洛邑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
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
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
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
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
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
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
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
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

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
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
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晉之啓南陽也原與陽樊不服晉人圍陽樊倉
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

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遷原伯貫于冀以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
夫文公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
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晉之乘晉文公出佩前驅曰大蛇當道如堤阻
道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

頓子迫陳奔楚故納之

邵姓廣曰

隈隱蔽處也詐

若客析俘其人

夢惡則修官上夢惡則修身公寡人行過矣
以戒寡人乎命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
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不可變何
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不勝
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
於廟曰孤少蟻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
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
請自今以來關市無征澤梁無賦赦罪人舊
田半稅新田不稅令下未半旬守蚷吏夢天

帝殺蚘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秋秦晉伐鄀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戍于析以
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
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
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
子儀子邊以歸楚令尹成得臣追秦師弗及遂
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禽即柳下惠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

初衛文公將為我平莒未及而卒冬衛人平莒
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晉文公[illegible]年　秦穆公[illegible]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茲平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討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
禽齊師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鬻熊楚遠祖夔楚之別封故世執楚嗣子有疾不得嗣封于夔

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

衛人成伐齊

討其伐我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仲遂及臧文仲如楚乞師。見成得臣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人叛楚即晉。冬。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公以楚師取穀。寘齊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叔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潘公第四子

戊戌 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晉文公三年 秦穆公二十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葬齊孝公。

史記 衛公子開方殺世子而立公子潘。是為昭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成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成王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復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晉文公四年秦穆公二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辭說也

舍墓示將發塚

大夫乘軒車

責令自獻功狀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成公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

公子買戍衛既而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文公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悅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文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穀 六年申叔戍

閔塞說曰若敖賈之言者獨右廣之兵及太子宮甲與得臣宗人之兵六百人從之若敖得臣祖也

楚子救衛。不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成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弗聽。使鬬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得臣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

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得臣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舅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背酅險阻也

言晉軍之美如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公不足念舊惠也

盬啑也 其腦也

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也

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古其腦。是以懼。舅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得臣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現靷鞅靽絆。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得臣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

人心得臣子

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得臣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得臣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黄諫。弗聽。榮黄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又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申息子弟從軍死。何以見其父老

習教習不詐以……多而明定其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子刧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

……也　形禁止是非之官

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朝鮮兵要刪正)晉侯之入曹也。顛頡不用命而爇僖負羈氏。殺之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為技甲者百……王享晉侯……之禮

衛侯成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衛子叔武莒子盟于踐土。○陳侯款如會。○公朝于王所。

甲午。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相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

黑色曰旅 卣音酉

王庭踐土行宮

角咺之子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協

扞衛也

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莊公女歸寧

衛討不服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糾是殛之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衛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子共公朔嗣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紀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秋七月丙申晉侯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使鍼莊子為主而審命于坐輸之為之訟也

地也。且明德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國之君來朝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公五年 秦穆公二十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公六年 秦穆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我使爾為卿二人遂殺元咺及子瑕子儀公入祀先君二人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卷八　僖公三十年　十八

晉人文秦人秋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文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晉與公許賂秦河外列城五焦瑕其二邑也

闕削也

卷八　僖公三十年　十九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昌歜菹也白稻也黑黍也鹽形之象虎也所謂備物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仲遂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公七年 秦穆王三十二年

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而欲固之，必親其共者，子不可以不速行，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獲地為多，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附 二十八年冬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五軍是蒐三行而更為新上下軍也衰如為新軍帥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帝丘，避狄難也。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夏后相都帝丘 杞鄫夏後也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公八年 秦穆公三十二年

春王正月

後傳 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伯捷卒 文公卒穆公蘭立

初，鄭文公報子儀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而殺之。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有賤妾曰燕姞，生子蘭。公盡逐群公子，子蘭奔晉。蘭事晉文公甚謹，文公愛之。三十年從伐鄭，求入鄭為太子，請無與圍鄭，晉侯許之，使告于鄭以請平。鄭石甲父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其後當有興者。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乃與孔將鉏、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

終城濮之役

當作右矣

卜偃蓋聞秦密謀因柩声以懼衆

晋人許之。文公卒。蘭即位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子襄公驩嗣

晋文公卒。庚辰。将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師過軼。

我。擊之必大捷焉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晋襄公驩元年。秦穆公三十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朝鮮兵要刪正)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来。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晋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吾人献物必有以先之乘韋四焉也

脯曰脯粮曰資熟曰餼生曰牽

欲使秦戍自取為行資令敝邑得閒

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於是鄭穆公以存國之功賞弦高。辭曰。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及也

齊侯使國歸父来聘

國歸父来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謂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忍秦違蹇叔此君缺曰死君

襄公在喪故稱子

從世墨衰自此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晉

文公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

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

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

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四月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

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

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

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

言將報

從志謂不預而討也

卿芮食采于冀又稱冀芮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

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

仲遂復伐邾

晉人襄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

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

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

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

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池水曰汪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附)楚令尹鬬勃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納鄭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晉陽處父侵蔡楚鬬勃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勃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鬬勃欲涉成大心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之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勃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鬬勃

春秋左翼卷之八終

豈下謂顧知當大

春秋左翼卷之九

烏程後學王震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 夫人哀姜在位十八年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 晉襄公二年 秦穆公三十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樵擬辭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潤成至治厥勲茂焉爰作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元勲肅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于王室魯宗親且尊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余一人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錫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敢以彜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爾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尚懋敬之哉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為不朝故且為鄭討也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襄公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晉之伐衛也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吾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襄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往會之

成王少妹嫁于江者

列兵而環衛王宮者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鬬勃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
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
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卷九 文公元年

事乎曰能遂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弗聽乃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
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
尹
公孫敖如齊
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
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illegible]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良言反悖 戮作亂

狼瞫晉臣

明堂策功序德之處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
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

卷九 文公二年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以從公乘遂
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鞫居狼瞫怒
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
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于民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公未至故代會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共公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春衛成公如陳拜晉成也○又明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成公如晉拜○及晉

取地在元年

趙盾為政郤缺言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盾說

八年晉靈公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在閔下今升之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

國語時有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

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煖 臧孫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高士傳附 列展禽仕于魯三黜不去其妻曰吾聞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展禽曰然滔滔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及卒其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諡曰惠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公子遂如齊納幣

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丁酉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襄公四年 秦穆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上官郊晉邑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子桓公立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楚人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凡君子樂且有儀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取官民宜人受祿于天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戊戌 襄公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公五年 秦穆公三十七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立為小君而不以卿逆卑之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秦穆公聞之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私問焉

敵愾也

賞所也

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己亥 襄王二十 五年 晉襄公六年 秦穆公三十六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故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及仲歸帥師滅六

庭堅即皐陶非也係高陽氏之子

傳為冬間晉侯處父張本

[illegible]新上下軍

[illegible]盾將中軍趙盾佐之

質要券也

陽子即處父

冬楚公子燮帥師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即昭公 錫氏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襄公七年 秦穆公三十九年

春

（先傳）往年冬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聘衛還改蒐于董易中軍處父趙衰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葬許僖公

夏公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行父聘于陳且娶焉

風俗以樹此
之本也
所惡興利

附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

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行父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王樵疑難）久晉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于今再世矣邪小國畏威懼罪歲時脩好執故有聞雖然故已之徽好于大國則非獨力之故也因公處長觀則先弟後世子孫繼好脩睦因故失墜凡以敬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祭若親膺之臣伴奉于下執事曰庶幾成禮以不廢先君之好乎不幸晉君棄群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人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執事若微惠散邑因變成禮俾行父俟奉玉帛以薦几筵將事君之

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斁晉人許之成禮而還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襄公

世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紓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
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
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
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
雍射姑亦召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郫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卷九 文公六年 十七

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
也九月使狐鞫居殺處父
初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甯甯嬴詰其反曰吾
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從之乃温而還其妻問
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也嬴曰以剛商書曰
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為
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罹其難是以去之

晉狐射姑出奔狄

十一月丙寅晉殺狐鞫居討其殺處父也射姑
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射姑戮史
駢史駢之人欲盡殺其帑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卷九 文公六年 十六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以為民

辛丑 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皋元年 秦康公罃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郚

公伐邾閒晉難也取須句寘邾文公子焉非禮
也
（王震左行）傳人寘邾文公子以抵文公文

公曰吁何居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卜以嫡
魯人魯人曰非不子也其不父也孺子何
罪邾人曰有子不訓寡君之罪也棄父出
亡孺子之罪也寘其子使仇其父魯人之
罪也仇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
誰能懷之者其圖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公子昭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
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
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
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

疾所以當末

（宋庠逸史）六卿和公室樂豫曰公室卑矣
和也其公子卬乎卬居之介弟也卬在君
不疑授之政令得輯睦諸公子公姓以周
事君其庶幾乎因舍司馬以讓之卬辭曰
此非卬任也卬也顓而不諧于國且少長
于君君暱之夫適君非所以輯公族也適
公族非所以信于君也屬有交構其間拄
從而因之以興其禍患進退罪也卬弗能
樂豫曰公子不圖社稷耶圖社稷而愛其
身乎卬不得已受之公喜曰卬也知政寡
人知免矣卬聞之懼曰禍其在茲乎私于
公曰卬也知政君之禍茲始而奚以免乎
臣聞之國信相役偶黨相悅大穆襄戴桓
之逼難以日月調也而也并髦者而今也
移蕞屬焉夫并髦猶可移蕞其可免乎君
亟親諸父昆弟而廣施于國茲可以免不
然將及公不悅則午戴氏之族亂攻昭公
司馬握節以死後九年公子鮑弒昭公

居防蜂蠆之屬意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都佐下軍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明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狄侵我西鄙

仲遂救從弟

公使告于晉晉趙盾使因狐射姑以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射姑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穀其娣聲己生難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為辭則為仲遂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為仲遂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遂請攻之公將許之叔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叔彭生平之使遂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請盟來蒞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 晉靈公二年 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仲遂會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癸卯 頃王元年 九年 晉靈公二年 楚穆王八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鄭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附]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息公

[illegible]必告胡致
[illegible]曰不腆先
君之敝器使[illegible]
致先君

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楚公子茷我陳
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文公壽嗣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 穆 使椒來聘
楚鬭椒來聘執幣傲叔彭生曰是必滅若敖氏
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illegible]地名

春秋左翼卷之十

文公下

甲辰 頃王二年 十年 晋文公四年 曹文公壽元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子宣叔許嗣
夏秦康伐晋
春晋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晋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及成得臣鬭宜申曰三
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成王思之故使止得臣

曰毋死不及止宜申宜中縊而縣絕王使適至
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成王在渚
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
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既而又與
仲歸謀將弒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盂田獵陣名

楚子穆蔡侯莊次于厥貉

陳侯鄭伯及麋子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息公子朱及申舟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申舟抶其僕以狗秩或謂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避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是役也麋子逃歸

討其逃歸

乙巳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公五年

春楚子穆伐麋

令尹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太師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曹伯文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仲遂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鄋瞞即狄防風氏之後

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叔孫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為御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子駒郭門 宣伯曰僑如

按史記[illegible]作[illegible]

穀梁傳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丙午 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晋靈公六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太子侏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

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成大心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成嘉伐舒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昭來朝

秦伯康使術來聘

秦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晋仲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術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仲遂三辭術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靈秦人康戰于河曲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伐晋取羈馬晋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晋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月戊午秦師掩晋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
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春晉侯使詹
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明年夏六卿相見於諸
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缺
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
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
于秦秦康公許之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
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
者為劉氏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書時也

丁未頃王五年十有三年晉靈公七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子靈公平國嗣

邾子蘧蒢卒子定公貜且嗣

初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文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
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成）會公于沓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伯）會公于棐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戊申頃王崩子班嗣立）十有四年（晉靈公八年 楚莊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

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則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彭生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子舍嗣）

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宋陳鄭）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補傳 楚子商臣卒

附楚莊王立令尹成嘉及太師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申公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莊王出將如商密廬戢梨誘之殺子儀及公子燮初子儀因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長子穀次子難相繼）

公孫敖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穀穀生二子

三傳合為一傳

于莒而求復穀以為請仲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穀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立惠叔難故請重賂以求復難亦以為請許之將歸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自立是為懿公

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而讓其兄

公子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昭公而出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仲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己酉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晉靈公九年 楚莊王二年 齊懿公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上大夫曰亞旅

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夏曹伯文來朝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堂阜在齊魯境上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非知慶父仲遂欲弗哭叔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

子生於莒者獻子殺二子

命國人有殺各刑於門以死

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
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仲孫從師兄弟以哀之
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二子
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孫行父二子曰夫子以
愛我聞我以將殺夫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

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
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
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懿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

齊人來侵行父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蔡侯
陳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
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公有齊難故不會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王故也
齊侯懿侵我西鄙遂伐曹文入其郛
齊懿公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
郛討其來朝也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己
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
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周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公十年 楚莊王三年 秦文公中元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懿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孫會齊侯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仲遂納賂于齊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

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師興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鬬椒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夫人以作亂將使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意諸謂公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

何十一月甲寅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及意諸死文公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意諸弟也○後三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

辛亥 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晉靈公十一年 楚莊王四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王世貞左逸上會盟號府曰古人也厥夫子之救之不敢以閒請也晉為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之戰我先君佐一得志于楚無以辭之曰楚為不道殺食族邪商臣弑頹而子不以聞率諸侯得

喻五月之札

西北作北孟經誤

諫者曰祇

楚楚猶外也齊商人弑舍子又救之宋弑晰曰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子為正卿曲庇巨慝暗取式焉夏將伏矣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奪之凡有周之川池在士李退曰昔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懿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懿公伐我北鄙仲遂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晉靈公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

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勑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蔭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惟執事命之我先君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壬子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 晉靈公十二年 楚莊王五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一作泉臺

齊懿公將伐我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使卜之叔彭生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秦伯罃卒 子共公稻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兄惠公元立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 獨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 扶 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

文公羊傳增　　公羊惡作赤視作何母弟

如齊

考增 文公夫人姜氏生子惡叔彭生傅之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仲遂仲遂欲立之謂彭生曰君勿如之何顧與子慮之彭生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勿君之有仲不說秋及叔孫如齊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因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

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不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 [illegible]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行

元善也　愷和也　姦之兆

父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公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

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顓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魁檮桃戭衍大臨尨厖降杭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帝嚳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黃帝有子不才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嚚不友是以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
有子不才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
子不才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
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
縉雲氏黃帝臣有子不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切餮
鈇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
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
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

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
幾免于戾乎

春秋左翼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宣公 公名倭又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癸丑 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公十三年 楚莊王六年 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稻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即穆姜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

定公位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治河曲之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克甲之子辛甲之黨

公會齊侯惠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仲遂如齊拜成賂之以濟西田。

秋邾子定來朝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靈遂侵宋文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楚爭鄭四

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屬國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伐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楚爭鄭五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靈公侈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 匡王六年崩 二年 晉靈公十四年 楚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為有文采者曰文馬

睅示目大腹亦大

于思多鬚貌

那猶何言牛與犀兕之皮多可用為甲棄之何訟

賈楚[illegible]

子良子文之弟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初華元將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城者謳曰睅旱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求合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附）初楚司馬子良生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鬬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之四年夏椒以若敖氏之族圄逆賈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莊王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

汰過也跗所以[illegible]鼓簡過車轅

及跗又著于鉦又射則過車轅貫笠

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入矣克黃曰棄君之命其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椒之子賁皇奔晉晉與之苗為苗賁皇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立其叔成公黑臀

[illegible]也

[illegible]行幾

盾車右

獒猛犬也嗾使噬盾

用其地改

（考增）晉靈公不君厚歛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入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遂入諫公不視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士會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有周狗曰獒嗾獒而屬之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宮中甲起鬬且出彌明死之有起于甲中者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初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黑臀晉文公子

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

餘子治公戎行

括母文公女故曰君姬氏

旄車亦公行也

盾[illegible]括為嫡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盾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故免之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冬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附）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括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 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楚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圖畫山川

遠方圖畫山川物怪獻之

夏楚人侵鄭

先是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之殺母弟須也武穆之族奔曹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子靈公夷立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 時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丙辰 定王四年 晉成公二年 楚莊王九年 鄭靈公夷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共公也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也弟襄公堅立）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歸生與公子宋將見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懼與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其弟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歸生卒鄭人討靈公之亂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莊）伐鄭（襄）

鄭未服也

丁巳 定王五年（晉成公三年 楚莊王十年 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叔孫得臣卒（子僑如是為宣伯）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反馬也

楚人（莊）伐鄭（襄）

楚莊王伐鄭陳及鄭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明年冬楚人復伐鄭取成于鄬而還

戊午 定王六年（晉成公四年 楚莊王十一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己未 定王七年（晉成公五年 楚莊王十二年）

春衛侯成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良夫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惠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成公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定王六年 甲申 八年 晉成公六年 楚莊王十三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疾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乃繹也
（檀弓）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文公之妾）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叛楚即晉，楚人以為討，取成而還。
定王七年 乙酉 九年 晉成公七年 楚莊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

厚賄之。

齊侯（惠）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壽立）

九月晉侯（成）宋公（文）衛侯（靈）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子景公據立）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也子穆公遬立）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莊）伐鄭（襄）晉郤缺帥師救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復從晉。楚人以為討。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考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曰國人知之我不害也洩冶知之寡人耻焉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壬戌（定王八年）十年（晉景公據元年　楚莊王十五年　衛穆公遬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也子頃公無野立）

齊崔氏出奔衛

初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喪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靈公也立其子午是為成公）

陳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季子王母弟食采于劉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初聘于齊冬歸父復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頃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莊伐鄭。襄

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癸亥 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公二年 楚莊王十六年 齊頃公元年 陳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莊陳侯成鄭伯襄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櫟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附楚左尹公子嬰齊侵宋王待諸郔令尹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呂氏春秋初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沈尹莖謂之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脩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盍歸耕乎吾請為子遊沈尹莖遊于郢五年荊王將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楚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楚檮杌初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春秋左翼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王震[illegible]

宣公下

甲子　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公三年　楚莊王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 莊 圍鄭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復進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 莊 戰于邲晉師敗績

（朝鮮兵要刪正）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門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罪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一[illegible]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以中軍佐濟知首曰此師殆哉有帥而不從果
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莊王北師次
于郔沈尹將中軍公子嬰齊將左公子側將右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
在敖鄗之間鄭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
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縠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十五乘為一廣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每乘步卒百人何用二十五人為副也
子良夫撲子師叔潘尪字

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原同屏括

設七伏于敖山之前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莊子曰：原、屏，咎之徒也。楚莊王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弗獲。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

備必敗。先縠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楚莊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晉人

中舟斷指至可掬

遊車補闕者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莊王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

知罃荀首之子

菆好箭[illegible]蒲楊柳可為箭者

軍。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我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積尸而封土其上曰京觀京觀大也觀示也

丙辰楚師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莊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楚檮杌）初楚莊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促火視之王曰柰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後也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郤敵卒得勝詢之則夜絕纓者也

（賈誼新書）楚莊王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歸過申申侯進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我

若我是以憂也吾聞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我何以食為

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景公將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景公

使復其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 非滅蕭

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

無社與楚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

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于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先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 成 衛人救陳

楚之討陳也，陳附于楚。十二月，宋為盟故伐陳，

討貳也。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

則死之。遂救陳。

十有三年 乙丑 定王十一年 晉景公四年 楚莊王十八年

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十有四年 丙寅 定王十二年 晉景公五年 楚莊王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乃縊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宣公廬立

晉侯景伐鄭襄

郯之敗鄭伯許男如楚夏晉侯伐鄭為郯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公孫黑肱代公子去疾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去疾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莊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九月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㠯于穀

杜見文十年

年中舟子

郯役也尚書曰又鄙我通用也投袂四句狀其急遽之甚窒皇寢門闕也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公六年 楚莊王二十年 曹宣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命歸父會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過鄭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毋畏申舟名

築室反耕示無去志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又何求王乃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公子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司馬側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公子側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與之盟而告王王問宋故側告之憊王曰吾今取此然後歸對曰不可軍有七日之糧爾臣已告之矣王怒曰子曷為告之對曰以區區之宋尚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王乃許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

申固天命

邲之戰公以渥濁言不殺林父用可用敬可敬

景公從之六月癸卯晉中行林父敗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先是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
中行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
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復侵晉取
向陰之禾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林父曰狄罪
貫盈殪之其在茲乎十五年帥師擊狄狄人與
晉人戰盡殪○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

亦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聞而說之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類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秦人 桓 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魏顆敗秦師
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病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
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

殺戴公子

王札子 捷 殺召伯 戴 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毛伯衛卒立召襄

折俎牙俎物皆可食示慈也

明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
人復之冬晉景公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
襄公相禮殽烝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
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

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稅民私田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冬蝝生饑

幸之也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公十年 楚莊王[illegible]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景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列子初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百無遺焉晉侯喜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以多為趙孟對曰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相與攻雍而殺之晉侯大駭召趙孟曰信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對曰周諺有之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慝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舉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奔秦焉

夏成周宣榭火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冬大有年

己巳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公八年 楚莊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不得失辱 犯
無得復命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弱。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

晏弱逃去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猶懼不克。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御說也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士會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克為政。

覓解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子公孫嬰齊為大夫

（穀梁傳）公母弟也。宣弒而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賢。

庚寅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公九年 楚莊王二十三年 蔡景公元年

春。晉侯景 衛世子臧伐齊。

晉衛之師至于穀陽。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定）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莊王也，子共王審立）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仲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還，至笙，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春秋左翼卷之十二

春秋左翼卷之十三

烏程嚴學王震編輯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

辛未（定王十七年）元年（晉景公十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作丘甲。

為齊難故。

夏，臧孫許及晉侯（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附）冬，臧孫許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敗戎于邥（垂），今年春，晉景公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內史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

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之

秋王人來告敗

冬十月

二年 壬申定王十八年 晉景公十一年

春齊侯頃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遂及齊師戰敗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止乃止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良夫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孫許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晉人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華不注山名

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

[illegible]

奔辟（避）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代）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石窌邑名

秋七月，齊侯（頃）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

甗玉甗伐紀所得者 [illegible]

淮南子以正地道者物其樹

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
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四王之王也樹德而
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六

敝邑若而勝亦當從命

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
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

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
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晉師歸士燮
後入士會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
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力
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燮代行

卷十三 成公二年 七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冬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
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
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
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
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
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命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〇明年冬十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

公羊傳　鞌之賂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午。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大閽戶止遵責

公衛成公子

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及衛人同受盟于晉。會晉伐齊。楚令尹公子嬰齊侵魯衛以救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衛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許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獻子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〇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傳為七年楚 死臣旅晉南 兵依本

也謂之失位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孫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先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天兄鄭靈公夫夏御叔弒陳靈公殺徵舒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寧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公子側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我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以問巫臣對曰其信荀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

邲之戰楚囚荀罃

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

移在上段

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乃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謀也則過其為我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晉楚爭鄭十四

癸酉 定王十三年 晉景公十二年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襲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illegible]於炭[illegible]濫用人為殉椁上飾輪旁飾檜上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宣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
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
為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僑如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衛侯定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中行庚及孫良夫俱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孫
許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
也位在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
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

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鄭伐許
甲戌定王二十一年　四年　晉景公十三年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武仲紇嗣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還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悼公復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公子側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

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後傳 往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知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

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公十四年 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知首如齊逆女僑如餉諸穀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

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 景 齊侯 頃 宋公 共 衛侯 定 鄭伯 悼 曹伯 宣 邾子 定 杞伯 桓 同盟于蟲牢

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公子發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

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

春秋左翼卷之十三 終

成公二

丙子元年 簡王六年 晉景公十五年 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孫行父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初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及其盟于蟲牢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圍龜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夏陽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初華元為質後以圍龜代之

六月邾子定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弟成公睔立

蟲牢之盟鄭悼公如晉拜成公子偃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初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民樂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僕大夫太僕 公揖而入謂厥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公受玉而拱 公行疾過東

楚爭鄭十五

晉遷新田為絳 稱絳為故絳

新田古絳城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書欒書將許之知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我遂至于此。蔡侯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欒書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還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丁丑 二年 簡王七年 晉景公十六年 鄭成公綸七年

春王正月鼷災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壽夢伐郯

吳伐郯郯成季孫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夏五月曹伯定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渠丘邾子定杞伯桓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公子嬰齊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車五十乘曰兩十五乘曰卒于五十乘中取十五乘通吳舍一半以謂之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宣十四年）公子嬰齊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公子側亦怨之及共王即位二公子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嬰齊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公子側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貽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因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及公子側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國

林父亡七年反又十五年逐君以叛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奔晉定公如晉晉反戚焉

戊寅（簡王三年）八年（晉景公十七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猶謀也簡諫也

說苑齊頃公自鞌歸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

疾癧積聚以救民不歡酒不食内外畲石龢
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國内大悅外畀下隣國
敬禮諸侯所亡之地不求而得竟頃公世百
姓附諸侯不犯故曰禍基於隱約而禍生於
得意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成公妹歸宋為共公夫人

宋公共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逆婦也

聘共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莊姬趙朔妻也

初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同屏括放諸齊嬰曰
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
余余福汝使問諸士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
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
之景公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殺趙
同趙括武從姬氏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
韓厥言於公曰成季衰之勳宣孟盾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
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桓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
人伐郯

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
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
復之季孫懼使叔孫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　己卯　簡王四年　晉景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桓)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莒子(渠丘)杞伯(桓)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士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士燮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

媵

季文子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韓奕取韓姞相攸莫如韓樂甚

綠衣取古人實獲我心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子靈公環立)

[illegible]十七

晉人(景)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嬰齊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往歲晉景公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立于池上巫臣曰

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二日曰浹辰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

城中城

書時也

庚辰 簡王五年 十年 晉景公十九年 齊靈公環九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四月鄭人殺繻而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王來觀問諸鄭故公入執公孫申謂曰寡人淹恤在外社稷之故也子不以禮迎而師圍人以棄寡人何故申對曰愚何君之不泣也申之棄君君之所以全也君不覩宋襄公乎襄公囚于楚楚人號于宋曰不降我烹而君司馬子魚謀曰降楚烹亡宋也亡宋是殺君也此必不可因自立以

抗楚而懼襄公之懼于境內曰茲父不君喪國敢逆者死楚人聞之曰子魚之抗我也冀我殺其君也殺其君是歸亂于子魚而子魚得全有宋也不如歸其君以內鬪子魚子魚與其君鬪于內而楚始得承其敝以收宋也以會諸侯于亳以釋宋公今君之急宋襄之急也臣之忠子魚之忠也宋襄以子魚為忠使為左師以聽政故魚氏世為左師不虞君之過皆臣也成公曰

子言則可，謀嫡嗣不立而別求信子意示
何申曰此非申之謀也，況也為之雖然班
之忠亦申之忠也。太子左胥使因以抗父
乎，抑逆父而以其國市乎，大惟別立君而
晉始置君于無用，置君于無用，而君始得
全為君也。何君之不達也。公不聽，卒殺之。
季文子聞之曰，申叔之及也宜哉，忠于君。
不謀其身。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
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
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
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
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
中，負公出諸廁，遂以為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公送
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辛巳 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
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且涖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聘于齊，以脩前好

十月

七年晉以鍾儀歸囚之軍府

爭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厲公使郤至勿敢爭

壬午簡王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公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康公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夏公會晉侯屬衛侯于瑣澤

合晉楚之成也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

五傳合為一傳

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九年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共

王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景公使糴茷 茷 如楚報公子辰之使也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又善于晉欒書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十一年冬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今年合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

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冬十月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共王享之公
子側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
驚而走出公子側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公子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郤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
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
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
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
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

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
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
士燮士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冬楚公
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厲公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敗之于交
剛
冬十月

春秋左翼卷之十五

成公三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公三年

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桓公于河西士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人歸而背倍成春郤錡來乞師將伐秦

也郤錡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出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出京師因朝王

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不加厚叔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文伐秦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十年秦穆納惠公十五年戰于韓獲惠公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

後又納文公是初成功于晉

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圍鄭見僖三十年晉貝以鄭貳故圍之鄭非侵秦也孟誣之

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

寡弱也

僖三十三年秦滅滑滑鄭于費晉同姓又同盟

此謂公子雍事在文七年

戰在文十二年

[illegible]

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國家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狄與秦同在雍州又嘗以季隗納文公

狄雖應秦而實憎秦無信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亦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君之意以寧靖諸侯

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中行偃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

不更官名

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與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王世貞左逸晉侯使魏相絕秦秦伯使大夫史顆報曰昔衛悲于敝邑而儀然勞諸侯之師又辱以令之寡君無所逃罪唯是二三臣受命于先君之老不敢匿敢布腹心昔我穆公合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惠

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吾穆
公豈敢以施責惟於晉是戒於先子有韓
之師天集惠公以俘其身俾公釋縲而饋
之七牢俾復有晉國施以小遺於忠也惠
公即世唯是文公之入蒙難我穆公擐甲
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出郤之難文公潛奔
其國戡而後返定閫室作我紀綱之
僕是我及冊造于文也虞夏商周之亂謂
穆公之無利晉而祖席之是以來朝則豈

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將與文公同納
襄王文公詐而郤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晉實擅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
虎帳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卑叔唐
之命文公以私討君其歸秦之疆埸而誣
我先君穆公之終怨鄭則文之為也超乘
三百無乃殺之累使人襲公紫然背文之
好不以饑館道而以兵掩使我胥暴骨殽函
之間我先以有王官之師穆公之事三君

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夫欲
言曰請立公子維治命也二者老謂我
康公母為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慕穆文
之故披星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
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
愧一二耆老晉又來我康公之功沒而徼
白狄踐我場苗虜劉我人民淆夷我城隍
屬先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須盟于我我寡
君齋穆宮三日而遺變也曰其疆埸之吏

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公之享于鈞天
為晉君請甥勇哉君立而寡君甚可知也
曰庶其赦我乎君又衷甲上河東而誘盟
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循命賴奉救歃血
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日
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于
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
也君信之楚為封豕長蛇欲噉晉于闕我
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為兵端既不

師出必宜于社脤其餘胙也

獲受命矣敢告之襄靈景惟符四告卿上
齊盟患遽求爲誰之功也上不循盟以謝
王室無受貳維京南屏邶不報坐齊以讓
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東盡其畝告惟力
是競而備辭戍寡告寡君敬受辭剪棘夷
道以延君之轍車惟命

柎諸侯會晉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
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
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師還成肅公卒于瑕

欣時子臧

曹伯廬卒于師 負芻殺成公負

晉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子臧止不食其祿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
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甲申簡王九年十有四年晉厲公四年曹成公負芻元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
夏公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
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
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定公享郤犨甯
殖相郤犨傲甯殖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

兕觥罰爵也兕觥所以罰不敬然設而不用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鱄衎母弟

公子喜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
人平以公孫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子獻公衎立
衛定公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
太子公卒定姜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
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
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
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

卷十五 成公十四年 十九

仲遂次子

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桓公也子景公立
乙酉 簡王十有五年 晉厲公五年 衛獻公衎元年 秦景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 厲 衛侯 獻 鄭伯 成 曹伯 成 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
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晉楚爭鄭十九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奔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成公子
楚子 共 伐鄭 成
楚將北師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
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
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共王侵鄭及暴隧遂

卷十五 成公十五年 十

山蕩澤之子

侵衛及首止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以報暴隧
之役晉欒書欲報之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
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山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
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
為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吾為右

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春秋左翼卷之十六

成公四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公六年 宋平公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卒 成公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公子騑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公子喜伐宋楚命也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衛獻公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士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四月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

司馬公子側 令尹公子嬰齊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知罃居守郤犨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公
子壬夫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至也人憂所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
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
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士燮不欲戰
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郤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今我避楚又益恥也士燮曰我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
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欒書不可

楚壓晉軍戰道迫塞夷竈陳前決開也量為戰道

月終兵家所忌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
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
授何患焉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
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
後莫有鬬心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公子嬰齊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

皆以州犂在楚且熟師衆不可當也

鍼書之子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
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晉人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
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郤毅御晉厲公

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召首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
書將載厲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
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黨與養由
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

共王之卒見王必下免冑而趨風王使工尹襄
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
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illegible]肅使者而退
韓厥從鄭成公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
鄭成公其右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

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首曰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
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必射乃射再發盡
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
公子茷欒鍼見令尹之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日
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
問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子。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嬰齊曰夫子嘗與我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公子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共王聞之召公子側謀穀陽豎獻飲于公子公子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于馬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司馬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公子側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公子嬰齊使謂之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獻)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獻公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僑如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時郤犫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秋公會尹子(武)晉侯(厲)齊國佐邾人伐鄭

[陸粲考定]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公孫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

之師逆以至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
罃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公子喜宵軍之宋
齊衛皆失軍

曹伯成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
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

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
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
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厲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
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
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
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
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
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
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
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

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
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
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燮謂欒書曰季孫于魯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嬰齊奉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
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晉厲公十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伐鄭

正月鄭公子騑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及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夏公會尹子（武）單子（襄）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定）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公子嬰齊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附晉士燮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六月戊辰士燮卒

齊高無咎出奔莒

初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及國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來奔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厲）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邾人伐鄭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初嬰齊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

宣八年郤缺黜胥克

鄢陵之戰書欲固壘郤至不從遂戰楚因公子茷

孫周晉襄公曾孫時在周

果見郤至與孫周交通故信

鄭及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占也今衆繁而從予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

爭命不受君命與之爭也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于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原缺第十四葉

晉襄公名驩

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列國史〕初公之適周也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從言無逸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且吾聞成公之

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其名曰黑臀于今再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是竟有晉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

弱無咎子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士渥濁為太傅使脩士會之法賈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無咎之奔莒也高弱以盧叛齊靈公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而以穀叛靈公

二慶慶克子

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往年十二月盧降公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正月甲申晦使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靈公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如晉

通嗣君也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平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公子壬夫鄭

爲虜彭城地使奸得逞而服者離心

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克之納宋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人患之西鉏吾魚府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于我我固事之也不敢貳矣不然而收吾憎
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
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
恤之〇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公至自晉〇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士匄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桓來朝
杞桓公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桓公于是驟朝
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宣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春秋左翼卷之十七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襄公名午成公子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己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

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
于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
五月晉韓厥中行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
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會于二邑在彭城

壬夫侵宋呂留以救鄭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宣來朝冬衛侯獻使公孫剽來聘晉侯悼使

荀罃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庚寅靈王元年 甲午晉悼公二年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齊姜也

成公夫人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成公疾公子騑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成公卒於是公子喜當國公子騑為政公子發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騑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罃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罃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逼令尹嬰齊及司馬壬夫楚人殺之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公三年 鄭僖公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嬰齊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鳩茲吳邑也今蕪湖縣有鳩茲港湖州府城南有衡山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 悼 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公始朝于晉四月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是望敢不稽首

稽首非天子之禮

附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於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羊舌職佐

六月公會單子 頃 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鄭伯 僖 莒子 黎比 邾子 宣 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 成 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 而 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

耏水名

體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以及揚干

言不敢不從戮

使荀會逆吳子壽夢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公子壬夫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晉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罃伐許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公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成公

往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猶在繁陽韓厥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罃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詢

批射掃曰樂反 哭之於曰靈

簡 案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
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
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
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君子曰志所謂多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
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敢借助焉晉侯許
之

聽貢賦之數 乃失晉官徵發之命

附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武仲救鄫侵邾敗于
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
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
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

無終山戎國名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后羿收之信而使
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

泰四賢

度制以溝田

靡夏遺臣事羿者

貪有原野之禽獸

須明德為法度

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經 五年 晉悼六年 [illegible]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吳子壽夢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秋大雩

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成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
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叔孫豹以
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為令尹晉士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我事也無之而後可冬
諸侯戍陳公子貞侵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 晉悼公

六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轡
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樂轡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司武即司馬

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孫如晉見且
聽命
王震左衍季孫如晉請于晉侯曰敝邑褊
小無能為鄫於守寡君知過矣抑鄫敝邑
之屬也而先季姬之後也皆為不道莫

寡州莒子名

吾皆姻剪我邊鄙以存為敝邑不利寡君豈有愛馬狐駘之役我一二外臣不戒師徒用敗君所知也昔人口曰君之辱也顧借助于鄫寡君親受命焉狐埋之而狐搰之乎對曰是豈在寡君戚之會東諸侯並肩齊盟寡州首肆其同扭升墜大國而悖奸之何有于敝邑止也君今綏靜東夏懲撫荊蠻以主盟諸侯而蔵肩夷邦散獲焉啓疆以逞亂略于大國之宇下詩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我小國之不寧晉大國之恥也昔齊桓之霸也鄫為東病會于淮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功施到今諸侯懷焉君若循桓之績惠顧同盟不惟夏后氏之裔胄而治鄫故于晉亂之圍敝邑悉帥敝賦以受事于司馬無所逃命惟大國圖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公乃還師是之役也靈公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五年後圍萊堙之環城傅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齊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子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夙沙衛也

堙土山也

乙未 靈王七年 晉悼公七年 杞孝公匄元年

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穆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無忌韓厥長子

田蘇晉賢人

南遺為費宰叔仲帶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遂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

附晉韓厥告老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季孫宿之言且尋孫良夫之盟也公登林父亦登叔孫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不少安林父無辭亦無悛容叔孫曰孫子必亡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師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公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公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公子騑相又不禮焉公子騑使賊夜弒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卷終

襄公二

丙申 靈王七年 八年 晉悼公十年 鄭簡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公子騑騑先之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庚寅鄭公子發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公子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戍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簡公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

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鄭廿六

討其侵蔡也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

庀兵也

四方卿正之官繳斈

問何故知天道將火

封火正之官使或食邑于心也

分野載食邑于辛之分野以主

出師之令遂辰月論火柳星見

官官庀被其師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府守使太宰西鉏吾庀守府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

楚甲鄭以為敝邑反欲共之

子嘉公子黃公孫舍之欲待晉公子騑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騑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

摽梅喻昏宜及時欲魯及時討鄭也

角弓取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罃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匄賦摽有梅季孫宿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季孫賦角弓賓將

討治也

出季孫賦彤弓句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晉悼公九年

春宋災

子罕為司城以聽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木梮局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

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叔孫僑如之奔齊也穆姜遷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

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居東宮十年而薨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提齊世子光伐鄭簡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陸粲考正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冬十月季孫宿齊崔杼宋皇鄖從知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中行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偃曰遂圍之以待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從中軍 從上軍 從下軍 從新軍斬栗以表道

意欲延師而分上中下新四軍為三同諸侯以敵楚史皆述出以敝從

言出如君子之勞心不可力爭

門子卿之適子

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
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
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孫
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季孫
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
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
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
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
楚子伐鄭
鄭公子騑將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蠆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公子騑公孫舍之曰
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是楚

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
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
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 晉悼十一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
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世子光會吳
于柤 楚地
會吳子壽夢也

晉往來之道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中行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知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斯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中行偃士匄請于知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罃怒投之以机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偃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間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中國故曰

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晉人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鄭伐宋庚午門于桐門()衛獻公救宋師于襄牛鄭公孫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騑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孫林父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

七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公孫輒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

執政之三士乎

晉師伐秦

往歲夏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以伐晉楚子許之公子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是晉知罃帥師伐秦

卷十八 襄公十年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犁比邾子齊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公子騑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騑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騑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公子嘉為司徒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三卿劫鄭簡公以如北宮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公孫夏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公孫蠆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公子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

卷十八 襄公十年

私溲溺也

之焚書。晧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
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
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乃焚書于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　十五年鄭人以公孫夏公
孫僑良宵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
師慧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孫宿寘諸
卞。鄭人醢三人。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

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
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
矇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晉楚爭鄭廿九
因鄭地而戍之以偪楚也
繞鄭而南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
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罃曰今我逃楚楚必
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志既成

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
潁而軍鄭公孫蠆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罃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戰
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丁未。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
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騂旄赤牛也言得王重賜

晉悼公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
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
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
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賂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吾能無篳門圭竇乎。惟大國圖之士匄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軍曰師三軍曰軍

與命卿

制如大國貢賦必重霸國之政將及子矣叔孫欲季氏必將變易故詛以為盟

與舍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紀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晉悼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國語季孫宿告叔孫豹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叔孫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軍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

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季孫固請之叔孫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而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自是晉楚代討于

魯襄昭皆如楚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以為也

晉楚爭鄭三十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公孫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舍之曰師而伐宋可矣遂侵宋

王十 胡氏讀書子曰誠哉公孫之與晉也鄭固與之晉且固屯之惡宋奚為不固與

曰惡于宋宋無釁而惡焉毋乃不可乎且殘民以逞民則何罪

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犁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簡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晉楚爭鄭三十一終
自是鄭服于晉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士匄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
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
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
家

楚子共鄭伯簡伐宋

楚公子貞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二十七
將以伐鄭鄭簡公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十月
丁亥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晉侯使叔肹告于諸侯公使臧武仲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廣車也橫陳之車軘車屯守之車相繼共十五乘肆列也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
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
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
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二十八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及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十三年五一背吾
行
謂執其實之偏
故使楚以乘之
不若使歸而廢
其本使之意

十三年冬石㚟言于公子貞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乘即壽夢

春秋左翼卷之十九

襄公三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季孫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吳子乘卒 長子諸樊立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復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子貞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

公如晉

公朝于晉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邿小國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三年〉 十二

附夏晉知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
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
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
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
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三年〉 三

明年夏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
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知罃卒士彘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朔知罃子 士彘士魴子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

秋宅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
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王卒公子貞謀謚
大夫曰君有命矣貞以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
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
之
附吳侵楚養由
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書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壬寅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公十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
吳告敗于晉春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匄數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
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
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
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
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
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
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
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
則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
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

曰鄙倮君無以毀言

諸侯役在十一年冬

若取濟則厲淺則揭志在必濟也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
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於是乎叔老為季孫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

卷十九　襄公十四年

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
向見叔孫穆叔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括曰與
人而不固若社稷何北宮括說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進遂濟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公
孫蠆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
中行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
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

被二子非實

孫父使其子納……見

巧言四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從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乃命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范鞅反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范鞅奔秦
[附]秦伯問范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
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公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卷十九　襄公十四年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巳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
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佗與差二子皆公

子展公母弟

故師曹欲歌之以怒林父以報公蒯懼告林父
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
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
與林父盟于丘宮林父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
鄄使子行與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于河澤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

子鮮公母弟鱄

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
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
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人使世叔儀
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狐裘貴一身盡 賤初雖從君其 惡不多

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
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厚成叔歸語臧武仲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
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
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
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
舍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于諸侯衛侯在郲臧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

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鮮子展聞之見
臧孫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王為庸浦之役故命公子貞師于棠以伐
吳吳不出而還公子貞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
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

且不敢非其兄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
莒人邾人于戚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又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
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
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
于中行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
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
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
癸卯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公十五年衛殤公剽元年
春宋公平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對曰吾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間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靈公許昏王使陰里
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夏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
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
無廢朕命春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公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子平公彪嗣）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公孫蠆送葬。

十有六年（甲辰 靈王十五年 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晉平公即位叔向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平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中行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中行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齊侯（靈）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靈公叛楚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之鄭公孫蠆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中行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靈公曰是好勇去

之以為名進遂塞海門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叔孫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叔孫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偃賦圻父中行偃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士匄賦鴻鴈之卒章士匄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圻父為王爪牙不能其職使民受困　鴻鴈曰維此哲　鴻鴈勞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晉平公二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宣公也子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陳卑宋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武仲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三子同臧孫在防故復送臧孫至旅松而後還守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平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向戌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向戌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奔陳

華閱華臣皆華元子皐比閱之子

澤門宋東城門國人居澤門而皙 黔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附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檀弓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附 齊晏弱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

襄公四

丙午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公三年

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靈）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晉中行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偃許諾。冬，晉侯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繫玉二瑴（角）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匄告析歸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以告齊侯。齊侯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侯告中行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

甲 秦周晉人

晉楚爭鄭三十二

魯衛請攻險。己卯，中行偃范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椿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扣馬諫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不聽。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 子武公嗣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公子午。午弗許。楚康王聞之，使告午曰：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因治兵于汾。於是鄭公孫蠆、良霄、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公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守。二子知公子嘉之謀，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公子午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丁未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公四年 曹成公滕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祝阿，曰：大毋侵小。

晉人 平 執邾子 悼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

行吳脚踢也

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国

郲田歸之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附 中行偃瘅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歸者皆反。范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范匄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范匄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匄為政。賦黍苗。季孫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附 季孫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魴帥師從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太子莊公光立

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五月壬辰靈公卒。光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

叛○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莊公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臨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分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

西宮難在一年 純門師見[illegible]年

子[illegible]子重之父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纂輯編次]公子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公子嘉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公孫舍之公孫夏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革子良奔楚以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子然子孔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子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二子及于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叔孫會范匄于柯叔孫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叔孫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

叔孫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戊申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晉平公五年 莊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救伐魯前年 盟祝阿以和之

及莒平仲孫會盟于向祝阿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獻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奔楚公子黄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公六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欒氏逐鞅見上四年

欒祁盈之母范匄女也

桓主廟

禁乎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黶娶于范匄。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范匄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匄畏其多士也。信之。盈為下卿。匄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奔楚。范匄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叔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者。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既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范匄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范匄說。與之乘。以言

不使得視寢

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國語)欒盈之出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欒氏之臣辛俞從。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

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
令必從君也臣聞之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
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臣
事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
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
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
若受君賜是隳其前言而自亢其心也何以
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附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
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
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
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武來朝
始見也
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
武莒子比邾子悼于商任
錮欒氏也於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匄曰盍反州綽邢
蒯勇士也匄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
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
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于
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
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明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嬰言于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
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亡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一

襄公五

二十有二年 晉平公七年 庚戌 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叔孫得臣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不恭頃有禮之國

朝貢朝楚曰觀[illegible]辭也

盡其土地所有
會歲終朝正也
子侯石盂歸公
嘗祭之酎酒得與助祭
不意之征役數數而至
黜官無事受職四時祀以一羊二命盛祭以羊豕殺牲也

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
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
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
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
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
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
實重圖之

(附)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其子
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
祀盡歸其餘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
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黑肱卒君子曰善戒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叔老子叔弓嗣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

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悼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于沙
隨○公至自會
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一年夏楚公子午卒使蔿子馮為令尹子
馮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
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床焉重繭衣
裘鮮食而寢楚康王使醫視之信乃使追舒為

令尹至是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
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竟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
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蔿子馮為令尹公

子南楚辭字

已死復生白骨又肉

三命為上卿 俯恭於傴 於僂俯墻言不敢安行也 饘粥于此言至儉也

子蟜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于子馮者八人
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
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
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吾者如
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家語)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孔子之先。宋微子
啓之弟微仲衍之後也。歷傳至宋湣公。生弗
父何。弗父何以國讓厲公。其曾孫正考父。佐
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
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正考父生孔父嘉
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為孔氏。嘉生金父。金
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
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郰叔紇

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復
求婚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少者曰徵在。顏父
問三女曰。郰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先聖王之
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
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
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妻之。徵在既廟見。懼
不時有男。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於是月
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郰邑。因
名曰丘。字仲尼。二歲而郰叔紇卒。

辛巳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公八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弟文公益姑立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夏。邾畀我來奔。

禮為鄰國闕。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陳。

[illegible]陳殺人見二慶之黨也

車有二蔽者曰藩

胥午曲沃大夫

陳哀公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二慶楚人納公子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入絳初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盈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故趙氏韓氏中行氏知氏程鄭氏皆主范氏惟魏氏及七輿

恐盈有內應故許爲婦人以入

欲乘必持帶防隕也

斐豹以罪沒爲官奴者也

[illegible]爲矢于鞅也

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匄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使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

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所之鞅曰之公范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范匄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匄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士匄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鞅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

申鮮虞之子傅摯
前驅曰先驅次曰申驅主將所乘曰戎副車曰貳廣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後軍曰大殿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莊伐衛殤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御相羅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杼曰。將若君何。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己卯。仲孫速卒。季孫宿立其庶子羯

初季孫宿無嫡子。公彌長而愛公紇。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武仲。武仲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武仲為客。既獻。武仲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以公彌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備下民可也。公彌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彌氏富。又出為公左宰。仲孫疾長子秩。當立。仲孫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謂公彌曰。苟立羯

馬正家司馬
孟氏御騶之官

季孫廢長立幼云擇才故以誣臧氏

請讎臧氏。公彌因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己卯，仲孫卒。公彌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彌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彌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初，季孫愛臧孫，仲孫惡之。仲孫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因以防求為後，立其兄臧為）

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孫許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

不為天所弔恤

無廢文仲宣叔之勳

惡臣謂奔亡者

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及其亡也，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紇曰：無辭。及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子服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紇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王豫讀書録晉人圍欒盈于曲沃。盈使晉
午夜賂內嬖子朱。以謂晉侯曰。君討欒氏
也。為社稷耶。為范氏耶。公曰。為社稷。子朱
曰。為社稷則欒氏。君社稷之臣也。若之何
以范氏去之。昔桓叔之肇基也。欒賓實傅
之。文公之創霸也。欒枝戮力攘楚以成城
濮之勳。以主盟中夏。鄢陵之後。書實尸之
厥功爛焉。晉社稷之創而大也。欒氏之力
也。孺子盈圖其私難。互與范氏相仇隙。何

關于國。何戾于社稷。君信讒慝而棄忠良
臣竊過之。且范氏實不利于國。逐欒氏而
不告事也。分欒氏之邑以賂其黨。是不忘
君也。君若宥欒氏而納之。以耦范氏。晉國
猶世。若逞其志。暴蔑其仇讎。令得併植于
國以成其私。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公悟。將
納盈。范鞅懼。使程鄭止公曰。欒氏帥賊以
入。君猶宥之耶。固宮之役。矢及君屋。不有
范氏。君能宴然有今日耶。昔厲公不得于

且于莒邑

蒲侯氏莒邑

欒書。書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君其危哉。公懼。乃止。冬十月。

殺欒盈

齊侯莊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梁華周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于莒郊。旦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

郊。使弔之。辭曰。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

說苑杞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歸。枕
夫哭于城下。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十日而城
為之崩。既葬。歎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
倚者也。吾外無所倚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
援琴而鼓之。曲終。投淄水而死

如晉賀克欒氏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公九年 杞文公益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晉范匄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豹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范匄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簡公如晉。公孫夏相。子產寓書于公孫夏以告匄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匄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匄辭。公孫夏曰。以陳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 康 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 平 宋公 平 衛侯 殤 鄭伯 簡 曹伯 武 莒子

不可與爭欲使下之
部婁小阜
幄帳也
廣車兵車
乘車安車

同乘義如兄弟
亟急也雖急不能忘
任楚為箴尹宜咎

黎比 邾子悼 滕子成 薛伯杞伯文 小邾子穆 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康 蔡侯景 陳侯哀 許男靈 伐鄭

楚康王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平公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公孫射犬吉游吉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吉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康王還自棘澤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宜咎奔楚

郟王城也穀洛鬪毀王宮故城之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為王城郟叔孫如周聘且賀城也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二

襄公六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公十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立其弟景公杵臼）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杼。棠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一

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娶）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杼不聽。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見于役在廿三年）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干掫行夜也言行夜得淫人于吾行）（此賈舉非侍人賈[illegible]）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二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illegible]窺也 弇中狹道

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鮮虞僕賃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楚人召為右尹

〔列國史〕陳文子聞難。出奔衞。見衞孫林父。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蔡。蔡世子般剛而戾。文子見之。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晉。

齊景公即位之二年。使人召之。乃歸。

叔孫僑如之在齊也。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景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

[illegible]良車[illegible]也 郵止行人也

師旅小將師

袒免示降服 社主示服 縶囚也男女各班白囚以待命

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衞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黎比邾子成滕子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穆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椒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產獻捷于晉。戎服

武王長女配閼父之子胡公
虞夏殷之後為三恪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千里曰圻
百里曰同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令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士弱不能對。復于

趙武。武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拜陳之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齊成故也

令尹屈建

晉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叔孫豹見之。謂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衛侯入于夷儀

五鹿邑名

衛獻公猶在齊。晉侯使魏舒宛沒逆之。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獻公入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舟師役在廿四年夏

往歲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康王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令尹蒍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

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及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屈建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騈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滅舒鳩○楚康王以滅舒鳩賞屈建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蔿掩為司馬屈建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以授屈建禮也

庀治也

隰皋水厓下濕之地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及鄭平○明年三月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公孫舍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行人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晉平公十一年　齊景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甯殖將死召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子鮮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

淹久也恤憂也

子鮮為義多不淌出亡

二孫林父之子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
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
近關出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
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喜不聽孫林
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喜舍于郊將出奔孫襄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喜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殤
公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
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世叔

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
怨弗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
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
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檑弓）衛獻公反于衛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
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的而
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

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〇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
人于澶淵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吳
來聘召公也衛侯之歸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林
父愬于晉晉戍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
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戚孫林父邑

殖綽齊人今事衛獻公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

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棄與向戌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向戌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向戌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

聒讙也欲使過期

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向戌曰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澶淵之役衛獻公往會之晉人執甯喜比宮遺付女齊以先歸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為獻公故如晉晉平公兼享之齊國弱使晏嬰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

告趙武使言于平公平公乃許歸衛侯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伐鄭○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康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

原缺

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
若非國家之利也公孫舍之說不禦寇十二月
乙酉楚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
縣門發獲九人焉而後歸而後葬許靈公
附先是五月楚康王與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遂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
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
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問焉上
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公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
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
[illegible]令正以詬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
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秦
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附晉韓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

春秋左貫類之二十三

襄公七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晉平公十二年

附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
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
士匄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言于平公
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

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
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
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
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春齊侯景使慶封來聘
慶封來聘其車美仲孫羯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
附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
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
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杼許之偃與無
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
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illegible]也惟無咎與
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
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
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

薄慶之厚也他日成與彊又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崔成崔彊殺東郭偃
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
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
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堞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復命
于崔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

辟諸大墓遂來奔慶封當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謀于諸大夫
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
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武司馬置折
俎禮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甲寅晉知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屈建成言于楚戊申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武武曰

以藩籬為軍不絕營壘

楚有襲晉之氣

衷甲衷中欲以襲晉

獨取信故功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戌復言于屈建建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是夜也趙孟及楚公子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屈建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知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太宰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不聽趙武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我庸多矣非所患也季孫宿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蔡公孫歸生子朝之子

班布也布荊坐地也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附)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歸生相善也伍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罪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歸生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歸生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歸生通使于晉還如楚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建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詩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亂在文十四年

役在成六年

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

楚人合示必死

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為

賁皇即鬬椒子也亂在宣四年

役在成十六年

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欲待楚兵備欲令楚貪已不能二穆楚公子嬰齊次公子壬夫皆敗穆王故曰二穆

夷燒兆楚人謂火滅曰熸

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屈建曰。是皆然矣。歸生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賓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屈建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

盟于河誓不還 木門晉邑

從之謂治其事

關喪追服謂之稅服

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世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為卿初甯喜謀納公世叔儀聞之曰甯子必不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呂覽）初郈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之觴夫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去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郈成子

侯何也渫靈也

之謂乎。郿成子之觀右宰穀也。深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屈建問於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建歸以語康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盟主也。建又曰。宜晉之

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知盈遂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舍之。良霄。公孫夏。公孫僑。遊吉。印段。公孫叚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公孫舍之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良霄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孫夏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遊吉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趙孟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向戌欲攻司城向戌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其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当建戌而在申故知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 灵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公廿三年

卷二十三 襄公三十八年 十二

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死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悼來朝

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是月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游吉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

不易飢荒也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八年 十三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游吉歸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九月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冬齊慶封來奔

諸亡人謂以莊公難出奔者

慶舍以女妻癸是為盧蒲姜

莊即莊衢可慎守其不貪也

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欒高怒。慶封以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

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

桷椽也擊扉為號

脫祭服

陳于嶽

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

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公孫蠆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孫。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

邶殿邑名

讓弃吳吳子餘末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于其舊子服椒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叔孫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韓非子)初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
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
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
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
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公孫蠆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
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公

取蘋藻于阿澤 使服蘭之女爲 之神猶尊之敬 也

孫竈邑辭多受少與公孫蠆邑受而稍致之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
戮之明年二月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十有一月公如楚
夏齊景公陳哀公蔡景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
子白狄朝于晉冬公及宋公陳哀公鄭簡公
許悼公朝于楚宋之盟故也
(附)公過鄭鄭伯不在良霄廷(往)勞于黃崖不敬
叔孫豹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

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
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十一月癸巳靈王崩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
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明年夏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公孫舍之使
印段往良霄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

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子郟敖立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春秋左翼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四

襄公八

丁巳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公十四年 楚郟敖麇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初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及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豹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康王。公及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襚衣死人也親襚臣弔禮

禮君臨臣喪則祓殯而陳幣桃祛邪鬼茢祓除穢茢苕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

使公冶問公起居及在途而印書追與之

益疏我也

式微

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
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駕鵝賦式微。乃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
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
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
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語 季孫宿取卞。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駕
鵝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
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况君乎。彼無
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
是王。而何德于君。其弗君也。若不克魯。君以
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
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乃止。
庚午。衛侯衎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弟餘昧立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

子罕即樂喜

隨宋盛衰

弑之。
附 鄭公孫舍之卒。罕虎當國。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罕虎以舍之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
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
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
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
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政
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
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盈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公孫段往。見世叔儀與
之語。世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

云旅歸也

晉不隣矣。其誰云之。

晉侯使士鞅来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来盟

不寧取以教之

晉平公使司馬女齊来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公告女齊。女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不寧取夫人。救之而取老臣乎

杞文公来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餘眛使札来聘

吳公子札来聘。見叔孫豹。說之。謂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王化基之矣猶未大行于天下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邶鄘管叔霍叔國名後與武庚叛滅之以封康叔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蕩乎也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襄公佐平王東遷而取周故地故云

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象箾南籥文王樂恨不及已致太平

濩湯樂

韶箾舜樂

免難見昭八年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

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嬰。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無宇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

戚孫林父邑

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孫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附)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傒之曾孫酀。良高傒也。高豎致盧而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旃。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公十五年 衛襄公惡元年 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郟敖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叔孫豹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叔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遂自立是為靈侯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庠考補）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伯姬卒待姆也初火及姬舍或謂曰夫人少避火乎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保至又以告姬曰傅未至遂逮乎火而死君子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儋季靈王弟

愆期蒍邑大夫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為王御士聞其嘆入以告王曰必殺之是夫也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不聽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愆期愆期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徃年十一月良霄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徃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公孫黑曰可則徃難則已何世之有良霄强使之黑怒將伐良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良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〇良霄嗜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公孫黑如楚歸而飲酒七月庚子公孫

罕虎孫黑公……家本同……兄弟
初良霄氏徒禍難所繇也三家能強直決無今日之難我以無所附為所可矣

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罕駟豐同生。其宗強。良霄汰侈故不免。大夫聚謀。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良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印段從之。罕虎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于公孫黑氏。乙巳。鄭簡公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良霄聞鄭人之

盟已也。怒。聞罕虎之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羽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良霄不勝。死于羊肆。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之。葬諸斗城。駟氏欲攻之。罕虎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子太叔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與之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乃歸。羽頡出奔晉。為

國諸大夫與君共亡者

任大夫。事趙武。與之言伐鄭。趙武不可。宋之盟故也。

(附)冬。罕虎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罕虎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

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良霄既死。使太史命公孫段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國都邊鄙尊卑各異章服
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相保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

鮮野獸

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罕虎止之而逐豐

蔑然明名

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初。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告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罕虎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為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

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始吾

巧以避法故不畏上

丘賦被謗

參三也用三代末法

錐刀末喻小事

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洩公子嘉子
止良霄子

鑄刑書之歲二月。鄭人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懼。春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為。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先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夫諸侯之

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附)叔孫豹至自會。見仲孫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

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仲孫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叔孫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武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起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昭十三年會平丘晉執季孫

巳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平公十六年蔡靈公般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初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居喪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不聽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己亥仲孫羯卒子獲嗣是為孟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椒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薨之月鄭子產相簡公以如晉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扞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考按曰完當作宇

圬人塗者填壅也

巾車主車之官

見過如此寧有菑患

銅鞮晉離宮

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文伯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

贏受也

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匄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是役也鄭罕虎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弒之

而自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先傳十二月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襄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四　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昭公一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七年。凡三十七年。薨于乾侯。

庚申　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公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公子圍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

惡楚襲之故惡之

城外為墠所令

蒙欺也告廟而來故云

桃，荊也

汞甲作許以度為晉

淳于杞邑

穮耘也蓘耕也

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武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

言君服陳於衛

蒲為宮殿王會也既有之雖戈者前可也

衛社稷而禍之又甚于墻壞矣

難楚不為患公子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罕虎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公孫歸生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

三月取鄆

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以謂叔孫。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附]天王使劉夏勞趙孟於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女齊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崇尚也。尚步卒。阨。險也。車利平地。步利阨隘。故云以狄卒當我車。狄必克。每車三人。五車十五人。今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三人以三邑奔齊

巳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齊出告晉侯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子悼公牟立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今太原

中行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中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彊鄆田

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彊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后帝堯也。商丘宋地。主祀辰星。其後宋人因而其祀。唐子孫因守大夏之地。上帝蓋取唐君之名。大叔而賜之唐。使主參而蕃其後。即晉始祖也。帝顓頊也。禁祭以禳之

楚邾悼公

附 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娠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

氣集曰湫沸曰底作壅口塞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子公聞之曰。博物君子也。厚賄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公子圍

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及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公子比奔晉。宮廐尹公子黑肱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國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國語）初秦公子鍼奔晉。從車千乘。及楚公子比奔晉。從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起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使與秦公子同食。趙武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

（附）十二月庚戌。晉趙武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九原晉大夫葬處 隨武子晉大夫士會 射姑所殺

（檀弓）初趙武及叔向觀乎九原。武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武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武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趙武知人。武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綿詩言文王有四臣故能綿綿後武以比晋侯有起角弓取九
弟昏姻無相遠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則送女者班次高于迎女者矣[illegible]云然[illegible]故無仰也

[illegible]秋存疑卷之二十六

昭公二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晋平公十八年 楚靈王虔元年

春晋侯平使韓起来聘

韓起来聘且告為政来見禮也起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孫宿賦綿之卒章韓起賦角弓季孫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起譽之季孫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二月韓起遂如齊納幣

附夏四月晋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晋侯晋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如晋

報韓起之聘也晋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来

游楚乃大夫

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
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来繼舊好
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徐吾犯之妹美游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惟所欲與犯告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黑盛飾入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
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
游楚氏黑怒既而櫜甲以見楚將殺之而取其
妻楚知之執戈逐之黑傷而歸告諸大夫曰我
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
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
女忍殺宥女以遠女速行乎往歲五月鄭放游
楚于吳將行游楚子產咨于游吉吉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
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〇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

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
書其名且曰女子子產弗討〇今年秋公孫黑
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經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復乘
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
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
在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黑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
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
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往弔焉及河平公使伯瑕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刑已頗何以
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明年正月游吉送少姜
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
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恤
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
之喪而數於守適小國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
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茲又將來賀不惟此行
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
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
求煩不獲二大夫退游吉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

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
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

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
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
太公丁公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
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重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起使叔
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
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四人皆舜後胡公之先也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大姬人非其人長非其長

燠咻痛念之聲

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塩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

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使宅人反之且謂之曰諺有之非宅則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無宇以請乃許之

〇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人謂韓起子尾欺晉晉胡受之起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十二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

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壬戌 景王六年 三年 晉平公十九年 楚靈王二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成公子悼公寧立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子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叔弓從之

秋小邾子穆來朝

季孫宿欲卑之叔孫豹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癸亥 景王七年 四年 晉平公二十年 楚靈王三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季孫宿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

陸道也夏十二月日行北道三月行西道固沍牢閉秘取積陰之氷也

此四月水星見畢取用之

火風壯溫風出

豳風七月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不易言多難

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悼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穆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往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靈王止之。使伍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伍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

無德則小故不一姓

侯。晉侯欲弗許。司馬女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伍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大国晋也

晋之威力所及

求霸公也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侍于申六月楚靈王合諸侯于申伍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使問禮於向戌與子產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

朱方鎮江府

君慶封

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靈王示諸侯侈伍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子產謂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向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佐鄭簡公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滅其族將戮慶封伍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

築城外嗖莫敖與校

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伍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靈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以備吳

夏汭今夏口

九月取鄫莒邑

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庶子媾立

書僑如之雅在成十六年

婦人問其行故

初豹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叔孫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之叔孫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請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

公孫明亦大夫

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仲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於公如何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不見既目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因獨養之而屏左右不內人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饋至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

北婦人國姜也客則公孫明

萊書公之御者

數句皆豎牛辭

嗜豹庶子

王所賜叔孫

不以壽終曰鮮

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婼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明年，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從也。既葬而行。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射殺之。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婼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又披其邑，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遷易也

寧風齊地

〔王十朋叢談〕豎牛間孟丙于叔孫穆子。孟丙泣曰：天下有無父之國哉？以告杜洩。杜洩曰：夫子之遠子與，子之遠夫子也。事親左右就養，服勤無方。小子行之。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七

昭公三

甲子 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公二十一年 楚靈王四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也取其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王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薳罷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薳罷於氾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晉韓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索氏游吉謂叔向曰楚王汰侈也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以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

閽刖足使守門也司宮閹刑者

倍加也

有賢人以敵晉

羣吉群字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晋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起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簡公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

明年冬楚公子棄疾如晋報韓起也過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罕虎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游吉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起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晋境晋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晋侯說乃逆之

公如晋

公朝于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晋侯謂女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女齊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晋

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莒人愬于晉。晉人將止公。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蘊輟古史〕范鞅退，以告祁午。祁午曰：非也。魯君在外而國人納叛，此其罪在季孫也。季孫專國秉政，見猜於君，而思假手於晉以斃之。此陽以牟夷為實，而陰以君為市也。納叛不義，專國不仁，悖君不忠，必為魯討之。弗聽。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子哀公立

秦公子鍼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

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

待命于雩婁禮也

蹶由居楚十四年令尹陽匄言於平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公二十二年 楚靈王五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弟平公郁釐立

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平公享之有加籩季孫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起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襄十七年華臣奔衛

棄疾聞當龜之父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薳罷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薳罷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齊侯景伐北燕

燕受齊平

十一月齊景公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納簡公晏子曰不可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 景王十年 七年 晉平公二十三年 楚靈王六年 杞平公郁釐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三月公如楚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

祖祭道神

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椒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illegible]孫貜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毛草也
甲至癸為十日
王至臺為十等

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

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王之法取之盗有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臺大也有亡人……之 僕臣隱匿也 行善法故能收 ……至於水

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按說文能音奈三足鼈也舊作熊者非

附鄭罕虎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罕虎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晉韓起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韓起為子產之敏也使為嬖大夫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日食于宋常火及降婁於孫有災魯受其餘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也庶子靈公元立）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抽）始（合）生孟縶

荀史…元朱

周易曰屯元亨

孟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為宗主

孟跛利居元吉利建

庶孫林父而承成

孔烝鉏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烝鉏告之夢夢
協晉韓起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烝鉏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
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
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烝鉏曰非長之謂乎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烝鉏立靈公
晉大夫言於士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
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䳭鴒在原兄
弟急難兄弟之不睦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
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鞅以告韓

新臺…以大屈之弓

固喪夫人

起說使鞅如衛弔且反戚田
九月公至自楚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
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
冬十有一月季孫宿卒 子悼子紇嗣未幾卒紇子意如嗣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季孫曰不
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
歌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景王十二年 晉平公廿四年 衛靈公元年 卯一年 楚靈王七年
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虒祁宮名

性生也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
過殺偃師而立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叔弓如晉
賀虒斯祁也史
趙見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吉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先是石言於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
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祁之宮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
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

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葬陳哀公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悼太子之子孫吳圍陳宋

戴惡會之十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于
顙而逃
附晉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
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未也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八

昭公四

戊辰 景王十二年 九年 晉平公二十五年 楚靈王八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時改城父為夷故曰實）

附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陰戎即陸渾之戎　夏世后稷五國地為之長）
（弁髦始冠之冠）
（允姓陰戎也　瓜州今敦煌）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陳顓頊之後故曰水屬）
（大昊水故為之妃　楚之先祝融為火正）
（妃配取五行之數以五成）

［考增］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

（禮檀弓）
（杜蕢左傳作屠蒯）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與知防範之事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孫意如欲速成。叔孫婼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　景王十三年　十年　晉平公二十六年　楚靈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崔慶之亡也。公孫竈公孫蠆執政。公三年。公孫竈卒。欒施嗣政。晏嬰嘆曰。惜也子旗必不免。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兢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八年。公孫蠆卒。欒施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嬰。逐公子固公子鑄公孫捷而更為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於高氏。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欒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往高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逆之曰。聞高彊將攻子。子聞諸。施曰。弗聞。曰。子盍亦將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今年夏。有告陳無宇及鮑國曰。欒高將攻

施公孫竈之子字子旗

嬀陳氏　竈蠆皆惠公孫故曰二惠兢爽強明也

寵秩之謂為立宰

服行也

端委朝服

穆文熙曰陳桓子既不自利人能利人近諸公子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遠也其有齊也宜哉

孟姬景公母

陳鮑無宇遂授甲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帥師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故及於難。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羣公子之亡者反其祿邑。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孫紇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illegible]等用之

用幣須車百乘

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子昭公五

晉平公卒。鄭簡公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子太叔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罕虎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婼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虎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

[附]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叔孫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

子尾之力

般弑君歲在豕韋

蔡復稍其凶也

建度楚

大梁

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佐立 元公）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 楚靈王十年 宋元公佐元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三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弗聽。丙申。楚王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克有繼。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 胡女）

大蒐于比蒲

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莊）盟于祲祥

孟僖子會邾莊公于祲祥。修好。禮也。初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鄰女既奔也

河伴也 薳氏別館 以僚使泉丘 歸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起從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罕虎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人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王來聘閒閒語)楚子滅陳戮蔡然丹進曰鄭在我心腹之疾也其即我也抑順抑逆不可保也請因陳蔡之兢而剪之王曰善命厲兵蒐乘將襲鄭公子棄疾諫曰不可鄭多君子未易動也有子產以當國有馮簡子以斷大事子皮老矣子太叔咨焉以為政裨諶謀于野者也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訪焉以布命于諸侯諸侯睦焉衆庶輯焉詩曰無兢惟人鄭有人矣兢孰如之事之而後可楚子曰陳鄭匹也是區區者而足與戰乎棄疾曰國無小惟其兢也昔我先康王及陳人蔡人伐鄭介恃楚衆蔑小鄭國井堙木刊子產甚之而棄疾於陳兵車七百乘甲士七千人以宵突陳城陳侯恐懼奔避竄伏墓次我康王閔之而弗能救也何者兢故也夫伐陳之賦晉人城濮之賦子皮子產之賢原軫臼季之賢也必不得已以與君王為難臣懼鄭之不為

游氏之庙子太叔家庙也

又伯即檀伯

五官之長不在

王下也。且兵無無因者。王之滅陳因其亂
也。其戮蔡也。曰其虐也。鄭無二國之衆而
有事焉。將安用乎。王乃止。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
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
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
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晉昭公二年 楚靈王十一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納北燕伯款于陽。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定公寧嗣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
叔使其除徒執具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

問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產使避之。司墓
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不毀則日中而
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
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
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叔
孫婼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景公衛靈公鄭定公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
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
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印遂如晉。〇晉昭
公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
許之。以齊侯宴。荀吳相投壺。晉侯先。荀吳曰。有
酒如淮。有肉如坻。池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

何必取雋乎投壺之中

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

叔孫亦以伐莒之功例加三命

呂代與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固
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
歸不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
昔也齊將何事齊公孫傁叟趨進曰日旰君勤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鬭椒之叛也楚人滅若敖氏靈王謂成熊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熊於王熊知之而不能

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孫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慭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慭
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季孫紇之卒也
叔孫婼以再命為卿及意如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意如二命踰父兄非禮
也意如然之使謂叔孫叔孫曰叔孫有家禍殺

婼位次也

恤恤憂也湫愁也攸危也

不指其事空下一筮使筮曰枚

二者成乃可筮

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朝而命吏曰婼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意如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
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
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
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

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椒曰即欲有事何
如椒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外彊內溫忠也和而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
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

[illegible]否則鄙矣也
複陶秦所遺羽衣被服也舃履也
伋太公之子
牟康叔之子燮父唐叔之子
篳路柴車也
[illegible]弧弓也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意如欲使叔孫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叔孫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楚子靈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複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然丹夕。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繹辟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成

柲戚以爲斧柄
摩礪其刃以斬下惡
三皇之書五帝之典八卦之說九州之志
祈招周司馬
愔愔安和貌式用也祈招爲人安和用能明德音以不廢其用如玉之堅金之重承民力以爲使之而無有醉飽之心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戚柲。柲敢請命。王入視之。僕析父謂丹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丹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能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夫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誨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詒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印)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

之亂靈王死之

晉伐鮮虞

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八月戊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十月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八終

昭公五

壬申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公三年 鄭定公元年 蔡平公元年 陳惠公元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圍費，弗克。季孫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因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從之，費人叛南氏。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請待間。許之。明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南蒯奔齊。齊侯曰：叛夫。曰：臣欲張公室也。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國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蔡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鬬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于晉，召公子黑肱于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於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鬬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郟、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棄疾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

𣂏水名

舒令謂斷王旌
父執人于王宮

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乱，曰：先歸復所，後者劓。王師逐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然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請入大都而乞師於諸侯。曰：皆叛矣。請奔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棄王歸。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𥘉年以告乎王。乎王敀葬之。伐徐之師聞變而還，吴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𥘉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國語)王沿夏入鄢，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

王守仁曰棄疾
殺二子不煩一
兵只以詭言恐
怖之令自殺何
其狡也

又曰殺囚而弁
以安衆心亦是
奇策

王。王行遇其故涓人，嚋，謂曰：為我求食，我不食三日矣。涓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三族，且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肱而卧，涓人易以塊，逃去。乃匍匐入于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自立，是為平王。

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公子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闘成然走告公子比及公子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更名曰熊居。葬公子比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之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闘成然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

子干公子比字

聘于鄭且致犨抽櫟歷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對曰臣未聞命歸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史記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而陰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使五人齋而以序入拜曰當璧而拜者神所命也既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比及黑肱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弒比為王十餘日黑肱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

初公子比自晉歸韓起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獻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簡曹伯武莒子著丘邾子莊滕子悼薛伯獻杞伯平小邾子穆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通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十乘合諸侯於平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

齊桓為齊父故曰人以為奧主

十年意如伐莒取郠

子貢萬人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乃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人以為請齊人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敗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恭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乃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

唐歌也

歲聘之事貢獻之業上下之礼儀修之威神明之昭告間一不可不經下可常也不明信義不著也

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

承齊盟之牲

間隙

僨，僕也。

子仲即公子憖。

以公[illegible]塞之[illegible]可以承飲

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椒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甲車四十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

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公不與盟。子服椒曰：晉之執政二，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孫曰：然則意如乎？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椒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既而晉人執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與之錦而入。晉人以意如歸。子服椒從。

[illegible]之順

[illegible]所曰除，[illegible]除地為壇也

承貢賦之數也。

言鄭國在甸服，爵在伯子男之列

行理，使人也。無法制也。

貳，離也。偷，苟且也。

是行也，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將盟，晉人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附)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曰：已矣，吾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劉晝新論：子貢問孔子曰：今者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管仲、子產不亦是乎？子曰：賜也，女謂自賢者賢乎？進賢者

國都之西居上 近殺曰上國
介特無成爲者

賢乎。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
子之進有賢於已者也。夫知賢知也。愛賢仁
也。引賢義也。賢孰大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為平侯 吳為惠公
楚靈王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
于蔡。悼太子之子偃師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中行吳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彌牟辭
公于河。
吳滅州來
楚令尹鬬成然請伐吳。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附明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
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

有功合九族
物官因材任官也
欲得盟會見遣 不欲私去
猶骨枯而季氏以生肉

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
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楚令尹成然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明年九月。王
殺成然。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成然之子也。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公四年 楚平公居元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椒私於中行吳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

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諺曰。臣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以告韓起。乃歸季孫。椒
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羊舌鮒見季
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而歸魯。微武子之賜不
及此。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
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

若之何因泣下意如懼逃歸子服椒待禮

三月曹伯滕卒 子午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太子郊公因意恢死

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奔齊叔庚輿立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附）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彌牟如楚羊舌鮒攝理韓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鮒鮒蔽罪邢侯邢侯怒殺鮒及雍子于朝韓起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

邢侯申公巫臣子

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及鮒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邢侯巫臣之子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晉昭公五年 曹平公須元年

春王正月吳子餘末卒

初餘末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及餘末疾亟以授季子季子辭逃去吳人立餘末之子僚

公羊作餘昧 屈狐庸即邢侯 戴吳即餘祭 嗣君指餘末

祲妖氛也

王世貞左逸子產聞季子不立使謂之曰
美哉先太伯之讓也而吾子幾之雖然僑
也竊有惑焉太王之志也授季逮文爰及
於武周邦其命維新蓋三　載而天下謐
如也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而勞其民今
聞其嗣抑又甚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
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好之太伯之讓
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仁也
仁孝合之為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醆

乃不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
不聞斯言札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
乎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
及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魯所貢之壺

密須姞姓國文王得其鼓路用以大蒐

闕鞏國名

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
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
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奔鄭王
怒曰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
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是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

崩十二月晉知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知躒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知躒揖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
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
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
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

戎路
命也
不廢謂加賞也
載者書于策也
文章旌旂也

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
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
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
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
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
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出諸侯有嘉功致作彝器以自獻
考成也
志記也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
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
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平丘之役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且不修備中行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
人驅衝競大獲而歸至是中行吳復伐鮮虞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
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
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卒終也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
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鳶鞮歸既獻而反鼓子焉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

昭公六

十有六年 晉昭公六年 吳王僚元年 乙亥 景王十九年

（附）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以取鄭故為晉執

春齊侯 景 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国名 叔孫婼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亢御也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戾定也肄勞也 言政大夫離居異心莫知我民勞苦 其是之謂乎

楚子 平 誘戎蠻子殺之

楚平王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 質信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附）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定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 孔張客入大夫立于東楹之北 執政御之適客後又御之適縣間 縣樂之間 客從而笑之

放紛擾亂也

[illegible]於社受脤已祭則歸脤于君

脤祭肉表著之位

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

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銳細小也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而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

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王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

蔓草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羔裘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褰裳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無是蘀兮之思 晉卿能終善乎 偃取所見君子 六乎不與施取 有女同車洵美且都 取仍乎和吹 我將取曰靖四方

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請辭。夏四月。韓起歸私覿于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六卿餞韓起于郊。韓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駟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同車。印癸賦蘀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夏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回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欵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子産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周六月夏四月而陰氣未動而侵陽故祝史請用幣 不舉盛饌 意如謂以正月為歲首之月故云 陰氣 晋正月朔者入正陽之月在六月非歲首正月也日過春分而

丙子七年 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穆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季孫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日月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合[illegible]月當夏家之四月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叔
孫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叔孫婼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
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

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以雲為號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
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

鳳知時故以名曆正之官 燕以春分来秋分去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 [illegible]以立春鳴立夏止[illegible]以立冬入大水為蜃 故以名分至啓閉之官 鴡鳩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鷙故為司寇主盜賊 鶻鳩春来冬去主事 五雉[illegible]西方[illegible]雉[illegible]南方[illegible]為工 [illegible]正[illegible]以止民[illegible]不淫放也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
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
徒者也鴡鳩氏司馬者也鳲鳩氏司空者也爽
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
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頃公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
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
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
卯中行吴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
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韓

甘鹿周地

起夢文公携中行吴而授之陸渾故使吴帥師

獻俘於文宫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大火心星之座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今除舊於大火之盛火星出必布災矣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

往年火出之時而微始見

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若火作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
之虚也陳太皥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
也星孛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

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

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請藉取舟以救死罪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公二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

巡行廟中屏攝祭祀之位不使火及之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火作，裨竈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竟不與，亦不復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

留其女　原伯魯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眼）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

六月。邾人入鄅。（鄅妘姓國）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若鄭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平王說。冬。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穆文熙曰紡以度城自縋而出以招楚兵滿報夫仇何物嫠婦乃有此奇策遂縣縋而登

昭公七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公三年 曹悼公午元年

春。宋公伐邾。

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元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郳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春秋合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其位。以與其弟斯。遂奔晉。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高發伐莒。莒共公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共公殺其夫。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孫書。孫書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偃之弟

附是歲也。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私謀于族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

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明年冬。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丸)苻(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就)。和之至也。

(史記)子產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及卒。鄭人悲之。如亡親戚。仲尼嘗過鄭。兄事之。及卒。泫然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公四年

春王正月

(考)增附 楚子之在蔡也。郥(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乃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往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至是。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奮揚使遣之。三月。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

城父今河南汝州

奉初命以周旋

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
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
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吾將歸死。吾知不逮
我將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名不可
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員奔亡。屬矢出見使者
使者不敢進。遂亡。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
旰食乎。遂與尚俱誅

伍員之亡也。奔太子建於宋。會宋華向之亂。與
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又之太子適晉。晉人曰。鄭
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
矣。滅鄭而封太子。建許之。還鄭。鄭人知之。殺太
子。殊建子勝與員奔吳。
（韓非子）伍員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
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奔吳。邊候得之。
將執以獻。員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
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邊候釋之。（呂覽

昭關。關吏欲執之。幾不得脫。追者在後。比至
江。江上丈人方漁。歌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
期兮蘆之漪。員從之。遂得脫。解其劍曰。此劍
直千金。以與父。父曰。荊國之法。得伍員者。爵
執珪。祿萬石。豈直千金劍耶。不受。（　）未至
而疾。中道乞食。至溧陽。見女子汲溧水上。就
乞食。女子知其為員也。與之壺漿負食。訖。謂
曰。頤子弗言。女曰子行矣。遂自沉水中。
伍員至吳。言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曰。彼
父兄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
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進鱄設諸
焉。而退耕于鄙。
夏。曺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
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
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為騶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我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丙辰。衛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豹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子荊為驂乘。華寅乘貳車。及公宮。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公子荊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復請。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內祖示不敢與齊氏爭 自閱門不欲令迹者出 死鳥衛地

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

戊辰。殺宣姜。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公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皆未死賜謚 康王之誥

太子皆公黨

質華氏族時為大司馬

詢訛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華亥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詬 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奉之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信必免公子既入

不会嫡子位以長幼當

季孫意如

言時為鮑國七牢 歸費在十四年

華牼將逃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蔡侯盧卒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晉頃公五年 蔡悼公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以告叔孫婼叔孫婼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 頃 使士鞅來聘

時叔孫婼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曰司馬以我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我

刀貙家臣尤怪也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公閒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
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
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
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貙承宜僚
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貙曰
司馬老矣登亡為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
丙申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以朝

南里宋城內地

張匄不勝其怒遂與華貙臼任壬鄭翩殺多僚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
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
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
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
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
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井偃州員華登帥

戰　武備也　夫長兵

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懼將亡廚人濮曰吾小人
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
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曰國亡君死二
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
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
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
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
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

前年十月之亂　楚太子建　小邾穆公子申

之怒也

敗子城子城適晉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
至曹翰胡會晉中行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老丘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華豹張匄殪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
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誑不幸而後亡使華登
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
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
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

其子朱一心

東國隱太子子也

昔陽肥國都

後既許之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平侯弟東國立朱叔父也

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王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復即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明年六月中行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中行

[illegible]涉佗

吳召之曰鼓有君矣而止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于鮮虞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吳歎謂其左右曰鼓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二

昭公八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公六年

春。齊侯景伐莒。

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怒。復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君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陸粲考正)初。太子壽卒。王子朝有寵于景王。王欲立之。使賓起傅之。劉獻公之庶子卷事單穆公。

惡子朝。以為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于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遇心疾而崩。單子劉子立王子猛。戊辰。劉子摯卒。單子立劉卷。以見于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為人犧則見役 已為犧則寵貴矣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劉子卷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
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伯
奂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来背盟而
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
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時
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宗）延定稠子
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閔子馬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文）單子（穆）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
單子欲告急于晋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
如圃車次于皇辛外子朝使鄩肸伐皇大敗獲
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冬十月晋籍談知躒帥陸
渾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

自離姑則道經晋武城故既至
武城界南欲循山南及不過武城也

于子施氏十二月晋籍談知躒賈辛司馬督帥
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
于解次于任人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晋頃公七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晋
癸丑叔鞅卒（子詣嗣為大夫）
晋人（頃）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晋晋人来討叔孫
婼如晋晋人執之書曰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
人也晋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将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叔孫與四各居

使邾人見叔孫之膚

別都 曰旦女以待

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仇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詞而愬諸韓起乃皆執之士彌牟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于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諸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子朝邑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閒晉師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也因朝楚而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十九年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吴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至是吳人伐州來楚令尹陽匄及司馬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陽匄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illegible]也

孔疏皆云諸樊字誤史記作公子光是也

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公子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附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附冬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illegible]壁壘

[illegible]也

四人楚賢沼

百里曰同千里曰圻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壬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

事在七年

[illegible]為地震而死

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附)明年正月召伯盈南宮嚚以甘桓公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

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以疾還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公八年　蔡昭公申元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初公如楚仲孫為介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

孔子聖湯之後也　走自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考父何以父高祖　則不嗣子也乃讓厲公以位　正考父孔父父

說即南宮适

叔孫[illegible]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及南宮适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孫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為陰勝 [illegible]陰矣而陽 [illegible]然不動所積 聚為旱也

壽夢越大夫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婼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

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 初吳邊邑卑梁氏處女。與楚邊邑鍾離
之女爭桑。兩家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
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
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
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兩都而去
葬杞平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二 終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三

昭公九

甲申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公九年 杞悼公成元年

春叔孫婼如宋

公若意如之叔

初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叔孫婼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宋元夫人弗與魯將逐之。夫人告元公。公以問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徃年三月。晉頃公使士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門于介衆。曲在子朝。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六月。鄭定公如晉。子太叔相見士鞅。鞅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而與韓起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于明年。夏會于黃父。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

附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

天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六情皆稟於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有鸜鵒來巢

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

昭公名宋定公 公生出歌死還哭

公鳥公若皆意如叔 公思展意如族 季姒即公鳥妻 國人

秦遄妻公鳥妹也 秦姬即秦遄妻公之亦意如弟

侵郈氏宮以自益

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國生申公鳥死季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私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公甫告於季孫意如意如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意如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意如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意如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意如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之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怒拘臧

萬人會舞者六十四人

公為昭公子務人也

公果公賁亦昭公子

氏老。故季臧相惡。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意如。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柤懼。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辭。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宮。叔孫婼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

冰矢箭筩其蓋可承飲踞坐無敬心

臧會為洩于臧氏而逃于季氏

僭不信也

內子昭伯妻

不對若有他故

為郈賈正之官入送計簿

君必悔之。弗聽。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孫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昭伯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附)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意如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注

惜佯也

信明也。貺者有其從行無罪

何守言何必守盟詞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将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過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彊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是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婼自闞歸。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将若子何。意如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婼乃從公于齊。請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婼。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自鑄歸。意如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婼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父兄猶伯叔

楄柎棺中笭床藉骨也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謂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祗辱公遂行。巳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春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公十年 宋景公欒元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晏子春秋）齊侯問公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公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者我不能用內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辟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而得反國豈不為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後雖辯之譬之臨難鑄兵既噎掘井亦

無及已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之臣申豐女賈以幣錦二兩適齊謂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據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

據字子猶當為猶許使得為高氏後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

猶可怪焉

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請繼之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師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意如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乃偽降齊師告之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人信之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遂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師弗克而還

秋公會齊侯景　莒子郊　邾子莊　杞伯悼　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

子西平王庶長子

昭王即太子壬　從子朝也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
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

召伯新還故盟　愆惡疾也　不忍王虐　攜王伯服

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晉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
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
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
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
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
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illegible]　二世謂靈景　若行不順

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於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
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
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
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
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
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

謂先王何常之有爰聽誣之也　肆其無窮之私心　底至也

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
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
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
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
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
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惟伯仲叔季

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礼甚矣文辭奚為

入郢在定四年

附二十九年三月天王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初尹氏固自楚反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吳之入郢也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嬰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誣欺也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礼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礼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農工守常

士不失職官不慢

有天地則有礼

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

痁瘧也

作威辟以求媚

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
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
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以老壽者為信君
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僻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
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
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當者其謗讟不
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不之薦信是言
罪也其盖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
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
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illegible]
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
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
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
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齊侯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公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
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
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侯至自田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
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
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一者須氣以動
二者舞有文武
三風雅頌各類
八方之風九徳
之歌
周宏也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争心。故詩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争。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楽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
平其心。心平徳和。故詩曰。徳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春秋景公有愛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
戈将自撃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
為君數之使知其罪。公曰。諾。晏子擧戈而臨
之曰。爾罪有三。君使汝養馬而殺之爾罪一
也。使君以馬之故而殺人爾罪二也使君以
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
之必軽吾國。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兵弱
于隣國。爾罪三也。公遽曰勿傷吾仁也。夫子

釋之
景公飲酒。晏嬰陳無宇侍。無宇曰。請浮晏子。
晏子曰。奚為也。陳無宇曰。君賜之卿位以尊
其身。寵之百禄以富其家。群臣爵莫尊于子。
禄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隠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
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
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

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
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族則
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内隷
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
君之内隷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
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脩。此臣之
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
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
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東餒者。國之間

紘冠之繫也
屏道也列屏于道

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雜記 孔子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而藻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春秋左翼三十三卷 終

觀諸侯之變
都邑之士
史記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上若列于道[illegible]
鈹劍也
[illegible]解衣也
坐行膝行也
承執羞者及其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四

昭公十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十一年 楚昭王軫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闔廬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

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說苑公子光既弒僚。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郤宛。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宛曰。吾。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命寘諸門。曰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令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自殺。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終弗爇。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郤宛之死也。國人哀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

極也。今又殺三不幸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有新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吾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謗言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謂樂祁犁與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冬十月。曹伯午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附)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

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景公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子慭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公十二年　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子獻公蠆立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頃公結立

勝與臧皆祁盈家臣通室易妻也

以正直爲醜惡其徒衆多無道可自立矣

無自立法

愸音齊

食我叔向子

欲娶夏姬女

(附)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知躒。使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之死也。愸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靈公之妹也。靈公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食我。食我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附)秋。晉韓起卒。魏舒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分羊舌

言子靈之妻多而庶子鮮少故以爲懲

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申生以驪姬

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兄弟之妻相謂曰姒

戊部之子

徐吾知盈孫

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烏即司馬烏

思純正

賈即然明

氏之田以為三縣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

賈辛將適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幾失子矣言之

厭足則已

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云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魏子辭梗陽人

戊子敬王七年二十有九年晉頃公十三年吳闔廬二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祇取

乘馬
減服馬名
從行凶公子
龍輔玉名
陽穀邑名
同出之産舍

倪即長請將欲從公而死

厤焉公 如乾侯。
季孫意如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
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
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衍併入羔裘。齊侯喜與
之陽穀。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
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
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
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
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錢中選讀左)鄆潰。公無歸于家。羈使謂齊
晏子曰。天禍魯國。寡君越在草莽。豈

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四石曰鼓出家語王肅註

晉長寬被廬法

邑之厤。天下之惡一也。昔先臣慶父之難
桓公定之。威義信于諸侯。今聞長世君者
脩桓之績。問罪于我。首使寡君歸奉社稷
請終以事君。吾子國之望也。君之信也。微
子言。寡君將老焉。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
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敢告于下執事。晏
子曰。季氏世得其民。君實棄之。違衆不祥
子家羈曰。嘻子過矣。假令父辟毋濁其非
人子乎哉。晏子不能對。曰。寡君惑于子。猶
未易解也。君子曰。嗟乎管晏之不謀也。如
是哉。管子而在。公必不出。出而復不終日
也。
(附)晉趙鞅中行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
其度矣。夫晉國將奉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
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
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

刑器既厥……之亡　……乃免……六年

刑器氏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
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
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
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公十四年 吳闔廬三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魏舒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
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
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
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
晉人不能詰

二公子皆二十七年出奔者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公子奔楚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

養地名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
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
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
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億安也

姑以待其歸。将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聴。呉子怒
十二月。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
徐。徐子章禹断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呉子。呉子
言而逆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
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呉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悪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
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晋定公午元年 呉闔廬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晋荀躒于適歴
晋定公将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来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孫。鞅使
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晋知
躒于適歴。知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
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
殺弗亡。君之恵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
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襄公定立
晋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孫從知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
必逐之。知躒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
曰。君恵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歸糞除宗
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
如河。知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乗入于魯師。季
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来奔

邾黑肱以濫来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公二年 吳闔廬五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時歲在星紀晉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士鞅謂魏舒

帥諸侯之大夫

狀序

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舒曰善使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衮差序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舒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

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効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羈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晉趙鞅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君為庶主所知也在易雷乘乾曰大壯天

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王世貞左逸〕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

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覩焉以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屨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爪剖墨其為削乎。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庚子昭公弟也在位十一年

壬辰 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公三年　吳闔廬六年　曹隱公通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舒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

代王官涖政身辟也

郳小邾稱號

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是行也魏舒屬役于韓不信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還卒于甯士鞅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illegible]及從役

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

原壽過周大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不敢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期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不欲見叔孫故哭不同期故期也

不得見叔孫而出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也

闞魯群公墓所在闞公氏公之墓也將溝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旌章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伯禽適子考公弟者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二年　敬王十三年　晉定公四年　斐開羈七年

有閟公羨在闞 公氏公子宋也將 高絶其兆域不與 先君同 旌章也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焉。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illegible]公伯禽弟[illegible] 而立[illegible]子立弟 名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 敬王十二年 晉定公四年 吳闔廬七年 二年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脩邾好也。

己未 敬王十四年 晉定公六年 吳闔廬九年 杞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懷公 柳之子

三月。公會劉子文 晉侯定 宋公景 蔡侯昭 衛侯靈 陳子懷 鄭伯獻 許男斯 曹伯隱 莒子郊 邾子隱 頓子 胡子 滕子頃 薛伯襄 杞伯悼 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肅爽駿馬名

初。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令尹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隱蔽也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中行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王世貞左逸）晉荀寅求貨于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

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虐而夷于君以詰予之填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幣獲罪于先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于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與貨賄悉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于傳書爰及嗣裔朕羈而已大路關鞏姑洗密須之鼓雖晉是貢蔡無分寶邇場之弗辭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罄賴大夫之力得肆志于楚有填珮復陶在敢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之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嘖煩亂說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使祝佗祝佗

師行拔祭于社

祝奉社主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靈公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祝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周室… 繁弱大弓也

醜衆也

陪敦加厚也 少帛雜色帛 綪茷旃之旃 旌旗赤色者 大呂鐘名

魯衛皆居殷故地因殷故俗以為政其疆理土地則以周法 大原近戎故以戎法

蒸枝也

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
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
即命于周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
之土田陪敦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皥之墟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

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
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虚皆啓
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
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
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
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忌間王
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
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
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
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
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

弘說告劉子與士鞅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鞅為之臨
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
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
謀非德無犯非義

杞伯成卒于會 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遂弑隱公而自立是為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蘊輟古史〕許男畏逼于鄭卜遷容城諸大

夫曰不可吾能往冠亦能往還將安之昔我先靈公之遷蕃也畏鄭故也遷蕃未幾而鄭子皙從諸侯之師以復伐我我是以有函氏之敗悼公之遷于夷也畏鄭故也遷夷未幾而楚左尹滕懼鄭之難以求息肩于我我是以有白羽之役君自白羽以來宮宇未緝擔負未釋卿大夫舍于隸人而百姓暴露于外愁苦墊隘不遑寧處夫婦男女日拮据以圖旦夕之安曰庶幾乎

若又遷之是轉徙無窮期也國無乃亟困乎君若息民安衆綏靖以待諸侯之寇社稷猶世若重困之彼仇讎者謀而乘之是勿藥之疾也君其殆哉不聽鄭駟歂曰許其亡乎數遷則民罷民罷則國削不亡何待不如因而襲之遂伐許後二年滅之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即劉文公也又名蚠子桓公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往年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秋士鞅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昭）以吳子（闔廬）及楚人（郢）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又謂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塞漢東三隘道

革不可持久

三微道揔

或曰畀我季芊字

燧火燧繫象尾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子常知
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脫 十一月庚午二師
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
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
其妹季芊 米 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
槩王入之
(列國史)吳入郢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

夫之寢闔廬盡妻王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
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
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
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
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
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
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
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
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

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
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
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
舍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
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
其身而以其首免

獎助也

南公宮北

子期楚王兄公子結

辟音僻

不敢以苟久固約為利割心前血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
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
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將殺女與其弟巢以
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
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
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勸秦伐吳共分楚地

義取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韓非子〕吳攻荊使人宣言曰子期用將擊之
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用子常而退子期
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吳兵入郢伍員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山
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丙申 敬王十五年 晉定公七年 吳闔廬十年 曹靖公露元年 陳懷公柳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後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一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吳蓋獲其母故后臧從之）葉公終不正視

冬十月楚子入于郢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旗之二子耶（平書七臣皆成懷子成然字子旗）或禮于君

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吾聞之大德滅小怨道也及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新樂尹）

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

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司馬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為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列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楚子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求見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列國史）子常既黜兵而退使人復于君請死王將免之子常曰遁者無罪則後之為臣者皆將效臣之遁以不利于國不可王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盾其上以狥于國

（王震左衍）楚昭王復國囊瓦自鄭介于西以求見于西問曰唐之肅爽蔡之裘佩猶在耶囊瓦曰亡之矣子西曰吁嗟子常何其周也夫肅爽天下之駿馬也奔逸絶塵千里一日楚未之有也蔡侯昔以裘佩之故寧三年止楚而不歸申目之而屬艷焉豈其得之而復失之子必不為也囊瓦曰吁柏舉之役瓦幾不免骨肉近臣殲焉其身之不保裘馬奚為子西曰其然耶若是子何求之亟也身與貨孰親得與失孰厚吾猶慶子之幸免也遂以告王王殺之以狥

王使王孫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明年四月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

璵璠寶玉君所佩

改君步然後改玉

歜陽公父文伯

斯從昆弟

爲季氏族

還郢于郡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嗣

意如行東野還未至而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怒欲逐之告公山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虎乃止。既葬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于郊。季孫斯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孫斯及公父歜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乙丑盟季孫斯于稷

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詹見三年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六

定公二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公八年 吳闔廬十一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

衛文公之寶鼎成公之寶龜定公之鞶帶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貨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附)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避儋翩之亂也。明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又明年二月。單武公伐穀城簡城。劉桓公伐儀栗伐盂以定王室。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仲孫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仲孫立于房外。謂士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士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退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宋樂祁犂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祁犂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犂曰。惟寡人說(悅)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祁犂從之。見溷而行。及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古)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既而士鞅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祁犂

(附)以其子溷于君 陽床之盾

(附)八年春。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犂。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又謂祁犂曰。寡君懼不得事宋。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祁犂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犂歸。卒于太行(杭)。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明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戊戌 敬王十七年 晉定公九年 吳闔廬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靈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孫斯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 敬王十八年 晉定公十年 吳闔廬十三年

坐列言無閑志

頻息冉猛俱魯人

齊人焚衛東

遂毀其城

偽為顛仆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顏高斃而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我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

猛在此必敗猛逐齊師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曹伯露卒 予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士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亶父時宓子賤治亶

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哀哉民也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盟禮尊者涖牛耳

捘手血至腕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自瓦還將盟衛侯于鄟專澤趙鞅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俊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申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六年鄭伐周闕外

寤季桓子之弟

鉏極桓子族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靈鄭伯獻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鉏極公山弗擾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辛卯。禘于僖公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壬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懿子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懿子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國人之壯者三百人。為公期築室于門外。

公期 孟氏支子

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季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

鈹 劍也 咋 大声也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遂如孟氏。桓子入。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叔孫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

衢乃以殺我之事 繼之 徵 召也

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陽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既而公斂處父請追之。孟懿子弗許。處父欲殺桓子。懿子懼而歸之。季寤徧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庚子 敬王十九年 九年 晉定公十一年 吳闔廬十四年 曹伯陽元年 陳閔公越元年

春王正月

(附)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

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赤管筆女史用以規誨者 竿旄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茇草舍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声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魯人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景公將從之。鮑國諫曰。臣嘗為隸

所軸而絕約之使物折意欲絕追者

為靈車之有障蔽者

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

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王震左衍)齊侯以鮑子之言執陽虎。晏子聞之。進諫曰。鮑子之言陽虎是也。其論魯非也。公棄其民而歸于季氏。上下猜嫌。可謂和乎。其小人櫃就私家。其君子欲張公室。人各其心。可謂睦乎。晉知鑠中行寅貪季氏之賄。為之外主。非有信義之固金石之援也。可謂能事大國乎。季氏世從其寬

天命不宥。家臣葬亂。公私桯杌。謂之無菑。臣不信也。魯多內營。君因虎以入討季氏。師必有大功。且夫戡僭亂。誅不衷。正其君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張吾紀綱。以信威于四國。四國孰敢不聽。此桓文之業也。萬世一時。不可失也。君其聽之。季孫懼。使因陳僖子以納賂焉。乃止。子貢聞之歎曰。齊其為陳氏乎。陳季匹也。陳氏擅之矣。而君又右之。非陳則亡齊。齊侯其不君。君實自

亡已

(淮南子)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頤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魯君聞失陽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韓非子)陽虎去齊之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

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今皆為令尹。及虎抵
罪。皆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
君。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君
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
境。不及而止。簡子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
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
慎所樹。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五氏（晉地）

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
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
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
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
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
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
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敝無存齊人。其父將為娶婦
讓人居後而已先登
[illegible]甲將攀堞
靳車中馬也。如驂馬之從靳
衛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
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車
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
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
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
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
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
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
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孫惠公立）

東郭書[illegible]故曰賤
皙白也。白冠而衣貍製
被與我者賓旅。旅進旅退
襚衣之也。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引者以師哭之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七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定公三

辛丑　敬王二十年　晉定公十二年　鄭聲公勝元年　吳闔廬十五年　秦惠公元年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史記）初。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齊大夫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求平于魯。為好會。公將以乘車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旍旄羽袚（弗）矛戟劍撥（伐）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因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左司

會遼當萊邑，故云遼戎之俘

故典　犧尊象尊宗廟朝廷之器　若擅秕稗無當于用

袚舞者所執大循也

衛城百地故午
縣有漬

八年涉佗核衛
侯

馬加法馬手足異處景公懼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獲罪于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來歸侵田以謝過

晋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晋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五氏之役

涉佗曰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晋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晋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弗聽及州仇立公若藐為郈宰使郈馬正侯犯殺之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吴王我乎遂殺藐侯犯以郈叛州仇及仲孫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州仇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将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州仇稽首駟赤因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

孫也圉人
偽固陋不知礼

四方所我聞有
命

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将以郈易于齊齊人将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溷祈犁子

大心溷族父

[illegible]氏戴公之後　[illegible]又稱戴氏

蘧富獵家臣

叔孫[illegible]郈[illegible]

宋樂大心出奔曹
往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黎之
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怨之。謂大心
曰吾猶衰経而子擊鐘何也。大心曰喪不在此
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経而生子。余何故舍鐘
溷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将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将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嬖向魋。取而
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
懼将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謂地曰。
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
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從之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景衛侯靈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
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
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
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子地之出也。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誑）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晉定公十三年　吳闔廬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與辰等為一。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晉定公十四年　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子比立）

叔孫州仇師師墮郈

不退在行列之中　言於空為猛厲　二氏小國當為　不勇以誘之

（史記）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因言于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劬）須樂頎（其）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邑宰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家語附）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逵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于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

之始攝政也。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
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
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
私。○孔子既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
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
犁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
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
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公。陳于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將受之乃語公為周道
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
山而嘆作龜山操。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季孫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
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孔
子謂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遂
適衛。師已反以告季孫。季孫嘆曰。夫子罪我
以群婢故也夫。

齊晉國都 忌齊河縣矣

傳言齊侯從故無功

以巳中攝衛車

十年趙鞅圍衛衛貢五百家

衛以五百家在 以與邯鄲視 從耕必來伐 因以懼斉從之 則衛與邯鄲好 不絕

周敬王二十有三年 晉定公十五年 吳闔廬十八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
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
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
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
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
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為邯鄲。今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乃如之而歸諸晉陽。鞅怒。召午而囚諸晉
陽。使其從者說 脫 劍而入。涉賓不可。鞅使告邯

邯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及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中行寅之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而怨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鞅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躒。知躒欲以為卿。韓不信與中行寅相惡。魏曼多亦與范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中行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知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知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在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知躒使告于趙鞅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辠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我死莫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辠矣。敢以告。知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薛弒其君比。子惠公夷立

乙巳 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定公十六年 吳闔廬十九年 十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魚。史魚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

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魚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及文子卒衛靈公始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靈公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醉李吳子光卒子夫差立

吳闔廬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吳師駭而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士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加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
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
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
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
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隱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晉定公十七年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
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
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
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
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蒢
宋公子地奔鄭鄭罕達為之伐宋敗宋師于老
丘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謀救宋也
邾子隱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頃來會葬丁丑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邾庶其邑

竇以秋城冬乃

告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

成喪也

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七 終

去蔡一里植壘

夫役也驟九日

壘成壘子西素

料然也

男女各別係壘

出降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 烏程後學王震編

哀公 公名蔣定公子姒氏之子也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公十八年 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 昭 陳侯 閔 隨侯許男 元 圍蔡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于吳

王十朋業誠楚使蔡還于江汝之間蔡不便也蔡公子駟使行賂于鍾建以謂子西曰君王之伐蔡也報柏舉也其還之也以懲蔡也先令尹子常侵欲小國諸侯生心河泗江淮之間其為蔡者可勝既乎靈王遷許于夷遷方城人于許延及胡沈道房奔走無歎庚民弗忍許越因之乾谿之衆蘖焉吾懼令尹之以君王再也夫靖國者在安衆而息民在弭忿而和之子常思舊怨以敗鄒不遠矣令尹其圖之子西說蔡

得不遷

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寒浞子封于有二斟夏同[illegible]諸侯 后緡相之后也本有仍氏女仍國 名椒澆臣 少康為虞庖正之官得除己害 綸虞邑 十人曰成五百人曰旅 豷澆弟 過澆國戈豷國

吳越春秋越既敗。使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不許

[illegible]也 使若鞭箠之號令 晐備也納女下大子曰備百姓 搰發也[illegible] 勞功也

定四年吳入郢

文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
從之使賂嚭。嚭言于王曰。吾聞古之伐國者
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王乃許諾。
(附)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
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
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

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
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
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乃脩先君之怨。秋
八月。侵陳。脩舊怨也。
(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
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焉。曰。是夫也多言。
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
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
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
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

死知不曠敵死而去也

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
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
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
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
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
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
自敗也已。焉能敗我。
(劉基郁離子)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
鶚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

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夫有口𠱾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烏妖也鳴則不祥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烏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闕。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𢙣之虞而烏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烏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景衛侯靈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公十九年 吳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

伐邾將攻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出公輒立

初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郢靈公庶子

言立嫡內外同之三揖卿大夫士

郢志異于他子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門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秋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王良御趙鞅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授

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趙鞅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趙鞅中肩斃于車下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罕達駟弘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既戰趙鞅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昭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州來

中山即鮮虞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公二十年 吳夫差四年 衛出公輒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補傳）討樂大心之亂也

周劉氏晉范氏

（附）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王世貞左逸）王使賜萇弘死。曰微大夫之

定元年諸侯城成周萇弘謀也

力。周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為討。弗敢誠。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藏諸侯之力。大城成周坂築之下。暴骨與馬。以為臣僇。臣死且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與世治晉力軋而爭。孰為叛焉。如其與也以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非漸乎夏殺關

寅伐趙氏北郭之圍使救者自郭入內外夾攻以出

成放志也。商製比干。幽周討也。晉之從政。

睥睨千雉。無㽞志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

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

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桑柔之五章而死

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子康子肥嗣

令勿從己死 南孺子桓子妻時方有娠故云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

正常。正常不反

(家語)季桓子之病也。輦而觀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仲尼。故不興也

頃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及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

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

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召冉求為宰。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公二十一年 吳夫差五年 秦悼公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翩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霍。

葬秦惠公

宋人(景)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販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子虞毋嗣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虎蠻夷叛楚者
會其衆也
一昔一夜也
豐析二邑人及戎狄之衆
少習即武關
三戶楚地
為蠻子作邑立宗上

葬滕頃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終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九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哀公二

辛亥 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公二十二年 蔡成公元年 吳夫差六年

春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景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與范氏故也。往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中行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弦施逆之遂墮臨以處

稷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中行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中行寅范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為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為范氏故伐衛遂圍中牟

(新序)中牟宰佛肸初以中牟叛歸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將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卑後至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祛衣將就鼎佛肸脫屨生之及趙鞅攻中牟中牟人叛遂取之聞田卑不與也求而賞之田卑不可亡之楚

(說苑)中行寅將出亡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祝犧牲不肥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先主君中行穆子車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祝為益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寅有慚色

(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

我王環是振我過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
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矣

不成未冠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安孺子荼立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
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
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張立
荼寘群公子於萊秋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衆公子何所往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晉定公二十三年 吳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
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
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君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
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
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
福也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需事之下
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

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
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
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
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如公戰
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
施來奔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叔還會吴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
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公子啓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
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
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

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
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
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遂立陽生是為悼公
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公子鉏曰嘗
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
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陽生
謂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
于齊陳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
也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大夫稱鮑牧 公子陽生曰諸

孺子黨

也陽生頓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孺子荼
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
丘公使朱毛告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

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
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傳)初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
乞曰是在君也君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聞
之謂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乞曰吾不
立子者將以生子也子不見申生耶走矣與
之玉節而走之及立荼使人之魯迎陽生匿
之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與

曰常齊乞之妾也

諸大夫樂之諸大夫曰諾中坐使力士舉巨
囊至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諸大夫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
八錯戴轡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公二十四年 吳夫差八年 齊悼公元年 楚惠王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夫差于鄫
(史記)吳夫差聞齊亂因北伐齊至鄫公往會
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
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

昭上公九牢侯伯七牢

晉大夫見昭廿一年

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
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上物天子之牢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
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
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
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
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

不盡國盡行是大國懼之也
泰伯禮本也
裸体為飾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法文
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
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
將焉保孟懿子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

惡賢謂如景伯而可逆之

之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
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大夫
請為備不聽茅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
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
内豈不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
保于繹師宵掠以邾隱公來獻于亳社囚諸負
瑕負瑕故有繹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

前魯掠繹民處之負瑕故使就

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
之盟辟（僻）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

以辟之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

成其所求

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
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景）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師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
邘鄭國參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本魯人

大國名無情

實

去本國伐

讎國

託為之

冬。鄭師救曹侵宋。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定公二十五年　吳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亡。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

惡廢

由險道使魯得

城人鄫人同

鄫人

言也

子羽武城人其

父與吳人王犯

魯微虎私屬徒

七百人試

王百

人任行

稷門魯城南門

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于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弗擾帥師。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吳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懿子謂子服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析朱鉏。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吳人獲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illegible]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吴。吴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

夏齊人悼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悼公怒。五
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附)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
愬之。公謂牧或譖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
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
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illegible]之以入
遂殺之。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歸
又無道。吴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使邾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子閼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
盟。且逆季姬以歸。冬。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公二十六年 吴夫差十年 杞閔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罕達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惠伐陳。閔
陳即吴故也。
(韓非子)荊伐陳。吴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
聚。吴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
吴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吴反覆六十里

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illegible]
必可敗也。從之。遂破吳軍。
秋。宋公景伐鄭。
報雍丘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
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
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
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其繇曰。帝乙歸
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
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哀公三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晉定公二十七年　吳夫差十一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隱公來奔。齊出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國人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往年春。齊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
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至

是。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使徐
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景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鞅將伐齊。大夫請卜之。鞅曰。吾卜于此起兵。事
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
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公二十八年 吳夫差十二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巳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冉有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

亦可乎。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子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桑掩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陳乞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逆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使問弦施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無丕。國書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同地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illegible]

天之道也

（王世貞左逸）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吾先君之霸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讎也而伯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天。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勳。唯細言是徇以嚌于儺。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殘齒有隱憾焉。柏舉之役大夫暴與尸雖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舉怒于我。我是以不獲有楚。檇李之役大夫實張皇大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爲悵語之。人臣無外。絶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于鮑氏。亦庶幾異日柏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默然無以應。遂自殺。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戊午 歲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晉定公二十九年 吳夫差十三年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問 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皐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 出 宋皇瑗于鄖。云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 㾱 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初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死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

[illegible]八月八十[illegible]已閉[illegible]火星未伏當是九月虞當失閏耳

冬十有二月螽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 晉定公三十年 吳夫差十四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往年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春宋向魋救其師。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成郜二子宋大夫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定 及吳子夫差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求霸也。楚人問之以伐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皆為方伯[illegible]

不耐久

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

伯方伯也

半邾三百乘

何景伯名預知將囚故先立後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有山氏魯大夫上之人淡然服絺綌矣謂旨酒賤之人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以呼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吳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 晉定公三十一年 吳夫差十五年

春西狩獲麟

(家語)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五父之衢或告孔子曰有麕而肉角者遂往視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曰吾道窮矣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傷之

車子主車之官

哀公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来奔

小邾射以句繹来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簡）寘于舒州

（[illegible]公初隨悼公[illegible]在六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闞止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瀰）沐備酒肉焉饗守者醉而殺之而逃闞止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為闞止臣與之言政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謂恒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夏五月壬申陳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恒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陳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陳恒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illegible]八人[illegible]一乘　[illegible]也聽政處　闈宮中小門）

庚戌叔還卒（子叔青嗣）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公寵

魋邑

中兵之備盡往

左師向巢

向巢魋兄也

將節發兵

子頎子車皆魋弟

欲入攻公

不能克魋懼欲質大夫而後入國

宋向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於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

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桓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

魯人

[illegible]徵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既而向魋奔齊。陳恒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鞅召之。陳恒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莒子狂卒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陳恒立其弟鰲是為平公

甲午。陳恒弒簡公。孔子三日齋。請伐齊者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

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乘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illegible]

絶而進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
而驚之繫方絶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
禁繫絶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
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
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
可矣奚至懼之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即孟懿子也 子武伯嗣）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

楚

有星孛

饑

（檀弓）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
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

（辛酉 敬王四十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
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
得入乃反成有司至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
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春
成叛于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附）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閔公使公孫貞

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
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
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
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
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
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
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

原缺第八葉

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鄭伯甞伐宋景

報圍邑之役也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納衛世子蒯聵也

冬晉侯定伐鄭

及齊平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子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使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宿謂之曰臣人而有背人之心齊人雖為子將

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以先太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聞亂使告季路季路入過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季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

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盂黶敵季路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遂立莊公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家語）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

于孔子。孔子曰。行矣。孟黶知之。告于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决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盖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說苑〕子羔為衛士師。嘗刖人足。及亂。走郭門。刖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徑。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竇。曰。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曩者親刖子足。子逃我者三。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昔公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决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

二月。衛莊公使鄢肸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子還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請亦嘗之。成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二月。子還成褚師比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盖寢疾。七日而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閔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丙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史記）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云。○孔子卒。弟子思慕不厭。謂有若似聖人。相與共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之。有若默然

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座也。

哀公五

壬戌 敬王四十一年 十有六年

莊叔悝七世祖孔達 [illegible] 成叔莊叔孫孔烝鉏 文叔即孔文子 [illegible]

（祭統）六月。衛莊公賜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 格 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 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 卿 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懈 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illegible] 孔悝出奔 [illegible] 祏廟主

六月。衛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 石 于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為逆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于橐中。孔悝遂奔宋。

[illegible]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建。請行而期焉。子建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楚國新復政令未節

矣。乞曰。不可得也。勝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啓為王。子啓不可。遂劫以兵。子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弗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葉公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衛莊公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遺。遺奔晉。

十有七年　癸亥　敬王四十二年

衛莊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疾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春。莊公為虎幄于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卿車）紫衣狐裘。（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涕。其偶問之。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此衛國之憂也。子何與焉。嬰曰。不然。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出于魯。其馬佚而轆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夫兵威者吳也。死兄者我也。得罪者桓司馬也。亡利者我也。今衛世子甚好兵不肖。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

三月。越子大戒師徒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椓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陳瓘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避）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趙鞅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葉公曰。率（帥）賤民慢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

朝子西子

晋趙鞅氏衛冬衛弒其兄[illegible]

鯢赤也魚勞則尾赤
耆水漬也彷徉水濱

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惟其任也何
賤之有葉公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
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滅陳
衛侯夢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
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

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
羊拼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
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
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
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而戎翦何為是翦
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
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髮也

齊人伐衛執衛侯般師以歸

哀宋殺其大夫皇瑗在下邑不與雅亂故本

杞姒皇野母將立其子為嫡[illegible]巳老不能為亂

[illegible]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髢既入示之
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
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
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
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

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吳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甲子 敬王四十三年 十有八年
宋皇瑗之子麇瑗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
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魋之臣子儀克子
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皇野
初皇野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
也是良材皇野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
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春殺皇瑗公聞

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諸大夫殺孔伯[illegible]
逆出公。出公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而復石魋
與大叔遺。
（說苑）吳赤芾使于知氏。假道于衛。寧文子具
紵絺三百製。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
也。不壤交。假之道亦敬矣。何禮之甚乎。不聽
遂致之。赤芾至于晉。既得事。將歸。知伯命造
舟爲梁。赤芾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爲
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
且敬大甚者中難測。使人視之。視之則兵在
後矣。將以襲衛。赤芾曰。衛假吾道而厚賂我。
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使人告
衛。衛人警備。知伯乃止。

乙丑 敬王四十四年 十有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
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帥師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卷四十二 哀公十八年 十九

十五年晉伐鄭

吳殺其大夫公子慶忌

冬越伐吳 六 時越狀[illegible]在

皇信也在十三年

伐[illegible]越故吳

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丙寅 元王元年 二十年

春。齊人子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
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
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
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
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
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
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卷四十二 哀公十九年 二十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丁卯 元王三年 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越人來聘

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公不答

皐緩也 高蹈遠行也

舟道棄地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二 終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三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哀公六

戊子 元王三年 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越絶書越師入吳吳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越圍王臺夫差使王孫雄行成于越曰昔不穀先委質于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親辱敝邑以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男女服為臣御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恥耶乃不許使者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季孫如宋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也
肥康子名[illegible]
彌甥也肥父之甥故云
其可稱贊之繁纓乎
晉荀瑤伐齊敗師于犂丘

以辭使者使者欲見王不得泣而去王使之
使告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
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
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
所安以没王年吳王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
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寡人之願也君
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夫
何面目以視于天下乎嘆曰使死者無知則
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
以歸

己巳元王四年 二十有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
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使求荐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
繁乎

夏六月晉知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

晉人來乞師 臧石帥師會晉師
伐齊取廩丘
晉軍吏令繕治兵備
[illegible]也
晉太史
牢禮不如法
晉敗齊師于廩丘
京觀也

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
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
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
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
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御鞅來聘報
叔青也

庚午元王五年 二十有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
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
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
言也役將班矣晉師果還饋臧石牛太史謝之
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呂覽）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
以為二京甯越謂孔子青曰惜矣不如歸尸

以内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内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寗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邾隱公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辛未 元王六年 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戊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於彌曰。魯不

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寳以歸公為
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
知之見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公文要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
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
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

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
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
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有六年（壬申 元王七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伐）
納衛侯公孫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愎而虐
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師侵外州大獲

支離卒名
再宿曰信
外里公所在
開重門而嚴守備
見僖二十八年
見襄二十六年

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
上彌牟使王孫齊私于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
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
而已彌牟乃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国国
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弗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備而納
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
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
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

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
者久之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
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
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
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
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遂卒于
越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彞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字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即此書也